辞子

白先勇

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裏，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安樂鄉

一

傅崇德傅老爺子是有名的大善人，我們師傅楊敬頭常常向我們提起傅老爺子的善行。公園裡的孩子，有好幾个遭到危难，都全靠傅老爺子營救，才得重見天日。十斗前師傅手下有一员大弟子叫阿偉的，在師傅闹的那家桃源春的门口，與一个滋事的流氓动了武，把那个流氓殺成重伤，給警局刑警捉去，本來是要送往外島管訓的，也是師傅去求傅老爺子出面，動人事，請律師，把阿偉保釋出來。阿偉是个空軍遺腹子，十六岁便浪迹了公園，是所有孩子们的老大，但保他出來把阿偉保出來為榮譽不到的少斗。傅老爺子不知花去多少心血，終於把那塊頑石也感化得点了头，改邪歸正，改上海專科，前斗上船出海到欧洲去了。師傅向我们坦白：吳敏割腕自殺

孔雀牌 (24×25)

在台大医院的用费一萬八千塊，都是傅老爺子出的。因为傅老爺不願讓人知道，所以師傅總也沒有提起。師傅指着吳敏曄道：

「你知道甚麼？你那條小命兒也是傅老爺子給你撿回来的哩！」

原来傅崇山傅老爺子從前在大陸當過官，所以在軍警界還有幾分丟面子。抗戰期間，傅老爺子當到師長，駐守五戰區，在徐州跟日本人還打過硬仗呢。来到台灣，傅老爺子退役後，共開友合夥經商，開了一家叫大方的紡織廠。他自己是董事長。師傅說起這一段恢意的日子，很享了一陣子福。那幾年，傅老爺子着

相当

過過

紡織廠
生意做得好，

No. 2

蓮，他到山上去打野猪。要不然就跟幾个獵迷朋友，到永樂戲院，去看顧劇團的京戲。傅老爺子最欣賞胡安演的趙氏孤兒，胡少安的點這齣戲，傅老爺子必定到場。可是民國四十七年，邓斗冬天，傅老爺子的獨生子傅衛突然得了急性腦膜炎，死時才是二十六歲，陸軍官校畢業兩年。正調到台中大子坑当排長，訓練新兵。有一天，傅衛被部下发現死在他自己的床鋪裡，倒臥在地上，手里還緊抓住一枝步槍，可見面部朝下落子彈從他口腔穿進之後腦，大概當場就斷氣了。不管是甚麼死因，傅老爺受到這个打擊，一下子就病倒了，心臟衰弱，送到榮民總医院，足足躺了三个多月。出

官方判断是步槍走火，

(24×25)

孔雀牌

院時，傅老爺子整个都脫了形，人瘦得一束，背全駝了，压得頭也抬不起来，变成了一个衰颯的老人。而且性格也整个改变了。他把大方纺织廠的董事長的位子辭去，自己閉门隱居，謝絕親友，甲差不多整个一年，連大门也不出一步。傅老爺的太太死得早，家中只剩下一个服侍他的老女傭呆大娘。这些情形都是呆大娘後来告訴師傅听的。

呆大娘說，那一年中，傅老爺总共还只說过十句話。天天坐在客廳裡发怔，好像患了痴呆症一般。等他恢復过来，傅老爺却从前的親友阖係都断絕了，他唯一的活动，便是每天到中私娜那家天主教孤兒院灵光堂，去照顧那些孤兒。每个礼拜去三次，風雨无阻。呆大娘一定是想兒子想瘋了，才到孤兒院去做义工的。

甚麼傅老爺子並不是我們圈子裡的人。師傅說，他幫助公園裡的窮人。完全是出於一片愛心，就如同他照顧天光堂那些孤兒一樣。傅老爺子總是以行善，本人甚少出面，所

也我們這裡只呀聞有這樣一位活菩薩，真正見過傳榮山傳老爺子本面的還沒有人。我們師傅跟傳老爺子是同命，都是山東人，師傅的老太爺從前在大陸就跟傳老爺子有來往，後來師傅因為家裡的錢，給原始人阿雄仔醫療，阿雄仔沒羊癲瘋已車如服斷，大爺氣魂飛師傅擋了出去。師傅最落泊的那段時間，全靠得傅老爺救濟，在傅老爺家裡住了好一陣子，後來才到六條通一家酒館去當經理的。

「兒子們！」

師傅揮舞著手裡那根柺杖，向我們叮嚀道。

「師傅講話，你們且豎起耳朵聽着。今天帶你們去見傅榮山傅老爺，傅老爺，他就是你們的救命恩人！」

我們從前當你保鏢出來，師傅便要我們去參見傅老爺子，當面向他叩謝。師傅交給我們一个人一包元，到紅放魂去理了髮，大家換上乾淨衣服，臨行前，師傅又再三訓戒了我們一番。

「大兒，二兒，虧了老爺子提自存去，你們才把你的迷地東西救出來。因头見到他，不要重重謝字，也沒不上来，一个个站沒站像，坐沒坐像，跪為罹他的来，你們，師傅的老臉也像你們走上前去，師傅雖起個头打量了老鼠「有！老鼠恒恨着走上前去，師傅雖起個头打量了老鼠一下，「鼠你這付賊眉賊眼，我先警告你，今天到了傅老爺

能說慣道

不耐煩，伸出那把敢毛的毛腳，我先拍你的肩！

老鼠只是吐着一嘴黃牙，訕訕笑，師傅又把小

玉蛇子過去。

「你合牙倒蓋，今天又該你去管嘴，是本事嗎？

傅老爺子是甚麼人？他那經驗，那經驗，那裡輪得到我們小孩子來

管嘴，呂延年事子，小玉蛇子。

「你就道我好！師傅給你過，我去把嘴唇縫起來就是了，小玉蛇子。

「你的那把嘴縫起來，倒也是我的福，耳根清淨些！」

師傅多對我呆敬也付了一番。

「你們兩個癟，嘴縫又太緊了！回來老爺子問起甚麼，

照實答就是了。」

只盖

No. 8-5

是，師傅！我跟呆爺爺

最後師傅把雄仔指到跟前，替他將額前亂

辮子理，又用手中指撣了他臉上的汗水，如此而後下領首而

們一行六人，浩浩蕩蕩，去參拜傅家山傅老爺子去。

孔雀牌

(24×25)

二

傅宗山傅老爺子的家在南京東路的一條巷子裡，離松江路不遠。那一帶都蓋了新做高樓大廈，把傅老爺子祖傳平房住宅的園子夾在中間。那是一棟日式木屋，房子相當古旧了，大概是目据时代遗留下来的。屋頂的灰黑色瓦片都生了青苔，大门的朱漆也龟裂剝落了。可是住宅庭院深廣，沿着围墙，密密的栽了一載高大的龍柏，鬱鬱葱葱，把房屋掩護住，氛派森嚴。大门頂上，却蒙尘了一大叢九重葛，半開半放的殷紅的剌藤花，纍纍一片，在夕陽中燦放着宴席燦爛奪目。

No. 6

我们到達傅老爺子家，来開門迎接的是傅老爺子的老女佣吴大娘。吴大娘是个滿頭白髮矮小的女人，大概是一双放大脚，走起路来，脚下左一扔右一扔，一張臉皺成了一團看不分明。

吳婆婆，老爺子在家吧？我们師傅滿臉堆下笑容来向

通。

哦

等了你们一下午啦，快進去！吳大娘的口音跟師傅的一樣一樣，也是山東腔。

師傅領头，我们跟在後面穿過一條石径，往屋内走去。務院右经兩旁都种滿了竹子，一進去，便感到一片清涼。吳大娘門上门後，一扔一扔捨到師傅跟面。

老爺子这几天还好吧？師傅搭腔道。

好，吳大娘回头回道，「昨晚老毛病又犯了，心痛

哈噥

前

去服侍

了一夜，昨天才去榮總看了丁大夫。不肯休息，錢看今天早又擦着到申和鄉去了。這把年紀，這種身体，那裡還有精神那些蹦蹦跳跳的小頑意兒啊？功也沒用，有啥办法。」

「老爺子是菩薩心腸，那群小可憐，他是要緊的，」師傅順嘴答道。

「楊爺，這个道理俺還不曉得？吳大姊在屋子門口索性停了下来，他老人家要做善事，積陰德，那還好？你不在這裡不曉得，晚上他心疼起来，斗上汗珠子黃豆那麼大，把被子都濕透啦的一夜不敢合眼。那种罪，俺不好受！」

「下次老爺子萬病，我派个徒中来輪班，換你老人家去休息，好不好？」師傅安慰吳大姊道。

「那敢情好，」吳大姊吳声称善，「也讓俺这个老不死的喘口气——只怕你楊爺嫌徒弟之罵咧，过後还不是摆到脑後去了！」

吳恩恩，下次就派他来，」師傅指着我說道，「这个徒中最老成，做事可靠。」

吳大姊走近来，瞇起眼朝我打量了一下，發现一個的臉上却綻向了一个笑容来，「很健壯的一个小子。」

我们走上玄関，吳大姊從鞋櫃裡拿出二双拖鞋来，讓我们一換上。

「都来了麼？我们刚走到客廳门口，裡面便傳出来一个

孔雀牌 (24×25)

蒼老沙哑的声音问道。

「都带来了，师傅在门外大声应道，来拿包老爺子。」

吳大娘拉开门，傅荣山傅老爺子便從裡面走了出来。傅老爺子果然駝得厲害，整个背都弯了下去，背峯高高聳起，自後好像揹负着一座小山似的，把头压得抬不起来，行走起来，时时吁吁的往前伸着肠子，很吃力的樣樣。傅老爺子起碼七十開外了，一頭倒豎的短髮，洒滿了銀霜，鬚眉也都鉄灰了，一張方圓洞的國字臉上，寿斑纍纍，寬寬的額頭，布滿了三道溝紋，好像用刀刻出来似的，又深又寫。一双眼睛，大概目淚腺有毛病，淚水汪汪的。他自上穿着一套灰白府綢舊唐裝，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

他的身躯雖然硕大，可是

「还不上去跟老爺子磕头！」

师傅手指着柄角之一指，朝我们吆喝道，我们六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挤在门口，不知所措。

「蠢才！」师傅咬牙低声骂道，朝着傅老爺子便安深之下跪去，朝着地板磕下头去。

小玉乖巧些，抢上去，朝着傅老爺子跪（跪）扶起小玉，並示意要我们都学着厚靠背的沙发椅上坐下。他自己先坐到一張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们才一一坐下，师傅在他左侧一張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们才一一坐下。我跟小玉最敏老鼠四个人挤在傅老爺子对面的一張長沙发上，阿雄仔却坐到师傅脚下一張踏脚圆凳上去。

「呆嫂，你去倒扎水来」傅老爺子吩咐女兒道。

「俺」憨了紅薯湯，又盛了一千層糕，喝完水幹啥，呆大娘取回道。

「那更好了，」傅老爺子笑了。

傅老爺子事向師傅，問她詢問我們各人的姓名、斗或以及每个人都向得相当詳細。師傅一生居延居，每个人都向得相当詳細。師傅一做苦時，傅老爺子那双深陷在眼眶的眼睛却一直瞅着我們，似乎要說甚麼，最後傅老爺子似乎要說甚麼却沒有說出来似的，喘息微微抖动，長長的嘆出了一口气来。

「唉——」老爺子

柳金鱼，傅老爺子端详着眉头久锁的師傅

通，要提我来看你，这次你也太胡闹了！

老爺子的眼神越来越暗淡。

傅老爺子这间客廳擺設十分簡樸，除了少数茶几外，只有靠牆的中央掛着一張紅木的長條供桌，桌上有一鏽天青磁瓶，瓶裡插一束白色的薑花。薑花蕾蕊清香。花瓶旁边有一隻同色的大碗，碗裡盛着几色鮮菓。桌的牆上懸着兩個鏡框的巨幅照片。右边那張是傅老爺子盛时候在大陸着軍裝的半身照，自上俯拍全，胸前掛着斜皮帶，大概是当師長时候的。左边那張是个青年軍官，穿着少尉制服，一定是傅老爺子死去的兒子傅衛。

孔雀牌 (24×25)

傳老爺子有緣分親似的，也是一張方臉，寬額頭，可是傳衛的眉眼却比傳老爺子俊秀些，沒有傳老爺子那股蠻氣。嘴上唇一角斜着一枚指揮刀似的疤，大概斗代已久，刀韌已蕩成一層銅銹。客廳裡，隱隱的透着一股薔花的甜香。客廳另外一面是一扇帶紙的推門，推門拉開，外面是後院，院中有一汪小池，池水映着天光雲影的。

斜暉正進來，把池水映成一片橘紅。

楊金海，平胸傳老爺子向師傅道，「莫怪我這樣，這次你也胡鬧！孩子們不懂事，你怎麼倒鉄头作乱，大敦兒鬧到警察局去，是甚麼意思？」

我們師傅楊金海教头踱过去，站起，越来越近，指手划脚的（向師傅解釋）。

武人的

的人的辯道：

「這是天大的冤枉！老爺子，這次實在不能怪我。這幾天東西跟別得头昏腦脹，跟着我照老爺子的吩咐，較人放火燒窯，絕对不敢。就連欺詐恫嚇我也不許的，就算這个小賊——」師傅指着老鼠一下，指的老鼠直眨眼睛，「百回時手脚不乾淨，也是芝蔴綠豆的小玩意兒，這讓我打的賊贓。這次都是咬鉄牛的四根子給整的。那个亡命瘦子在公園裡「吉天」早該送到去焼鍋去，回起來，省得咱們清白人的人受連累！」

「你們那裡懂得？」傅老爺子嘆了一口气，「這回是我托了天大的人情下來，你們丢我的下巴，送的送外國去了。楊金海，你安明白。我已退隱多年，從前軍

警署新了老朋友，退的退，死的死，新起来这批少壮派，
典我没有渊源，关系很。这次能到
中一个多年日没有来往的老同僚指引出来，才让我
家安我觉得在国内日后你们再搬迁，我这个保人
也要受连累哩！」

「老爷子说的对，我记在心裡，把他们管得最严就
是了。」师傅看着屋子里的陈设，一面这样说着，一面
傅老爷子一面
「杨金甫，你领着这群孩子，在公园裡胡混，总不是办
法，终究要寓禍（应该替他们找份正经事，才是长久之
计。」

「老爷子说的好轻巧！」师傅一抬头的时候，杨金甫
的打花手心上，

No. 11

这「这」是公园裡捣乱事的总头目，还经人家说情收容，还有
一层：这群小亡命，千万莫错估了他们，一个个还性格的
很呢！差劣的老鼠未必降得住。我试过几次的，旅馆一般
店、戏院、什铺当小弟。名出三天、一个个又溜回来
，说道：「外面世界太寒冬了，还是回到自己老窝裡舒服些。」老爷子，
「外面世界太寒冬了，还是回到自己老窝裡舒服些。」老爷子，
俺有啥办法？现在更好了，公园宵禁，连老窝也封掉了！
今天带了这批可憐虫来，「这」要老爷子暂俺们作主，指定迷
津呢！」

傅老爷子勉强抬头抬起来，用手搔了一搔一头银霜似
的短髮，笑道：

「我才要数落你，你反倒来
要我帮你，你真难题！亏你把阿傅带

来，我不該心軟了一下，把我拖累了孙麼些年，我为他受的罪，三天六夜也說不完。好不容易功德圓滿，把他送上了船。你現在又帶了这一群孩子来纏我，我縱然有心，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說着吳大娘走了进来，手上的茶盤托着紅荳湯及菓子層糕。

「楊爺又来陪甚麼事故了？」吳大娘插嘴道，「你一定是来邀你娘过过，老爺子前天才開心痛吹！不許人家向的。」

吳宏之，你不是說还不敢提，你是向的，老爺子向病，不許人家向的。

「这也沒有甚麼，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傅老爺子舒了一口气，「大夫还能說甚麼？到了这把年紀，心臟衰弱了，冠狀脈有些阻塞。」

「那麼老爺子倒是不能大意吹。」師傅認眞說道。

吳大娘把一碗紅荳湯分給了我们，每人一隻小碟程盛了一碟晶瑩的千層糕。

「俺也是这麼說呀，」吳大娘自己也拿了一塊吃了，「这裡到中和鄉安轉兩道車，下雨天，公共汽車爬上爬下，万一一跤

「怎麼得了？師父的腿顫抖起來了，小陳快去要急救箱！」

「我在外頭！」

「喝定了一回方程還有，」

「不瞞老爺子說，」師傅躬身坐起來，「老爺子向侍不周，我們是不打擾的。這次我把小孩子帶來，一來是給老爺子磕頭謝恩，二來也是向老爺子備了禮。老爺子可還認得我這個徒弟？」

「是了，」傅老爺子皆道，「你向得好之的，怎麼又回來了？」

「唉，」師傅頓足道，「還不是沒有後台撐腰，說話沒有分量，不瞞老爺子說，桃源看小時着實風生了一番的，至今仍圍在人心裏不去。一直終是不忘，一念之差，一步錯，步步錯。有機會再度重建故園。」

張世豪對桃源看當斗的盛況，依稀還有印象。

「抵寢桃源看當斗的盛況，其實我自己也從未見到。只是沒有机会親眼目睹！公園實禁，那群鳥兒正在茂盛，沒个落脚处。我未公設市場，又怕他们不飛过来。」

傅老爺子道，「或連地方也要改建，剛也一半都得拆掉，」

「我們師傅指拿各數头，」

一面起劲的看，一面安高彩烈的向傅老爺子報告警備经

过日最先是苗斗青电影公司董事长盈公出的主意，盈公找三揚胖子，你出面，我在幕後支持你，把个画館子向起来，日後咱们也可个地方走动走动。盈公答应借二十萬，師傅又做了一个會，一萬一股，我们圈子裡有头有臉的人物都参加了。靠宝盈的虛司務，茂昌西裝店的郭老闆，郭老闆是有名的大好人，他也認了兩股，頂讓費都有多的是。不成问题。如果杨順利，中秋就可以向張師傅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我们一家裝潢店去估了一下，怎麼將，就裝修也需十萬塊。現在第一批这筆錢已有着落，如果去借是借得到的，只怕刚刚向張，杜基茂，要三分息的高利貸，只怕这点良心沒，俺向这个師傅，一半也是为了这几个小子命，走投无路。在兩位子經营駁計，能

还發财街头流浪嗎——」

傅老爺子一直凝神傾听着，这时陡地举起手止住師傅道。

「你不必囉嗦，扬当林自己会採用了。你想要我湊筆錢，指你开画館，是不是？」

「老爺子自己不开口，我是怎麼也不敢提的」

「这點錢，我借給你就是了，傅老爺子爽快的允許道。

「兒子們，師傅很曉得事体輕重，咱們有生路了。」

「我若死过灵堂的话，罗神父、捐款给傅灵妙寺。大方纺织厂刚我最后的股份退还给我，你去拿十万元去。」体老真

「老爷子，是否善堂、师傅听觉。」

「你先别说，傅老爷子那一双钝死了的寿眉突地一耸，「师傅道，杨金海，我要你做明白。我把这笔捐款的支票给你，完全是为着他们——」傅老爷子指向我们道，「让他们也有一条生路。」

「这个我明白！师傅请快按嘴道。

「你考虑，刻薄他们，我是不答应的！」

若是

师傅清

傅老爷

这个老爷子绝对的心狠！

师傅又站了起来，朝着傅老爷子问道。

「新派的甚么来着，傅老爷子问道。

「正宗的老爷子讨个判书，傅老爷子敷着肩膀一耸一耸的说道。

犯忌讳到，微笑着道道。

「我前在南京，就住在大悲巷，巷口有一家小酒店，有时也去吃宵夜，我记得酒店的名字叫甘安乐幼。」

「安乐幼，好彩头！师傅叫起来。

二盏吉利

这个

傅老爷子

掌孤儿们

一共二十五百

南京東路一百二十五号大厦、大多是酒館飯店。巷口是鳳城一家生意興盛的粤菜館，飯館在二楼，楼下是販賣部，橱窗裏側掛着一排排燒黃的油鴨燒鴨。緊隔壁是一家叫梅苑的日本料理，门口懸了一溜一式一樣的假灯籠，再过去是韓國烤肉店，阿里部，阿里部正对面是家西餐館金天使，玻璃门窗前常常有許多肉嘟嘟支着伞股票張着翅膀的小天使。一到晚间，整條巷子霓虹灯五光十色的便亮了起来，烤肉香於是便滿是花巷中横流四竄。巷中還挤滿了圓桃吸，賣荔枝跳眼的，賣烤魷魚的。

还有一个拔了牙齒在賣炸麻雀，油鍋旁边排着一串串炸得焦黃的小鳥兒。跑上巷子裡拐進了人，污事也向往這来了。在這滿面的緊張氣氛中，我们的新當紫安樂却掩藏得非常隱密，不是我们的向路人，很容易便被隐瞞過去。因为安樂納的外面，没有招牌，大门緊挨着金天使的左側，狹窄的一條门縫，僅仅能容得一人通過，接着便是一條陡直的楼梯一級一级伸引下去，楼梯口只懸着一盏昏的小灯，走像陷黯，走下去，得扶着欄杆，摸索下降，首先不面一事在，自动旋闸，裡面就是一个洞天，通入了安樂的中。

安樂納有多少坪方，納的地下室酒館有六十幾坪大。東西兩壁鑲滿了水銀鏡子，相互反射又反射，照出了好多人影，

孔雀牌

(24×25)

重々疊々的幻象来。灯光是一律是琥珀色的，四映着熱閙酒旅店的喧嘩与烟霧中一般。東面牆壁鏡是一條長吧枱，枱沿着壁鏡是一條長長的漆面，面対着派利斯。吧枱有十二張独脚旋転圓椅，坐在圓椅上，可以面対着壁鏡中的影子対飲。吧枱後面的案架上擺満了各式酒瓶，然紅牌威士忌到白蘭地，従三星白蘭地到五加皮。獨獨缺少了人蔘酒。西面是一行大圓桌，東面只有一張，在酒店右首，坐着下十個人，是讃人訂座清客的。在進門処，右首有一个圓台，台上擺着一架電子風琴。琴上掛着一隻麥克風，讃人唱歌的。地下室没有窗戸，経常有冷気，潤苦稠面的空気。

型

白

映

No. 17

安樂郷終於給，用木牌釘上，我的幕。開張前幾天，秋仔師傅楊金泉教头把我們集中起来，做些簡単的短期訓練了一番，把酒吧的規矩，我們的職責，以及待客之道，都給傳授了。小王跟我分配到酒吧台，我們一共三個人，由他負責招呼客人，我負責調酒。師傅說，客人的需要，我們都要設法滿足，不可以得罪客人。

「安娜吧，你們沒有看過電影嗎？客人坐在吧台上，就是要看調酒師的表演，你不把酒瓶抛上抛下，客人怎麼会給小費？」

安娜吧枱後头，一共有限，要緊記在酒上头，一本萬利。所以我們的責任，最是重大。

「安娜吧枱後头，就由不得你們妄作主張了！」師傅訓戒我們道，「少爺吩咐起来。客人三数九流，過了

孔雀牌 (24×25)

松，懒得大堂大素也是真的。你们只管放警作哑，哭脸相迎就是了。客人退来，咱们又认识他的苍见，其他一概句句海！

饼傳把各种酒排在吧枱上，指点我们：

「本地酒，任饯选欢了，多喝作为。洋酒可就有讲究了！四十塊钱一杯，訂有九种喜法。

他拿出一瓶仁泽威士忌，酒杯摆满了桌面，屋上苏州，示范给我们看。

「酒少了，客人不乐意，酒多了，咱们赔不起。你们走着瞧吧。客人好講话，就多喜欢点点，绝对是有的。咱们这行有个铁规：酒保当班，滴酒不沾。究得

酵生事。客人送酒，付的时候把钱也付了。这就叫至於酒钱，也有个行情：四六开帐。你们不吃亏，老闆也赚钱，

分派下来，各做各的事。收碗碟，抹把枱，收拾送酒，端菜跑位。老鼠打杂，清理垃圾，收回价，一任包办。阿雄仔也有个职位，守门站岗，多送往迎来。阿雄仔门口一站，已是门神一般，对一些前来滋事的小流氓，有嚇阻之效。

师傅又高骨聚宴，总盛司務盛胖子同意，把他手下一个三厨叫小马的暫借过来，掌厨做宵夜。宵夜酒菜，我们只列四味：滷肚肝、鸭翅膀、滷猪脚、白灼虾。

一格格，职務高低，我们都很客气，根不得安排个白面张，我们好穿上苦黄色胸仁字的制服上班。只、

新

孔雀牌

(24×25)

有要紧向向乙樂，聊着我们师傅抱怨道：

「师傅，怎麼拖地板、擦厕所面这些粗事荷驊乙来上手？」

他迟没定，早就已经习惯了。

「你们听听！遇他这什麼脸嘴也想上（楼）吃，客人看见（图）会（图）怎麼想？」

师傅听听！遇他这什麼脸嘴也想上（楼）吃，客人看见（图）会（图）怎麼想？

但前陈夜酒饭也要收费未。你呢呢的每天把厕所打掃乾淨，我要闻到乙味，就拿乙沙礼未落仔！」

青、呆数——你们称仔听看：酒杯、的碗碟、打碎一息（图）。乙管（图）。天一次（图）的赔偿，连犯三次，休怪我师傅手晴。

「律师也出门！都听見乙？」

「听見啦！我们（图）人（图）会应道。

（24×25）

孔雀牌

八月十五中秋節，安樂終於向營部。早上已經有花店送花籃來了。華青電影公司董事長（公送）的那隻最大，有六尺高，幾百朵白菊花紮成了一副大大的弧形圍屏。紅綾飄帶上却題着一付對聯：

蓮花也妒風雨艷
安樂卻中日月長

茂昌西服店的郝老板、王行（指導員）行的送右頭、都送了賀禮。艷宜公寓（師傅）的房東（師傅）送的是本行供給自下面廚泡製的，由小馬送來一桌十二色酒菜，是盛自蓉（師傅）的手藝。

No. 20

過來，裝在一隻大木桶裏。

六點鐘，我們都已準備停當，關上了冷氣，滅了色的燈光，由朦朧的兩面壁鏡反射出來，映着整間地下室，金霧洋溢的一片。我們各就各位，每一個人的胸口都佩上了安樂（師傅）三個紅白字（紅字在上，白字在下）的緞帶，都穿了道色的雷黃製服，繫着一隻仕紳長（長）了寸把（長）的一隻（呆）領結。

頭上，剛燙（燙）的（呆）髮（呆）梢（呆）微（呆）微（呆）的（呆）一（呆）雙（呆）桃（呆）花（呆）眼，笑（呆）瞇瞇的，更（呆）如（呆）醉（呆）如（呆）癡（呆）。站在（呆）昭（呆）裕（呆）後（呆）面，儀（呆）事（呆）小（呆）姐（呆）保（呆）的（呆）模（呆）樣。阿雄（呆）了（呆）回（呆）最（呆）神（呆）氣，他（呆）筆（呆）直（呆）立（呆）在（呆）大（呆）門（呆）口，滿面（呆）嚴（呆）肅（呆），像（呆）座（呆）守（呆）門（呆）神（呆）。（呆）老（呆）鼠（呆）私（呆）自（呆）敢（呆）一（呆）直（呆）跑（呆）出（呆）進（呆），師（呆）傅（呆）不（呆）停（呆）的（呆）指（呆）揮（呆）着（呆）他（呆）們（呆）兩（呆）人，連（呆）搬（呆）帶（呆）搬（呆），忙（呆）个（呆）不（呆）停（呆）。師傅也換上了一套山新的（呆）深（呆）色（呆）禮（呆）服（呆）——是安（呆）的

滚回下一

寒老板要送的。西装做得很贴身，回挑似的肚子凸股包裹得前边後拉，裤面穿了一件淡灰得接南分明的白衬衫，领口上也繫了一条大红的领带，把个肉嘟嘟的双下巴衬得格外白净。胖脸上的汗珠子，闪着油光，手中拿着文明棍，摇摇摆摆的，满得咧咧响。

八时正，安乐乡的两间自动门豁地张开，公园裡的那一群鸟儿，一度受惊扑楞楞飞起来，不一会儿，我们这个新落成的人物也裡，鸦鸦都浮满了人头，我们圆内知名的人物差不多全体到齐。宋元元立在人堆中，目取搶眼的，吉如是華國宝了，華國宝近来愈更显

上海都情典欲让他当上第二号主角。因为盛公果然看中了这「鬼料」，在萬斗青的許可裡，及宝庆一帮大亨座，盛公又拜托华龄指定个续集。華國宝荣了一自发的蓝汪汪的宽着久敬了的绿着一张脸，脱下帶着久敬了的绿着一张脸，脱下帶着久敬了的绿着一张脸，脱下帶

他調整了配音，第一日印

么兒聽到了電子琴的旁边，一單音定曲，要琴師彈奏。「日日春呀，一个斗道。」「琴師楊生都「阮不知啦！阮不知啦！心又的力一个风道。琴師楊三郎在日据時代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樂師，它會的曲子，濃的也會的酒女會的，楊三郎的眼睛已经半盲，眼上也戴着一付墨镜，看不的臉上的表情。他把秋學小体伴奏的电子琴搬出来，於是坐在第一桌的那四个正在服役的之兵，更提高了音量。其中有一个，正在津津樂道，就請他伸班上的一个老班長，把他灌醉了句引他的趣事。只个之兵那刻着話之的小平头，臉上晒得赤红，有一个

北之北之使

No. 22

侨生

还要看到服，大概就外地回里台北，一下了車就未了，未不及回家，更換。

隊整一掌是七岁左，回个孩子一天，他们两人要合写一本社会調查，新公園青春鳥的迁徙習性。」九个大学生分脫回到安樂幼稚他们的朋友錢行，他们都举起了啤酒杯，預祝今斗軍業旅行的圆满。

未回里侨生一帆风順，侨生馬上要返回檳榔嶼了，說他家台馬的一切，使他依依不舍，在台馬他住过了四年多，是我迎情更叫人心碎的日子。

侨生告述山地歌手帶說美田力母子蓝若水的故事，是我的圆了梦，常常提起的美好之侨生活。都来了三四门的老同学小聚計。心臟科的名医生跟軍法官。藝術大師生在一角，问问乐乐。鈍牛郑張画，鈍牛郑没有画得多

孔雀牌

(24×25)

大德昌，他的另一只也提成了东德一把。艺术品去寻找像铁牛那般标准的原始、野性、那样令人血脉贲张的纯男性的模特儿。古师母为一张东临神画牙雕来为野性的呼喊。那是大师的成名作。参加日本的国际画展曾经轰动一时。我们都没有见过那张画，只从张人骥像，画的是野风野雨，那样令人血脉贲张的野风野雨

杨金海
杨教题

万字月立事毛

盛公终於支弦了，可是却给拎在门处，年岳退走。我们师傅见到了，赶紧[illegible]接电闸一条路，师母被电[illegible]半娘半报，将盛公送到酒吧抢前，一置去照会小王道：

「白蘭地、三个5，快点送上来！」

又转头向盛公道：

「盛公，我[illegible]东盼了一晚，生怕你老人家不肯赏光[illegible]！

今看像西餐与你妈似似的。

「我胖了，人今去是要减肥的！」盛公笑道，

「我今晚有个应酬，在五福楼给伴任了。我还是留肚子痛，逃席的好。」绛红

盛公笑了一件[illegible]底起大白团友的夏威夷衫，乳白裤

了，[illegible]空调白衣裤，头[illegible]一裸仿的三级毛发，仍旧抹了油，梳得井井有条，站在[illegible]。

「盛公今晚很美丽呀！」小王笑吟吟的称赞道，他奉上一张白兰地，又替盛公点上一枝三个5。

「你们呀呀！吃老头子的豆腐吗？」盛公笑得合眼[illegible]一团。

「盛公的豆腐是[illegible]营养[illegible]！」小王从容道。

盛公乐[illegible]呵呵，眼睛也都笑了出来。跟着我们的傅杨教头近前：

「有这个小淘气在这裉，你们安乐都迟怕不生意兴隆[illegible]。」

说着却出了两张百元大钞，递给小王道：

「好呀，如之做，做茂了，有賞的。」

小王把桃源春的瓷瓶拿過來，雙手一捧，就朝盛公送到了下去。

盛公天天脫由上未壹之，咱們的如此孔多了，

物時了，盛公瞇縫着眼睛，卖夫沒通，終莫信了你的心願，書拿桃源春的盛光，今晚又恢復了。

師傅替盛公拿了經酒，在前面領路，又停的拿着借光，

師傅，把盛公引到了圖案孙边去，圖案常坐滿了一群小斗家，華國宝也在孙裡等候着。盛公一思去，小斗家都依地立起了身来，搶着讓位。推說「惜共客」

師還有兩个甲配角也沒有找定，那些小斗家在做明星夢

（24×25）

孔雀牌

想在盛公面前表現一番，或許捞到一个角色。

小王把盛公的兩百塊賣錢塞進了胸袋裡，趙無常却輕輕拍到了咽枪边，一双眼睛朝小王上下一掉，冷笑道：

「嗄，掛牌了！不知道得生員檢查合格了沒有？有沒有發正式牌照？」

一張

趙無常照舊一身的黑，瘦長的馬臉，粉刷過般，雪白的，一張口便露出了兩排黃的烟柒牙。

「咱們還得去檢查檢查，小王坐噂公回縣道，有些老妓

急着，早就完疫了呀！」

說着却將一张名片面往趙無常面前一推，提得甲本裡面未回浪榜，真是白跑。

「拿去罐吧，這就白送，回頭你要藥就来倒貼！」

乘客也为等候小王也不禁起来，经自走到吧枱的另一端，从手中把一枝红牌风扇士忘掉了过去，指在心脏科名医史医生的面前。

「史医生，我有病，」小王说道。

「你有甚麼病，小伙仔？」史医生猛吸了两下烟斗，故意作出有趣味的问道，「明天到我诊所来，我来替你全身检查。」

史医生常常劝我们善心诊，他是个却富济贫的仁医，据说有一次照公吉找杜医生，量了一量血压，就捉了五百元。

「我有心病，」小王指了一指胸口道。

「心病？那正是我的专长。你我来给你照个X光看见吧做个心脏检查。」

照了出来的，「小王点点头，又怕你这位大医生也没有妙方，「我这个心病有点大，」

「是风流病！」史医生呵呵笑了起来，「你这种心病，像你这样的男人，心就乱跳。怎麼办？你能治癒吗？」

咱们这行药可治。听说外国例有一种电疗法，给你看一张男人的照片就电你一下，电到你一看见男人，就想呕吐为止。」

「罷了，罷了，」小王嚷了起来，「那样电法，病没治好，心倒先电死了！」

小王双手护住胸口，溜了回来。

张先生已经喝了第三杯闷酒，看是呆呆的。

这次吴敬乱到张先生头上了，因为小精怪勤

孔雀牌

(24×25)

快沒有來。眾敢將一杯白兰地捧給了張先生，並遮上一塊洒了香水的冰毛巾。張先生抓起毛巾，將整個臉上情景忘志地的抹了兩把，可是並沒能掩掉他嘴角邊和頭近乎凡殘的潘痕。

「那丁小賤人，你看到了，可為了那丁點兒東西，竟然把又撩住了老鼠的耳朵。」

盧胖子伸手一捞，一把又撩住了老鼠的耳朵。

「耗子精，今晚我未捉你的物，把咋你也不能把我打一度。盧胖子真的有三分氣了。

「盧爺，老鼠歪着头，臉上扭成了捏拍，討饒道，「你四可憐可憐我吧！这一夜都在這有半刻空閒？腿都快跑斷了。

盧胖子把老鼠的耳朵於刑他的嘴边，咕咕咕咕咕了幾句，老鼠笑得吱吱吱吱叫，掙脫了盧胖子的手，一溜煙，竄進了人堆裡。

盧公那边最近開，圆桌子坐滿了少斗家，高後还有站着的，在都在聚精會神的聆听盛公講古，追述三十斗代的星海浮沉錄。

「你們听過標準美人綠柔沒有？」盛公问道，少斗家面面相覷。

「他們还沒出娘胎，偉摩其應該未綠去的。」盛公自顧自的說，「我們師傅綠柔在盛公自製的嘴道，「盛公，他老私綠柔今宵的路柳牆花，我們看过的，你在那片程头後偷的驚鄉！」

盛公那張鄒成了一團的臉上完地位了一口个正宇羞赧

的笑容来，点摸了一下头，拒绝剩的三多头发，不胜唏嘘的嘿道：

"杨胖子，我们你还记得路都墙花吗。那时是明星照片，过我们，盛公是三十斗代的红小生，有各的主角男子。那时候上海南京许多女学生都爱看贝盛公发了先的照片，挂在闺房中。我盛公提起为斗盛这不免惆怅。

"师傅生许过了最后一面，也曾经拔过，倘爱美少斗，整如像革国宝，盛公这，那付骚令令的模样，倒有点分像他当斗。

革命军包

"那时徐来在上海遇宠宝后，在新仙林夜花园跟，是她老公黎锦曜安排的，连杜月笙都场合。徐来一生为基疼，下面的人都哭倒了，你们猜是为盛公卖闷否道：

"杨胖子，明月歌舞团的黎锦辉你听说过否？

"毛毛雨！毛毛雨，师傅叫道，站起身来，用绵绸手探起面的假嗓子，教那徒式的腔，唱道：

毛毛雨下可不停停

微微风吹动了我们人

哎呀呀毛毛雨

孔雀牌 (24×25)

No. 29

安乐郊的冷气渐不管用了，因为人体的热量，随着
大家的高亢、激动、以及酒精的热度，会更高。在
幸喧闹掩蔽下，在这个秋夜，我们
分成一堆堆、一对对，多相象的
倾吐
秘辛。在这个中秋夜，
不为老少，不分贵贱，骚
人的悲痛、哀愁、
祝，以及杨三郎那一声
去。杨三郎也扬起手，他
一抹淡淡的笑容。他接
捉时代语言的

孔雀牌

(24×25)

五

一二五毫的霓虹灯已经熄灭。只有梅苑门口那个卖西瓜大的灯还点着，到底是中秋了，到了半夜，巷子里也起了一阵带着凉意的微风，吹得那些暑假的灯笼来回的飘荡。最后一批去宵夜的客人，刚从梅苑走出来，坐上计程车，驶去了老远，于是一二五毫，便渐渐沉寂起来。骤然间，从苑后的凤城酒店的樓头，一轮满月，通过了大得惊人的光亮窗口，我没有注意到中秋夜的月亮。没想到竟是如此硕大，如此辉煌。好像一盏大探照灯

一高悬苑后一般。自从母亲出走后，我们家便没有过过中秋。从前母亲在家的时候，每逢中秋，她都要拜月娘的。到了晚上，月亮升到中天，母亲就领着小妹跟我到后院天井里去烧香，母亲独自伏在香案上拈水轩的五仁月饼来吃。父亲从来没到天井裡来，等到母亲拜完月亮，就切一碟月饼给父亲送进去。只有那一年例外，那是母亲在家最后的一个中秋，父亲却破例到后院去参加我们一起赏月。那斗中秋，父亲的合作社闹发财，我们的月饼也每人多加了一枚，一枚五仁，外加一枚豆蓉的。那晚的月亮，照得我们天井裡的水泥地都发白，照得母亲那匹黑缎似的长发披在肩上熠熠发光，照得弟娃雨筒玉白的膊子镀了一层清辉。父亲那晚兴致

特意，◎替我跟弟娃两人，一人做了一只柚子灯。没想到父亲那双青筋叠累、瘤仑节仑的大手，竟那般灵巧，几下便把柚子心剜了出来，命柚子壳外丝亮匀称。他用枞水菜尖刀，极其用心的把柚子壳雕刻出两个人面来，鼻眼分明。弟娃那只嘴吧歪左边，我那只歪右边，两只柚子灯，圆头圆脸，亚着嘴笑嘻仑的。我们把红蜡烛点上，插进柚子灯内，亮黄的烛火，便从柚子灯的眼窝嘴巴里透了出来。月到中天时，母亲将两只灯重点上了香，对天喃仑祝祷一番，到她和张竹椅上去，把弟娃抱进裡仑，轻拍着她的背，哄她睡觉。弟娃已经吃了一只半月饼，他的头伏在母亲的胸脯上，打了两个瞌睡，张着嘴，满足的睡去。父亲在天井裡背着手，

（瞬间）

跨过来，跨过去，一个晚上，也没有开过口。他走到那两盏柚子灯下，拾起◎花白的头，喃喃自语的说道：

（突然间）

"我们四叫的柚子，比这个大多了。"

（画面渐渐暗下来）

我走到卷口，你◎◎◎望去，月光像一层冷冰，洒◎我◎◎一身，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身上的汗毛孔都张了向来。

六

我在西门町的南洋百货公司门口，遇到了吴敏。我到南洋去买内衣裤，我的汗背心都穿洞了，内裤的松紧带也失去了弹性，晾在阳台上，早被小偷偷了，阿巴桑认为有碍观瞻，并且威胁要收去当抹布。南洋百货公司秋季大减价，门口挂了大红条子：裤衩睡衣内裤一律七折。吴敏见了我，吞吞吐吐，遇到不自然起来。我发现在他身边，跟着一个中年男人，那个男人约莫五十上下，剃着个青葱的光头，全身瘦得皮包骨，一脸苍白，鼻上的青筋，却根根暴凸，一双眼睛深坑了下去，如陷久病初愈一般，神情萎靡无神，眼神飘忽不定地看着。

（涩）

（贫瘠的）额。他身上穿了件泛黄的白衬衫，衬衫领破了，一条黑裤子垂在胯上，显荡显荡的。（麻元）是上一双黑胶鞋，一度和鞋尖都开了口。

「阿青——」吴敏勉强把呼我道。

「你到那里去？」我在南洋百货公司门口停了下来。

「我也——到南洋来买东西——」吴敏踌躇了一下，才介绍他身旁那个高瘦而陌生的中年男人。

「阿青，这是我父亲。」

我赶忙点头招呼道：

「伯父。」

吴敏父亲脸色枯黄的笑了一下，却望着吴敏，好像在等他代为介绍。吴敏没有作声，脸

南洋百货公司的大门，走自东走，他父亲跟在他后
面也走了进去。进去后，吴敏先到襯衫部，那边摆
满了清仓大减价的襯衫，挑便宜的买。一阵翻腾，吴敏也挤了进去，抓了两件出来，一件蓝的，一件灰的，转身问他父亲道：

「阿爸，你穿十四吋半，还是十五吋的。」

「都可以嘛。」吴敏父亲应道。

「这两种颜色行唔行？」

吴敏把襯衫递给他父亲，他父亲接了过去，摊在手裡，左看右看，斟酌了半天，说道：

「就是这件灰的吧。」

他把那件蓝的退给吴敏，吴敏又塞回到他手裡。

三花牌
生髮油。

No. 33

「两件一齐买好了，难得大减价。」

买了襯衫，吴敏又领着他父亲一个一个部门走了过去。内衣裤、手巾、袜子、拖鞋统统到齐了，又到日用品那边，买了牙膏牙刷，剃鬚刀，还买了一瓶[illegible]。吴敏付了剷柴，大包小包的提在手裡。後来的两件，他根本也不跟他父亲商量，统统便宜捡了一件算数。我也买了四套三角牌的内衣裤，两件便宜捡了一件蓝白条子襯衫。我们走出南洋百货公司的大门，吴敏却在我耳根下情不自禁道：

「阿青，你陪我一塊包到大连站，等我送我父亲上车後，我们一起吃饭。」

孔雀牌

(24×25)

吴敏的父亲是乘回吴半的普通车到新竹去。吴敏督戎也买了一张月台票，戎们把吴敏父亲送到二号月台的去等车。站在月台上，吴敏母亲提供了包裹，对他父亲说道：

「你还需要甚麼，写信来给我好了。」

吴敏父亲用手拭去了额上的汗水，一双散漫的眼睛直视着她，说吟了半天说道：

「匆了，不要甚麼了。」

过了半晌，他却握他右手的襯衫袖子，露出细瘦的手腕来，举起给吴敏看。

「这个癣，生了两年多。总也不好，痛得难过得很。你知道有甚麼药可以医没有？」

吴敏父亲的两手腕上，重叠叠，生长着一圈圈的金钱癣，有的结疤了变成暗赤色，有的刚抓破，露出鲜的嫩肉来。吴敏躲了躲眉头，没道：

「你早又不治，南洋百货公司对面就是华美药房，他们有一种「癣百灵」是治癣的特效药——这标吧，我买了寄到二叔家给你好了。」

吴敏父亲瞅了吴敏一眼，吴了吴头，把袖襯袖子仍旧放下，也不作声了。我们三个人默立在月台上，好一会兒，吴敏才突然若有所思的叮嘱他父亲道：

「阿爸，你到了二叔那裡，二叔不論穷，二婶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她那两裡的便宜，一千萬佔不得。」

「晓得了。」吴敏父亲应道。

「那瓶百雪膏霜，你一到就交拿去送给二婶，就说是我

No. 44 35

買給她的那個，那是她常用的牌子。」

吳敏父親又笑了笑头。大車進站，吳敏等他父親上車找到座位，才一包一包將衣物從窗口遞進去給他。吳敏父親坐定後，又從窗口伸出半截身子来，招了一招他和藹的手腕。

「阿敏，辛苦的，莫忘了，痔得犯姐迚——」

「知道了，」吳敏仍着眉头，「我寫給你就是了。」

火車開动，出了站，吳敏仍楞楞的站在那裏，眼睛一直遥望着遠去的火車，非常平靜的說道：

「我父親，今天早上刚出獄，他在台北監獄坐了三斗字的。」

七

我姓[illegible]，[illegible]那一年，才第一次见到我父亲。

吴敏跟我走到车站附近馆前的老大回二理，一个人叫了一客米餐，火腿鸡蛋三明治。老大回二理静悄悄的，一下午四点半，不早不晚，没有甚麽人。二理的老[illegible]很瞌睡，楞下的轻音乐隐隐约约的响着，偶尔夹杂一两声咖啡、吴敏吃一枝玉山，深夕的[illegible]一口，说道：

"我第一次见到他，很害怕。[illegible]那个时候，他多[illegible]，还没有[illegible]。他一到我二叔家，就跟我二嬸吩咐了起来，叫我看紧他，别把他受把我领走。"我看见他先已已，

还要神气。

偷偷

一溜烟跑进来食裡去。二叔在家[illegible]未醒，来食裡随手抓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都
钱了一截。我跟他同病相怜，今天
骂。从饭桌上骂到饭桌下。我在二婶
的。我最记得，我二婶把我母亲的那天晚上
，把我叫到她房间去睡。睡到半夜
，四面的邻她，只好溺在裤子
可惜，我摸头道，
[illegible]
有甚麽办法吧。吴敏把
你后来见过你母亲
你得来见过你母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敏望我滿臉無辜的樣子，
艱苦莫人知呀！我應道，難道你又要死要活去割手不
成？小玉這邊：面做割雞巴，小爺也不聽你給他了！
不今天，那個迎合去做那種傻事？吳敏不好意思起來，
說她準備，伴他憨憨着在腕上刷牙，洗臉，
他把鏡裝到再上，呼手共，面仰旧仰着，洗着，
阿青，跟昨晚張乞生又吵我們，
說。
你怎麼樣？
我若應他了。
艱倪小玉罵你是个小賤人。怎麼他的了刀疤主承把
一下，你的現兒為有多了就飛過去了：你同合同他
基麼？

武新村，孙洞深宵很深宵静。
我訂婚吳敏告訴孙洞深宵，她搬头一天搬進張乞生的公寓
孙在他孙自蓝色磚砖的公寓裡，過了一个鐘头。
我沒耳這我安搬回去跟他一塊兒住，吳敏解釋通，
我只是制他孙在主院之他，昨天晚上，我怎向安樂約
制他去看他，我知道他一定高醉了，他的酒量差
不好。
不知道為甚麼，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到張乞生家孙裡
張生吐苗勤小指怪黃勤快把吳敏留在他孙裡的一包葛
衣拍給我，要自我拿走，除那一刻，我當完乞生開門
孙道絵路，像一條深陰的刀疤，他使我想起了吳敏裡淚刀疤
王五的反脹明是就飛，就飛在那个電影裡，老喜欢嗡嗡嗡

孔雀牌 (24×25)

笑，嘴角露出一角道深之的刀疤来。

「那样的绝情的人，也值得你这样对你的吗？我实在也觉得，我剩给予敏那五百CC的血，确有点大划不来。」

「我可怜他，」吴敏望着我道。

「你可怜他？」我怔一下，刚喝进的一口咖啡，差点喷了出来，「我的小乖乖，你之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养好小命已差点葬送在他手裡。」

「你不知道，阿青，张先生是个很寂寞的男人。」

「呃。」

「从前我在他那边的时候，他总是冷冷的，不大爱说话。可是一喝了酒，就会变得很多话。」

「这倒是一点。」

「刚才如果不是他，我早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这倒是一点。」

「然后就一个人把高一丁点大的男人，门回闩上，睡觉去。有一次他醉狠了，在浴缸吐得天翻地覆，我超忙连衣服侍他，替他脱下更换衣服。他醉得糊裡糊涂一把抱住我，仍旧是说：『敏敏，我不准你离开我。』」

「呃。」

「一个大男人也会哭得那么可怜。」

「我说未见过。我想起在绿岛旅社跟我同房间的那个体育老师。他喝了酒之后，小腹上就起一块块的肌肉，像铁一样的硬，他喜欢我用手去摸。可是那时他鼾睡在我身旁却哭得那般哀恸，时而喃喃梦呓，那能他也醉得很厉害，一嘴的酒气。」

「然前我以为大男人不会哭的，尤其像张先生那样冷酷的人。谁知道他的泪水也是滚烫的，而且还有那么多一丁点。」

No. 40

(24×25)

孔雀牌

老實說，我從小到大，還真跟張先生在一起的時候，過得最快樂呢。

呆敏的嘴角浮起了一抹微笑，他抬頭望了一眼牆上的鐘，指針已經是六點鐘，我們該到安樂鄉去上班了。

安樂鄉南張貼後，生意興隆，一个礼拜下来，差不多天天都挣得滿滿的。公園裡老遠就聽得見他的長號聲。而且還添了不少新聽衆。從前不敢在公園裡露面的新婚夫妻，現在也兩对兩对地來了。往安樂鄉這条新築的直飛黃埔。

聊色。

公園裡日漸風高，危机四伏，沒有多久就闖進啊们那个思鄉的主題去了。（這句刪）一時沒見過陣仗的大事學生、和地良家子中，有的連公園大门也沒跨過，有的溜進去，也只是掩心藏心，躲在那棵樹林子裡看之罷了。可是咱们这个新築却成了这批良家子弟的天堂，他们大

（寫了）

No. 42

天才歌手

搖大擺的走進来，很安全，很篤定。亮着白的灯光、悠揚的電子琴声、直冒白泡沫的啤酒——这个調心总正合了这群来尋找羅曼史的少年家的胃口。他們如像是到安樂来向大導演報晚会的：兩个是淡江的、兩個是東吳的、好幾个輔仁的，一大群文化的，一个高材健碩穿着緊繃心藍哥牛仔褲白色愛迪達運动鞋的是体專的高材生，金龍舞的是領張的長髮、后上兩撇鬍鬚的則是藝專音乐系的。他穿了一首歌，叫做「你那双灼心的眼睛」。有一晚，我们打烊了，那群大学生还不肯走，天才歌手坐上了電子琴，自彈自唱起来：

你那双灼心的眼睛
笑伤了我的心

你那双灼灼的眼睛
焚痛了我的魂灵
我举起双手
却捧起一掬受伤的灰烬
天已荒
地已老
山已崩
海已倾
可是呀
我的情
为君难总也
理不清

小玉一直暗恋，写写那辞家，我们好好休息。

迟百

43

No.

燃不尽

天才歌手的声音激越、哀楚，他垂着头，长发披到一边，闭上眼睛，紧锁着双眉，好像痛苦得着了迷。而我和小玉，一人心把着一串冰糖葫芦，那怎么吃得下呢？

一串冰糖葫芦，那怎么吃得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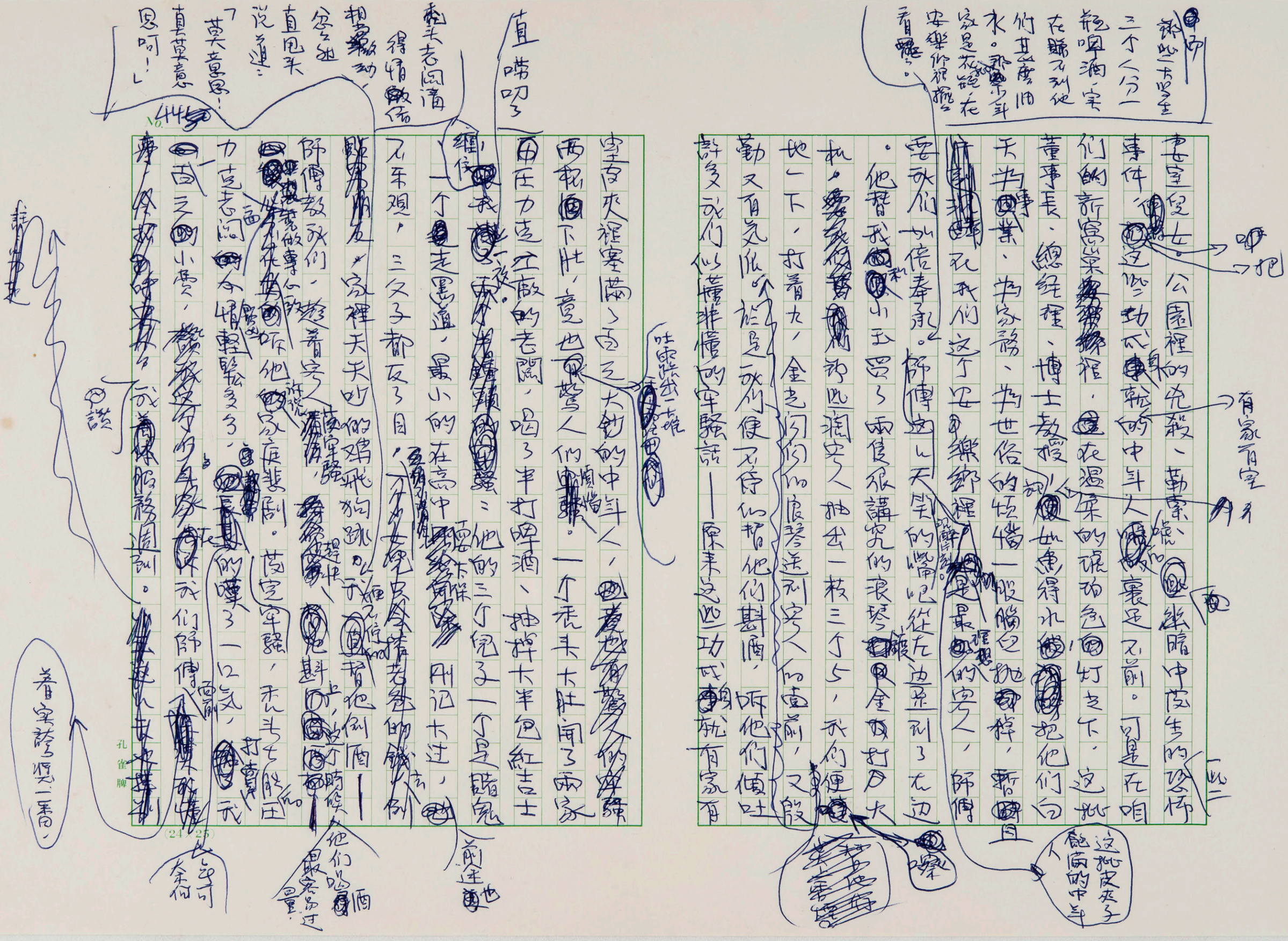
整个大脑刚刚失忆。

人上了月球，他去了新加坡。他是台湾古典外文系的学生，据说人长得很漂亮，而且莫还有一双灼灼的眼睛。

一种新的人，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脸面，而且

他们都在

孔雀牌


那些大学生三个人分一瓶喝酒，实在瞧不到他们甚麼用水。那小斗家是花錢在安樂你很擺阔看嘛。
事实室笑女公园裡的光教、勤索、缪、乐暗中发生的恐怖事件，使这些功心事就的中斗大飛裏足不前。可是在咱们的新宿菜馆裡，是最热闹的时候。董事长、总经理、博士教授如鱼得水的把他们的天地，事业、为家務、为世俗的烦恼一股脑儿地抛掉，聚会在这个安乐鄉裡。孔我们这个安乐鄉裡，是最热闹的时候。师傅迎头碰上了天敌的警吧。從左边走到右边。他替我和小王買了兩張很講究的浪琴金表打开大机，要我们每人抽出一枚三个5，我们便随意抽了一下，打着九，全老闆的们的浪琴送到实人的面前，又敬勤又有礼的於是我们便开始了許多又我们的無非借的宰騙話——原来这回功成鹅就有家有室实实裡客滿了高之大鈔的中斗人，夜晚有警人的麻煩。西我们面下此，意也警人们的圈睡。一个秃头大肚南子兩家面压力这江南的老闆，喝了半打啤酒，抽掉大半包紅吉士纏住一个走黑道，最小的在高中，他的三个兒子是諧兒乙车祸，三父子都在了目，一个女婿史多猪老爸的钱，刑记大过，孔雀牌
師傅教我们，趁着实人滿座，来点热鬧的，他的鸡飛狗跳，不管他倒酒，力竞老闆今婚輕鬆多了，一百小费，一次一百元，的薄了一口气，元长，打賞，师傅，我们师傅，
(24 25)
吐实跟我一起
这批皮夾子飽滿的中斗人
把
有家有室
着实該罚一杯

小王这个天也特别

起劲。因为师傅交给他一个重要客人，要他小心伺候。客人是永安航运公司董事长的船长。就船长的架子高六呎，宽肩膀大胸膛，说话门板似的。古铜色的脸庞与海风吹晒，一身涛恩党党，好像穿了铁甲一般，显出威武。他头一眺来，小王情不自禁地打哈哈，以为是就船长的亲戚。就船长那颗头确也古得奇，一脸皱纹，一双锐利的眼睛，一张嘴两排白牙森森，国语实在太糟，不易听懂。小王的思绪好比可是就船长的人却非常豪爽，揪住小王的肩膀，拍拍打哈哈，以为是同乡。他是江苏籍的船长，很像老同志国语。

[illegible]带他到安乐纳来的。师傅在海事[illegible]

小王从前的老二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玉仔，这回到底你可知道了？这个人要紧，你若不知
生 看看，明知到 这係大学问，别放在心。"
是个阿婆，"小玉笑着说，"我把就王爷的就要不
放我是了。"

在安乐卿的万雨新知
诸多
中，只有一个人不喜欢我们
这个新窝巢。他怀念我们的老家，怀念公园裡那片拔去了
莲花的水生地，怀念那一丛丛纠缠不清的绿珊瑚，怀念
那双最深最深的黑暗裡，一双双飛高飛低盘大虫般均均
乞假的忽望的眼睛。为莫術大师迈我们的老窩
的气息，野生的生命力。那是个多多种神秘探索的慧心
动魂令人神往的纠缠地带。他结论道：那个地方的刺
激！大師 说为我们这个新窩太多多人工、太庸俗、太安
逸。大師不喜欢我们这个新窩裡的一条条塵吉中魂饰灯下的松影。他批評那些大学生，矯作、浅薄。甲近治自毒。在
他们受过一次開洗礼的复上，大師我不到一丝靈感。他最
怀念那群從華西街、從三重埔、從狂风暴雨的怪春院跑
来逃到公園裡的野娃娃。他们，才是他藝術創作的泉源
。大師告訴我，他曾经過遊欧美，在巴黎和纽約都住
過許多年，可是他終於又回到了台湾来。因为回到了公園
的老窩裡，因为有莲花地
起他对生的慾望，生的
死亡。他指他们画像，
头的那群野娃娃，才能激
迸门在侧弹子琴台的後面，
一件白襯衣在来
孔雀牌

精宏藥行裝潢公司，李大來在那面糟上掛了一張外銷油畫，畫的是一幅大仁大像的大型仕女。大師看到，眉頭一皺，沒通：要俗！於是決定便請大師送一張他自己的作品，給我們掛之，增加宏學的藝術情調。

大師沙斷然拒絕，沒通他的原因，然來不究竟贈送。不過為了提高我們大家的趣味，他願意借給我們他的作品，掛一個月。可是我們必須先有想到，大師竟肯把他那張傑作借給我們安樂作。那是一張巨幅油畫，六呎高三呎寬的一幅人像。像中是畫面的背景是一片模糊的破舊的舊屋，排排街道，南宇飛簷，有尖銳華的街就山寺一樣的景象，時間考慮是黃昏，南宇飛簷上一片血彩的夕陽，把那些散發的屋街道塗成暗赤色。畫中央街口立着一個穿着一條破舊的短褲，赤着上身，一手扶着路燈柱，一手拿着一張報紙，正在聚精會神的看着。他的頭髮蓬亂，臉上滿是油污，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好像剛從病床上爬起來。

大師沙通：「是他！」

「是他！」

「是他！」

大師應通，大師那張山川縱橫的臉上，突然變得悲慨起來。

一丁黑衣黑褲的少年，少年的身子，好像長長一條，一頭亂髮像一蓬獅鬃，把整个額頭都蓋住，一双虫眉緊皺了一下，那双眼睛，那双奇特的眼睛，在畫裡也好像在掙扎着逃跳似的，隔着牆壁看着。少年打着赤足，白上衣光赤胸，胸膛上印着異獸的刺青，刺青中的少年，神態那樣生猛，好像隨時都要跳下來似的。我也看到這張畫，不禁脫口驚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公園裡蓮花池的台階上，他常
首湘笑，○常笑笑，和多少回過。我常知想起桂山和野大
，轟之到之，一棵百千里，樸也撲不滅！我知道我一定要把
他放下來，我感到，把野大的飞能持久，樊楚過後，
便是一片廢墟。他倒很爽快，一口答应，也不要報酬
，只有一个條件：要把畫出街就山寺逛逛去。他說，那就
是他出生的地方——那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張宜風

大師的得意之作終於掛上了安樂你那面白壁上。庭中
那双閃爍不定的黑眼睛，隔雨窗望大海，跳動的
燈火一定給他看安樂假的芒之多生。
安樂說着安樂假的芒之多生。

於是在歌泊急迷芒的灯光下。花枝三的影也扔不動電子琴不
中，在各个角落的暗暗細語，人家裡野鳳凰和古老
傳說裏的神話，又重新甸她，
，慢慢傳延下去。

九

閒聊

龍王爺是个老可愛！小王喜孜孜告訴我道。

這几晚小王都跟我回錦世德酒月和猩去睡，我們冲定澡，坐着抽煙的時候，小王就奚高興的傳奇故事。丽月把安樂卻称做水晶宮，她說我們這些現的龍宮都升了格，變成水晶宮了。她指着小王笑道：張了供，变成水晶宮了。

小王說龍王爺是寧波人，從小便跑到上海黃浦灘去混。後来一个犹太佬看上他，把他推荐到一般外国船上去當西崽，十八歲便做了大餐間的梯浮弟，是一條来往上海船的海輪。派头大得很哪，龍王爺說他在船上飯廳伺候船客，那些老爺好太太們，个个都是法國人，副船主和洋軍官，連吳淞三通海，也是常有的事。龍王爺在船上做了十斗，船上的規矩全學会了，便跳槽到了寧波海关，那條海关輪船是专跑

教了他一口洋經濟英文

又遇見了

(24×25)

鬼船

太平輪上去當三副，才上船
斗爺去太平輪最後一次，
上有錢人，有地位的都
就走會先給至公員，副
前介時刻半仙的相命
錢，是他明斗爺去再去
太平輪開航一生活口，便
船上的又逢空，是一生
的黃金珠寶，都去買了
了救门岗。

為甚麼？云和的面
，意了一陣冒汗，如

那邊通

當協量了过去，

No. 50

一刻，就主爺在甲板上指揮
突然一腳下一陷，如像
跤摔下去，幸虧及鉄欄杆上，
的擔當眼前一空，幫他定了神，
這三个，一个个和斗爺不回了。

玉仔！丽月指着小玉正色道：「兒月才过，深更半夜，
你少来，这些兒话。丽月甚麼都不怕，就是怕鬼，她每次看見
真的麻！」小玉笑嘻之这道，是就主爺沒的應，他
那些小手穿着白刻服仁的
一陣噁心，胆小都过了出来，所以才下了船，走
那个大船。

临时

我看你沒得冒飛色舞，
乾脆你也跟了就主爺与船
(24×25)

孔雀牌

仁爺子

那就主

洞去大

一斗

表面三角

七

悼文初稿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子怎麼切？」直切還是橫切？」

「直切吧。」

「嘉林，小王給你的學一道菜：水晶鴨。我們老師嚐了一輪，直誇我們還要做一道菜：水晶鴨。我做得最好味。我沒告訴她，當初今做此品是嗎？」

「你連見幹甚麼？我也坐了起來。」

「你學燒菜幹甚麼？」

「投之長有甚麼不好？」

「小王把手中的香煙濾嘴一吹，

「阿青，等到斗老包裏，沒有人空了，就去替人家做廚子。」

「老闆，小王還沒滾它，你便叫他道：「你這麼大金枝玉葉的，船上不料理你要的，得了嗎？」

「媽的，說你不生能，小王有甚麼急？」

「你等小爺說完再說。」

「小爺有甚麼事？」

「小爺是甚麼人？」

「服侍我們兩個手癢，前晚，就去拿了二封，是在東京來跳船的。我一听，益發了起來。趕快拿法參他大三元，他這跳船的事若是生。東京新宿有一家中華料理，名叫孔雀牌。阿青，別人會跳，我不會跳麼。」

三副

孔雀牌

(24×25)

？我到了東京，比誰都跳得快！

「小王，你還沒有忘心？原來你還想做你的櫻花夢嗎？」

「我為甚麼要忘心？我為甚麼要忘心？小王嚷了起來，「我的人死了燒成灰，這个心也不會改！就是支了鬼，我也要飛過大平洋去！不錯，上回成藥廠的林桑，沒能帶我去日本，叫我傷了好一陣子心。你以為我就算了嗎？我不會罷休，我心裡天天在惦念頭，一旦有機會，那怕上刀山下油鍋，我王小玉絕不退縮半步，我非去不可！」

小王說着一把拿起那个佞念头，第一跳船跳不成，給政府抓去關起來，怎麼辦？」

「放心，我自有辦法。」

小王勞力口講了一大堆計劃，如何把明天就要跳船的。他把甚麼都考慮好了，把元就的床鋪都查得一清二楚。阿偉說只要傅老爺子肯幫忙，一定會順順當當，讓小王上船的。因為就算有人給小王通風報信，他一直逃躲。阿偉上學

後，都安安定定地在宿舍裏，金鎖頭來，那是我那个死鬼阿爸當生意的林正旺在東京時候，給她的定情礼，鎖头內側刻着我阿母王香子及我阿爸的名字中島正雄。我阿母，都把那隻金鎖頭寄給我，她說：「你現在長能主宰命運，他就會認你的了。如果我不到，你把這個東京護身符帶在身上，外國人看了，也會尊敬你的。」

小王勞力口講了一大堆計劃，如何把明天就要跳船的。他把甚麼都考慮好了，把元就的床鋪都查得一清二楚。阿偉說只要傅老爺子肯幫忙，一定會順順當當，讓小王上船的。因為就算有人給小王通風報信，他一直逃躲。阿偉上學

No. 54

孔雀牌

(24×25)

第二回 智取生辰纲

「阿青，我们说定活，睡下了小王又报醒我。每次把来跟我睡，都闹的我睡眠不足。

「甚麼事？你跳船还不到一刻，难道要去跳海？」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最好连大胖小胖一齐宰掉，我没做新郎。」

「阿青，我们说定活，睡下了小王又报醒我。每次把来跟我睡，都闹的我睡眠不足。

「甚麼事？你跳船还不到一刻，难道要去跳海？」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最好连大胖小胖一齐宰掉，我没做新郎。」

阿青的未婚妻来信。

小王偷偷使道上喋了一口气，说道。

「跳王爷说的，梁子京的船员，通通要宰掉。」

因为怕上了船，丁一害怕胖去，没有人会用刀。

十

傅掌山傅老爺子家的老女傭呆大家上菜場的時候滑了一跤，把右腿骨節脫了臼，送到医院裡接骨上了石膏，要休养一个月，她当單人的房子便把她接回家裡去了。傅老爺子打了單，一切家務便得自己动手。我们師傅去探望傅老爺子，看見傅老爺子正在客堂裡擦地板，他蹲在地上，耽肯高高抬起，双手揪住抹布斜着身的来回擦，累得一頭的汗。師傅提議把傅老爺子攙了起来，向他建議，找一个人来，暫时頂替呆大娘。師傅提了我，岂我不成。傅老爺起初不肯，後来師傅又编说我給房東擋了出来，正找不到地方住，請求傅老爺子暫且收容。傅老爺子才答应了。把前月倒反有擋我，但却把房租加了一倍，伙食也加了三成。前月給的吧裡一个姊妹倒會，倒掉前月兩萬塊，前月心落得哭了又鸣，鸣了又哭。而且阿四桑吵着加薪，並且威胁要离去幕中國姓姓的露之做厨娘。一連串的事，弄得前月情緒極要劣。加房租的時候，很不客氣的对我说过：「你要嫌貴，就搬走好了。」当不把迁入傅老爺子家的消息告訴前月时，她倒反而有点过意不去起来，叫阿四桑做了一味我素日爱吃的小菜，把小玉也叫了来，替我餞别。她把酒盛了一瓢酸菜炖鱼，捆在我碟子裡，說道：

「你要良心，你在这裡，前月姐反有點待你，阿香，

你现在有了好去处，莫要回来打搅，出去便说陌月姐的好话！

「怎麽会呢，」我连忙笑着分辩道，「陌月姐和你不信问小玉，背後我总是说陌月姐是个大好人。」

「阿青说，陌月姐是我们的观音妈！」小玉笑着之应道。

「我不信！」陌月噗味一笑，「丙个小玻璃，串通的。阿青这趟急乞忙乞搬出去，一定是个得罪近怎麽老跟我过不去？」

徐楠

「陌月姐把人家的命根子弄走了，怎麽怪他记你？」小玉抢着说道。

「甚麽命根子？」陌月很诧异。

「你把他那个小神经部趕走了，他伤心得要死，跟我多多诉苦诉了半天。」

「呵呀，」陌月喊了起来，「那个小神经，连痾屎都不会，撒得一屋子。而且又粉子强足，那种东西，能留的麽？阿青有甚麽本事？希得话那趟一个白痴仔？」

「你不要听小玉胡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搬出去，实在是为了傅老爷子。他现在一个人，没有人照顾，自己又不太好。傅老爷子救过我们半命，现在当作报答他，也是应该的嘛。」

陌月瞅着我，突头嘆道：

「看乐你这麽个阮路公，还有点心。」

孔雀牌 (24×25)

我把那个铜摇在妹底小玉那皮箱抱了出来，将小玉的衣服都拿出来丢在妹上，自己那些元(报)什么、胡乱往箱一塞，箱子锁住了，向阿四桑要了一(把)麻绳，将那皮箱细细绑起来。(接着)阿四桑又替我找了一个(纸)袋来，将我的面盆、漱口盂、(和)双旧鞋子，都(纳)入(好)袋口打一个结，拎在我(的)左手(肩)上。(随)即(俚)理抱着小弟儿，关(我)到门口，(她)伸手举起小弟又一度向胖的膀子摇了两摇，教他道：

「Bye—Bye—叫舅舅 Bye—Bye—」

「Bye—Bye—」小弟儿(也)学(着)她的样(子)也(学)起来(了)道，他(和)一双(滚)溜(的)眼睛(那)已(经)已，也在笑。

「Bye—Bye—」(我)也禁不住笑了。

十一

傅老爺子

傍晚我把两件破行李先運到傅老爺子家，再去安頓鄉下。

去上班，師傅放了我两个钟头假，十点钟就讓我先走。

傅老爺子一直在家裡等候着我，我回去後，他叫我把行李搬進了房。那间房裏靠着傅老爺子自己的卧室，林立着一张鋼桌椅都是齐全的，罩着一张单人床。床上鋪垫了草蓆，連枕头套也好像刚换過，房间打掃得異常整潔。我從来没有住过這樣舒适的一间卧房。自從离家以後，在鉢世

街那间小洞穴裡蝸居了九个月的地方，然来也没有住定下来，何況像这样四處生人的氛裡过後，到处流浪。

这就是你的睡房了，傅老爺子跟他来說道，这间房副的没有甚麽，就是窗户朝西，下午有点晒。我把一面竹篾子找了来，明天你自己掛上吧。

傅老爺子指了一指一張倚在窗下的竹篾子，篾上的綠漆都剝落了，大概很旧了。他又駝着背，吃力的弯下去，從牀下掣出一盘蚊香的磁盤子，盤子裡的鉄皮架上放着一個三星蚊香。

園子裡有水地，蚊子多，晚上睡覺，你把蚊香点点着。

未，傅老爺子吩咐我道，他在房间裡巡

孔雀牌 (24×25)

一个闹钟，

我追问：

"你先住进来，如果苗芝还来甚麼，

"老爺子不必操心，"我趕忙应道，"这个房间太好了。"

傅老爺子慢慢走到那张书桌前面停了下来，书桌上摆着一套英文書，一隻收音机，还有一架铜製的高射砲模型。

"这本来是我的兒子傅衛的房間，"傅老爺子停了一停，他那拱起如小山丘的背就像负着一副无形的重担。"你要用都可以用。"

说着他又蹲到衣櫥那边，拉向纸门，半个壁櫥都是他留下来的——

"傅衛的衣服，"傅老爺子拎起一件一件，查视了一下，"你的身材倒跟傅衛差不多，这些衣服你可以穿。"

"谢谢，"我连忙说，"自己有衣服。"

"冬天的也有麼？"傅老爺子问道。

"非色的西裝外套，"我趕忙回答。

我一下子涨红了脸，支吾了一句。

"那就好，"傅老爺子拎起一件人字呢的旧大衣，"这件穿上试试，"我把衣穿上，傅老爺子蹲着身子瞅了我半晌，点了一点头。

「还合身，就是裤子长了些。」

给别人做，就是剩下这么件衣服，过个冬，也够了。

我看壁橱里还挂着一就是藏蓝色的袍褂呢重大衣，一件黑色皮夹克，还有几件黑毛衣，大概很久没有人穿，一股强烈的樟脑味。我把两套外套挂回原处，傅老爷子把壁橱门拉上，就势引我回到客厅里来。

「阿青。」

我们坐定後，傅老爷子端起茶杯上的一杯茶，喝了一口

茫有所思的凝视我道。

「你搬了进来，就把这里当你自己家一样，不必太拘

「谢谢老爷子，我应道。

「物金贵跟我再三提起，说你很老成，可以搬进来住，我

倒庚。果大妹并没大错，那一院落得不错了。最近来我们写作也不太好。你来了，可以帮帮忙。」

「老爷子有甚麼事，只管吩咐我。」

「我这裡也没有甚麼事，倒是烧饭，打扫庭院一些家务，不知道你做不做得惯。」

「从前在家裡，也帮着做家事的，我解应道，只是饭菜做得不太好——」

「不要紧，傅老爷子笑道，我吃得粗，每餐有一碗青菜豆腐和鸡汤。

「看来豆腐，倒还会炒，」我也笑了起来。

「你是军人子弟？」

「我父亲从前在大陆当过团长——不过，到台湾来革了职，因为他被俘虏过——现在起来，我把菜夹在碗上，向她道谢。

「他是那个兵团的，你知道吗？」

「哦，傅作义的第六兵团。」

我把菜吞下去，又夹了一筷。

父亲和我。

「我指不清楚，只记得他是章泠。」

「哦，是章泠兵团，傅作义的亲信，很有表现，长沙那一仗打得很好。」

父亲还是

「长沙大捷，父亲还受过勋吗？我突然记起父亲和小红本籍程镇省的邓枚（或）了铜锈的宝鼎勋章来。

傅作义那个兵团（后来）（军长）不太好。

「他那个兵团，章泠也很操（连）？」

父亲点点头。

「我指不清楚，只记得他是章泠。」

「哦，是章泠兵团，傅作义的亲信，很有表现，长沙那一仗打得很好。」

父亲还是

「长沙大捷，父亲还受过勋吗？我突然记起父亲和小红本籍程镇省的邓枚（或）了铜锈的宝鼎勋章来。

傅作义那个兵团（后来）（军长）不太好。

「他那个兵团，章泠也很操（连）？」

父亲点点头。

"是的，整个兵团都震撼了，傅老爹的[illegible]父亲[illegible]死了，[illegible]

我笑了笑头。

"你家裡还有些甚麼人吃，傅老爹？"

我告訴他母親跟弟妹都过世了，只剩下父亲和我的寿日是鄰近一起，

我点了点头。傅老爹一双敏[illegible]的眼睛。

说道：

"你金告訴我，你们父子不合——"一直留着

我的头垂了下去，

自己的眼睛眨眼睛的眼睛。

"你父親，一下子就[illegible]上，過此时，等他完病了，你

还是該回去看看他。"

No. 62

我一直低垂做斗，没有做声。

"去休息吧，傅老爺子立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拍了

一拍我的肩膀。"

我冲完澡，回到房中，把蝶来的西件衣箱微整理

了一下，将蚊香点了起来，熄灯上床。

那盞檯电鐘已經指到十二点半。

子很難入睡。窗外面女貼鄰屋的那个落寞的葫蘆花的水

牠當外大概是那个落寞的葫蘆花的水他了，

，看得出有点嘈嘈的蛙鳴。隔壁傅老爺子大概也睡得不

安，我听見他起身两三次，去上厠所，他敲着枪鞋的脚

步声，由近而遠，由遠而近，清清楚楚的傳過来。我記

孔雀牌 (24×25)

得在家裡，半夜三更，世榮之听到隔壁房又現腰步声。因为板壁薄，父親房中的动静，我躺床上，听得非常真切。母親离家出走的頭一天，父親的脾气有点行为异常乖張。常常在深夜裡，他會突然從床上起来，披衣下地，在房中象困獸一般，来来去去，他的脚步那般急切、沉重，好像肚裏有解不开的困難一樣無助地在不停的亂轉似的。我和隔壁，躺在黑暗裡，凝神摒息的听着父親，聽他的脚步時，我感到

（24×25）

孔雀牌

十二

一曼醒来，已经快十一点钟。我提忆起自己胡乱穿上衣服，匆匆走出房间，傅老爷子已经多时在客厅里戴着一付老花眼镜在看报纸。他身上穿得很整齐，外面罩了一件深蓝对襟夹背心，好像准备外出的模样。

我微笑道：

"我看你睡得很甜，没有叫醒你，傅老爷子放下报纸，对

"不知怎的，一下睡过头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站起来，睡晚睡过去的时候，恐怕都快天亮了。"

"我清早就到外面去散步，在巷口那家面点铺里买了烧饼油条回来，鲜奶因未送到，我就去隔壁邻居家借了一瓶鲜奶回来，你去冲一杯来吃吧，好热就搁在桌上头，暖水壶里有现开水。傅老爷子仍旧安详地说。

"老爷子安闲惯了，不晓得时间宝贵，早一点就安心吃中饭了。"

"中饭我来做，我马上就去。"

"随便吃点桌吧，面条好了。汤锅里还有几碟荤素，是你们师傅送来的。"

"我这就去烧水煮面。"

"不急，傅老爷子止住我道，"你先喝杯奶再说。"

好的，我应道。

我去倒了一罐克林奶粉，用热水冲了一杯。从前在家裡，隔壁巷子黄婶婆有时候会送一罐奶粉给我们。那是公家配给的脱脂奶粉，据说是美援的。又甜又喝，都是我跟弟妹两人吃掉。脱脂奶粉的味道很差劲，没多的，没有甚麼好香。克林奶粉大不相同，是正宗的全脂奶粉，喝了一股甘芳。我吩咐奶粉，一翻箱倒柜。

「吴大娘那个老太太，东西收得真紧，我翻了到，傅先生的去向，碗橱，一面喃咕道。

「我记得她把麵条放在最高一层的，」我踮起脚尖，把碗橱打开。

伸手去碗橱上层，摸了一下，拿出半大包乾麵来。

拿出来，在锅铛翻炒了一下。盛好捞起来，盛到碗裡，又倒了些蒜油酱油。

「看你这个样子，傅先生是一个人过日子，做饭也不方便，」我刮了刮锅铛，把麵放在锅裡。

「在家裡，父亲上班，母亲做饭的时候多。我上夜校，晚上才去上学。我们常吃担担麵，辣子花生一拌就行了。」

我回到厨房裡，张小姐坐下，同她一起吃餐。傅先生一个人在客厅裡看报纸，微笑道。

「在家裡，父亲上班，母亲做饭的时候多。我上夜校，晚上才去上学。我们常吃担担麵，辣子花生一拌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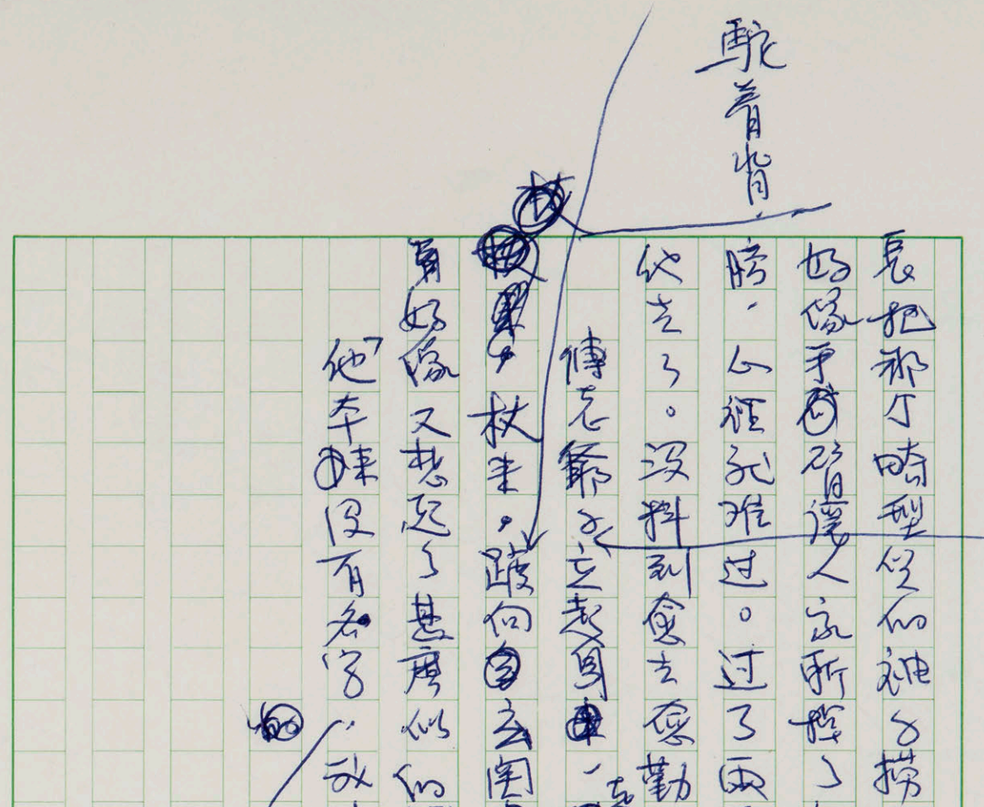
共济会

星期三下午

第3次聚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No. 67

孔雀牌 (24×25)



十三

我在傅老爺子家，做了一个下午的雜事。打了一桶水，把樓梯窗簾的地板擦完，厨房的分灶也整理、拉攻剛擦，才接上製服，到安樂鄉去上班。師傅見了我，就說了一句：

「我把你落剛師老爺子那裏，也要爭口氣，這一輩子論如何要有信心。自己也要相信，少三分亂動心思。多做实事，身上才会有力量。」

「人家剛才擦的地板，泛空厨房才过来，師傅不信一去問一去看，中飯还是我下厨燒的呢！我笑着答道。

師傅把嘴一撇，道：

「新聞張的芳司三天香！你剛过去，想表現，討老爺子歡心，就要你拿出心来。好么做二表爺的工夫，拍馬屁，也昨着些。」

我說：「師傅淺說，我会也不歷。」

「你莫面得意！師傅的道，安是老爺子有句名言，一我半，知道么，我应道，師傅再未說我会也不歷。

「我把你樣樣都教会的時候，我老師傅早就不在酒吧柜後面用了一塊抹布擦擦抹抹，只管招待客人，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孔雀牌 (24×25)

那个老
茶蝴蝶鬼

在摇摇摆摆。

「你醒？」师傅做完了一下。「你那些花名叫什么名字？」

只有去喂味蓝公鸡是知道。傅七爷那里正正经经的做

你加一点。

师傅此言差矣！小王笑道，「我正值起来，心境都正

好，师傅没看见鬼似的，我要去服侍爷爷，只相处的更长还

此刻你果有重任，问作。船老那里的清客，你替

我对妈妈说说没有？

没有问题，师傅。就王爷公司经营着一条船停泊

基隆。上个月他还有一条在基隆外海把两箱仁牌威士忌

跑到马祖斗。货是不合法的。下一次有船过来，他王

爷就说他曾我们留意就是了。

烟碟

「一有消息你就立告诉我，我来和老鼠决个输赢。

师傅又指使呆鼓把她左面缸里没洗净，丢了一下，小却

了一只黄菊花形的磁烟碟。师傅将鼠来面盖仍

丁香房内老鼠来了。

「老鼠今天还没来上班，

恐七实斜了，那个

友伴，三步两师傅

呆鼓乳迟，是他失手打破了。

三十五块一只，你赔出来就是了！师傅睚也不睚呆鼓

一眼，径自走到后面，察她那一下，把厕所门打开

了。

老鼠呢，师傅在经头脑问道。

孔雀牌 (24×25)

今天

老鼠还没来上班，小天在外面大声嚷道。

"师傅，远神的跟我来，一行道："

回头叮了我贼来了，我就把他丢到阿什理去，活之花瓶他就溺死他！刚好宴存了，也不来报告！裤面是父神天！咱们也乐你这瘟把牌也要没他给砸掉了吃！"

也乐你的自动门要提上时，正要举起后，我们每个人都没了手中的活儿，就停在那儿一步，慢慢下，好像凶醉了酒一般，踉踉跄跄，得上却跌了也把抖成了一团。

"我的娘——"师傅喃喃叫道。

老鼠身上那件白被新给撕的丝丝缕缕，破了好几处，胸前印着斑斑点点的血跡。老鼠那个脸都变了形，两片嘴唇肿得乌紫，翻了起来，左眼像是被铜鼓砸了一拳，一张脸看仁紫，都是伤痕。我们一鞍足都围了上去。老鼠那两片厚唇的嘴唇闭翕了好一会儿，牙闭上下直打战，连忠不断的吐出：

"鸦——他——他把我——捉——我——"

"乌鸦——乌鸦——"

老鼠那双细瘦的手臂紧紧的抱着他胸前那宝西宝箱，歪着头，梭着腰子，那张眼睛肿的占方丁的脸，眼睛看着眼睛的脸，嘴也不断的哆嗦着。

"乌鸦——"

"乌鸦——"

"乌鸦——"

「你过来搭个手把人抬起来，房程去吧。」等人们离开后，「师傅，我带他到傅老爷那里去。」

「也好，」师傅想了一下点点头应道，「你对老爷子说得婉转些，不要太急动了他老人家。」

我叫了一辆黄包车，把老鼠送到傅老爷那里。傅老爷子由大概刑犯中和鼠回来不久，他看到老鼠那付模样，马上拉了他到灶下，仔细的端详了一下。「我有曲九，我有拿来，」「我有田七，我去拿来给你敷一敷，也止止痛。」傅老爷子问旁有剪刀，「我有拿来，」说道。

「阿青，傅老爷子的脚啊我知道，你到厨房程，把灶头上那瓶烧酒拿来，拿点酒和一点猫油碎来。」

我到厨房程，把烧酒跟和碎拿到客厅交给傅老爷。傅爷子把田七粉倒在猫油碎往，和上适面，拌成糊状，用手指头酿了抹在老鼠脸上的伤疼上。抹好老鼠一脸脸后，又冲了半杯烧酒加上田七粉似的，白一碗黄一碗。摩定傅老爷子又冲了半杯烧酒加上田七粉，要老鼠喝一下去。

「多谢杨药酒」

「你坐下来，把这杯药酒慢慢之喝掉，也要麻痛适当散一下，过两天，就会消肿了。」

老鼠闻姓还不肯放下手程那只白宝贝，多谢傅爷子之

握衣袖征，我过去衣袖再四拜道：这是
「你把你的住宅宅只留给我好了，我自己
去。鼠多义多服少明了我一郎，犯勉强和姐他分居
百宝箱马车，搭过傅志爺去
一口一口慢之吸起来，吸一口便咳的嗽一口去。傅先
爺之定之的望着他，说道：
「怎麼打式这付德性的？」
我如鸟兽散的形容说了一個大概。傅先爺
听去上衣和歌吧，傅志爺去到代我道，「密
爺下次見这
種，陪我吃飯。」

十四

回到安樂鄉，裡面已經來了不少客人。我向師傅報到後，便到酒吧檯後面去幫小玉。小玉一个人在那裡又要招呼客人，又要配酒，忙得不可開交。

我過去他把酒瓶塞給我，道：

「國士忘加苏打！」

然後又情急向道：「老鼠怎麼了？」

那是他的命根子，他肯不帶出來，小玉又怕我

一會有

耳边悄道：「俞老師今天晚上一會兒回來，他宣不放心，你快过去招呼他吧。」

俞先生

我抬头望去，看到俞浩剑在吧檯的末端，正朝着我微笑，我趕緊走過去，跟他打招呼。俞老師點了點头。

一个事科医校当讲师，

73

他在安樂鄉是大名人，很多人圍着他，他談龍吐鳳，神采飛揚，他教的学生大概三十五六歲，高高的个子，寬肩膀，穿着很講究，也是四川人，四川重庆，愛運动，是游泳健将。俞浩剑也是四川人，為他我要学会说四川话，半个四川人，他就叫我「晋娃兒」。我學了几句成都话的四川土話，又

提生氣的時候，就會寫一書，說我沒伯是公馬四川話。

「青娃兒，」俞老先生向我招手叫道，「你看，我給你弄了甚麼東西來？」

他把一張牛皮紙的封套遞給我，我打開一看，是葛藍寫的「大熊鎮恩仇記」，一套四本。

「哇！俞先生，你怎麼這麼快就把這部武俠小說給弄來了！」我喜歡看武俠小說。他說他也是武俠迷。他問我喜歡看那一家的。我告訴他我只看了頭二集，是我在我們就近街邨家事担武俠小說租書舖租來的，我跟弟妹兩人輪流看。聲看他坐看头集，我看二集，如後兩人交換。有是

No. 74

我們這裏不及去租三四集，弟妹就病倒了。「大熊鎮恩仇記」你也沒有看完。葛藍寫這部武俠小說是諸葛藍。我的成名著，故事是講明朝末年，清兵入關，一家姓一家老幼及門下子弟逃出京城，可是半路却把一个最小的兒子走丟了。丁大俠後來逃到了雲貴邊境，大熊鎮上隱居起來，一面暗佐五下江湖義士，招兵買馬，以圖反清復明。那里丁家小兒子却被清兵的大將軍二十年後變成了一員驍將，帶領清兵到處殺死討丁家莊。第二集剛剛寫到丁家莊的父子崇能一次次解。

「後事如何？萬魂里飛鵬勝了還是敗了？」我翻着

孔雀膽

(24×25)

改名鄂順

鄂順

手裡的「大憩叢思仪記」第三冊，問俞先生道。

「你看回去看嘛，還給你好拉？有意見？」

俞先生笑道，「我下午去趕出拖，看見這套書，我記得你過，你必，我買了給你。」

「謝了，俞先生，」我好了一个礼，「諸葛警我的小說我最愛看。我還看過他的《秦俠傳》和《皇宮血淚》的《沉銀》。」

「青娃兒，你的武功重要得嘛，」俞先生笑道，「我要的是小說的曲折性烈，真實的警心动魄——」

「俞先生，刑么你還教我自己回去看，現在又拿吊人家胃口？！我恨不得馬上把它拖發忠保記的三四集一口气

啃完。

「好、好、我不再提了，俞先生，你陪我拿啤酒來，你陪我喝，」

「我们上班不准吃酒的，」我情急道，「我們老闆知道，要扣薪水的。」

「不要緊，俞先生，」我揮了一揮手，「你們老闆我來麻煩，我拿啤酒來。」

我去拿了一瓶孔雀酒，多拿了一隻玻璃杯，把啤酒斟上，我舉杯敬俞先生道：

「來，俞先生，我們敲萬里飛鵬一杯！」

俞先生跟我碰了一杯啤酒，我又去拿了一碟油炸花生米過酒，陪着俞先生

孔雀牌 (24×25)

No. 76

喝裡面，擺就门陣。安樂鄉裡人声雜，小王那边就船長
就王爺帶まろん个伙员，喝么味
。在那裡搭寿。亚公这ん天有点
一件脫絨背心，師傳特别为他
一角卿天。物三郎仔旧戴着他那付墨黑的眼鏡，你看面
，詹力在麦着一曲曲没有人注意听的古老的台语曲調。
青姓包，俞姓張近六的耳朵吋道，过了一会天，我请
你去吃川味麵。生意
「萬岁！我也要近俞生的耳朵吋道。

我向新傳先生的老师是陳
[illegible]

孔雀牌

(24×25)

十三

回到傅老爺子家，已是半夜。傅老爺子平心安息，我進到房中，老鼠却還沒有睡，他那雙百宝箱裡的那些宝貝通通都拿出來坐在我的牀上，他那雙百宝箱裡的那些宝貝通通都拿出來擺得滿一牀。老鼠坐在他的宝貨中央，東翻西尋。

「幹伊娘！老鼠自言自語，「常常偷，一定是他偷的。」

「你在罵誰？」我問道。

「猫桃子！還有誰？」老鼠猛地抬起頭，他的左眼烏青腫得只剩下一條縫，右眼倒瞪得老大，顯然自己完全。他

那一臉敷了田七药粉，斑々（痕）。

「阿青，我那管报竟五一，金盒子，你还分得清。」

「是不是高旭那个飯店侄孫送給你的？」

「不見了的，百不見了啊！」老鼠叫道，他的宝貝之痛之痛。

「我本爺爺是叫你拿去当鋪，我们去吃呆妙手，你不幹，现在还不是自去了，我老花牀上坐了下来。

「我天天都要檢查一次的，今天早上我发覚我的鎖紗人撬開了。还有一隻宝貝露華浓（濃）水（香水）也不見了。我多麼苦苦哀請，我那管派（24×25）

孔雀牌

这五一，我可管派这五一——」老鼠一面抖着，搀着
着。我来了。

「你怎麼知道是偷桃子偷的呢？」

「不是她，还有谁？」老鼠愤愤地说。

是偷東西他是又偷的。我可问过神，只有偷桃子赤赤去
。我去问她。她要人乞告状，打了我两个耳光，跑到我家
裡，拿起我的箕箱子，就要往窗外丢。我把她，把她，把
箱子往她手裡抢了下来——」

老鼠突起学起他是怎起过程述说得很详细。

「那丁敢碰我的百宝箱，我就跟他拼命——」

「嗤——」我赶快止住他，「小点声，
老鸦激动得又喘喘的，注意！

「乌鸦也来了！」

老鼠嘴巴的学了他的话头一遍，接着有点
！」

「乌鸦也来了。」梨娘挑衅，

「乌鸦也来了，安拿走我的箱子。我咬他，咬掉他一
块皮。他们两个人打我、打我、打我——」

老鼠一屁手脚并用乱打自己的头。

「他们打我我也拿走我手裡把着的箱子！」

老鼠嘿嘿的模样很得意的样子。

「後来乌鸦拿我没法，只得把我退了出来。」

「好了，这下子你也无故可歸了！」

相甚麼：」老鼠突然安得非常无畏起来，「难道还怕得

改天不成。」

師傅道，「要你明天搬到安樂鄉去住，自然上花那種開銷。跟呆敏一塊兒守店。」

老鼠聽了半晌，道：「阿青，明天你去替我本件事好麼？」

「甚麼事？」

「你去五金店替我買一把鎖來，要把櫃結實的。」

「你要鎖你那隻百寶箱麼，人家要偷又會把你整隻箱子牽走。」阿青嘿嘿。

「所以這個，」老鼠抬起頭望著我，腫得醜怪的臉上一付乞憐的樣子，「老哥，我要拜把你，我這隻百寶箱子，我放在你這裡，須你替我保管，好麼？要你那種人多手雜

No. 79

猴猻的性子道。

腳，」老哥，你要甚麼，只管告訴我，大上的月亮也摘你去弄來。」

「桌子吧，」我笑了起來，「你再讓整整搬去，就莫要送到大德島去了。」

老鼠跳下牀來，把他搬在牀上的那隻百寶小心翼翼的一一放回到他那隻箱子裡，然後把箱子塞進牀底下去。他爲了一口氣，摸摸臉上的青腫，道：

「傅老爺子的藥酒很管用呢，已經不痛了。

十六

陰曆九月十八是傅老爺子的七十大寿，師傅把我们召集起来，商量如何替傅老爺子做生意，物尋事之到。々，隨百盈餘，師傅預備十八这天，关门休息，專门替傅老爺子庆生。但是師傅说，事前絶不能讓傅老爺知道，因为他瞧得傅老爺子從不做寿的，他知道了，一定不許。師傅说，自己人，不必鋪张浪費，十八那天，我们在安樂卿做以道菜，拿過去就行了。師傅剛是說动了聚宝盆的盛司務盛胖子，請他過来，親自下厨，做了以道聚宝盆的招牌菜：一道雪花鸡、一道荷葉粉

蒸鴨、一道大烏参燉肉，盛司務还特别做了一道应景的菜叫八仙上寿。一共凑齐了十樣，最後連寿桃也一併盛了兩籃。小王上了西布，拾着要做盛司務的二厨。他最近從宝廷學了幾樣菜，想找机会露兩手。他央求盛司務把一道松鼠黃魚讓給他做。我们都围在旁边看，小王手上了九天津，了拉魂锁沿了一剪大司務的张头，一刻兒安員他割銀，一忽兒要吳敏幫他切薑絲，又要我遞沙拿盐，把我们三个人支使得團之轉，老闆也无可奈何，却讓小王唱主角：

「这是厨房的規矩，你何必在乎这些小节呢？」

小王拿捏作酯折騰了一番，終於把一條黃魚一炸之後，

一颗 白发 多念 的 头 重 得 低 的。

她 捧着一杯 锡 镴 喊 道：

"你们 瞧，我 这 条 黄 曲 鱼 像 足 不 像 足 松 鱼，还 会 站 起 来 的 呢！"

我们 把 菜 单 子 交 当，放 进了 指 盒 裡。师傅 又 特 地 出 去 量了 几 把 银 丝 面 来 当 寿 面。并 提 了 半 打 花 雕 酒，六 个 人 叫了 两 部 汽 车，往 傅 老 爹 上 半 天 里 去 拜 寿。傅 老 爹 上 半 天 里 刘 中 私 邻 灵 当 有 四 幼 一 般 去 过，大 概 刚 回 来，一 个 人 坐 在 客 厅 闲 着 眼 睛 花 养 神。客 厅 窄 狸 靠 墙 的 那 张 供 桌 上，摆了 新 鲜 的 白 菊 花，而 且 是 绕了一 段 窑 箱 的 檀 香，香 缭 绕 的 香 煙，正 如 仙 人 及 傅 衛 而 文 乡 翔 着 了 里 说 的 相 仿 上 去。我 们 一 般 人 通 过了 客 厅 把 傅 老 爹 上 前 向 傅 老 爹 上 师 傅 接 收 上 前 向 傅 老 爹 上 贺 寿。

且 到 我 们 二 般 惊 她。

陪了 罪，並 把 我 们 的 来 意，也 告 诉 她 的 道 明了。

"老 爹 子，都 是 这 群 孩 子 们 的 意 见，师 傅 回 过 身 来，把 我 们 一 个 人 连 推 带 拉，寿 面 上 去，"他 们 的 知 道 今 天 是 个 老 爹 子 的 日 子，都 嚷 着 要 来 跟 老 爹 子 贺 寿，我 也 拗 不 过 他 们。"

傅 老 爹 子 闻 声 也 有 点 不 好 意 思，连 声 说 师 傅，后 来 看 到 我 们 一 个 人 手 裡 捧 着 寿 面 盘，最 后 的 是 酒，菜 站 人 阿 桃 仔 手 端 着 她 的 寿 桃，他 那 蒼 皱 重 叠 的 脸 上 竟 也 绽 了 一 个 笑 容，慢 道：

"好 金 伯，你 也 太 多 事 了。你 是 知 道 我 从 来 不 兴 这 一 套 的。倒 是 麻 烦 了 你 们 一 个 个 孩 子。"

"我 们 这 老 爹 子 的 话，小 王 哭 笑 不 的 道 道，要 不 是 老 爹

难为

多而日子，今天師傅和徒弟們放了假？

「妈妈，傅老爺子昨天通，你们也辛苦了这些日子，今晚

整整整整的，

師傅一杰今下，我们今天七手八脚的闹妹设起来。

我到厨房裡，把望着靠放在牆与的一张大圆桌面扣了来，将桌子架好，又把碗上七付碗筷。小玉在厨房裡烧水煮麵，又把一盆什餘素烩回了一回锅，呆敏把酒也暖上了

与我我在等呆才终於搬的好了大家位了一碗，差不多八点钟才坐上桌了。傅老爺子坐在首位坐下来了，師傅坐了对面，呆敏和小玉坐在傅老爺子左右手，面向旅位母犯跟我生在師傅两侧，老鼠夫在我隔壁是敏中间，他脸上的青腫消下去了，可是淤血还没有散会，乌黑的一块，好像贴了一面膏药似的。小玉起身把壶，去将酒替傅老爺子斟上，又过来一一替我们面前的酒杯斟满。師傅领头，我们都立了起来，向傅老爺子上寿敬酒。

「老爺子——」師傅手擎敬着酒杯，正要发表祝詞，却让傅老爺子止住了。

「快拿面，你那是日又要唱戏受了。生下来吃饭吧。」

「老爺子，」師傅仍旧坚持道：「今天晚我们安孽你摔了起来，都是托老爺子的福。姐妹们今日晚借花备了这杯喜酒，为老爺子的安孽你摔张本，二来也晚我们安孽你摔大吉。」

孔雀牌 (24×25)

師傅一仰而尽之把酒乾了，我们也跟上，大家乾了杯。傅老爷子把一杯往酒缸舀，我從未见看見傅老爷子喝過酒，就是尝過。

「老爷子的酒量！」

傅老爷子也笑道：

「從前我也喝九杯的，在大陆上，我西景堡的沙酒。後来有了病，就戒掉了。今天看見你们个个人，也改过来了。小王握着老爷子敬菜，桌上摆着的十樣菜，红的红，黑的黑，绿的绿，小王动筷夹黄豆，傅老爷子的筷头打他的筷子，别夹你的，你的在那行你的。小王耷拉着一张脸，到南北别老爷子面前，说道：

「老爷子，这是我親手做的，请老爷子尝尝。」

傅老爷子以筷夹了一口，慢慢嚼了，点点头称讚道：

「嗯！你的手艺不错，这一手吸了的做的好。」

「老爷子过奖了，师傅请随意，这个菜又尝尝这个，那个菜又尝尝那个，对师傅说道：

「我常之向阿胄的，你的手艺不错，你的女婿称做的如何。他说十分可以，但他们不喜欢吃，可他们俩持得不好。」

傅老爷子说：

「瞒老爷子说，师傅老爷子一下子就得了你老人家的秉，老爷子的事瞒如。」

道：

「嗚嗚——幸達達——我們都大禁起來，傅老爺子說了，要把我們一碗趁熱的滑嫩嫩的水餃。」

小玉趕忙過去，替傅老爺子和幸達達擦乾淚水。

「好啦！好啦！都不許哭了，快去拿碗筷來，我們吃餃子。」

「哦，老爺子，師傅無限感激的樣子。」

當啊！給他施禮的是相命先生。

傅老爺子安慰他們：「不要哭了。」

山玉巍老爺子說：「我去拿碗筷。」

子放下了飯碗，兩手抱著胸，閉著眼睛，一副在深思的樣子。

（24×25）

一月半，這一下子，我們也要賣力，連這個傻仔也起勁了。

「師傅，這，都怪阿雄仔，要不是他，師傅怎會……」

「達達，乾杯！阿雄仔實在是一個好孩子。」

師傅說着，舉起酒杯，敬師傅道，師傅也舉起酒杯，敬阿雄仔道：

「好乖仔！這下可是你的功勞。」

「傻仔，需，」

師傅說着，連連生受你這一杯。

「阿雄仔爭氣啊！」

「好乖仔！這下可是你的功勞。」

「傻仔，需，」

師傅說着，連連生受你這一杯。

「阿雄仔爭氣啊！」

師傅說着，連連生受你這一杯。

「阿雄仔爭氣啊！」

師傅起勻從那碟荷葉粉蒸扣肉，撕下了一隻鴨腿，揭到阿雄仔碗裏，阿雄仔再用手把那隻鴨腿，放向大嗌，

「嗚嗚——幸達達——我們都大禁起來，傅老爺子說了，要把我們一碗趁熱的滑嫩嫩的水餃。」

小玉趕忙過去，替傅老爺子和幸達達擦乾淚水。

「好啦！好啦！都不許哭了，快去拿碗筷來，我們吃餃子。」

「哦，老爺子，師傅無限感激的樣子。」

當啊！給他施禮的是相命先生。

傅老爺子安慰他們：「不要哭了。」

山玉巍老爺子說：「我去拿碗筷。」

子放下了飯碗，兩手抱著胸，閉著眼睛，一副在深思的樣子。

我不用输下来，小玉和吴敏要拿两位再来。

「小敏，」小玉喊道：「你输不起就不要玩，输了我该来来罚酒。」

「三拳两胜，」李丽勝又加入了，「告敏笑着说道，「才输一拳怎麼罚酒呢？」

「说跟你恩么妈么三拳两胜！」吴敏又省略，小玉便跑过去，抓住吴敏的衣领安慰着，「吴敏手中一杯酒洒了出来。

「小玉，」傅玉希又笑劝道：「吴敏大概没有酒量，你就放过她吧。」

这

No. 85

「玉希，」小里又服文的喊道，「你就放心，他除非死了，才痛快呢！」

一拳我

「谁是刀疤王呀？」傅玉希又问道。

「就是上次小敏为他割手的那个人嘛。」

「哦。」傅玉希望着吴敏应道。

「老弟，不要听他胡说，告敏没有那麼容易死。」

「我胡说？这是甚麼？」小玉一把拉住吴敏的左脱，甲刀轻轻一翻，露出他脱上那道寸把长像条蜈蚣似的疤仔，「你有割手仔的机会，怎麼不敢拉我陪和不承认。」

吴敏赶紧把小玉，把他的袖管过仍和左手藏在

孔雀牌 (24×25)

連袋好
錶都沒有。

了錶的左手想在空中，好像不知該怎麼办好。

「你戴上这個錶，手上的痕便看不見了。傅先生的面脸红通通，手就那像不靜似的痒得直抓。

「謝谢老爺子，呆敏收回了手，低声说道，

「老爺子——」

「不要紧的，我睡一睡，傅先生的手就会好的。」

呆敏拿开了蚊帐，把手從棠子底下抽出来，放在傅先生的手腕，診着脉，又平胸，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色。

「不要了，老爺子，犯不着看哩，」呆敏望着傅先生說，求

一脸同情之意

「这是一個亜美茄，旧了點，倒是一個好錶，我托人從

卡脫上加個錶帶。」

「这是一個亜美茄，旧了點，倒是一個好錶，我托人從

青島帶来的——」傅先生又重了一次，本来是要給我型

傅衛的。他那时刚昇排長，他看見了很後悔，自己拿

去戴。只修过一次，因为退了伍。」

傅先生又歇着呆敏，半晌却嘆道：

「真是冤枉啊，那种事，也是能做的麼？」

「良敏，」師傅隔着桌子叫道：「快去倒毛爺子下饭，安
心点毛爺子，手不停的傅小伙
（握手——）
「杨金汤，」傅毛爺子提起地道，「你不要来打岔。」
她後又转向我们道，「你们这
次回来，还没有（工）天吃菜，这下才把麵
（条）
我们刚才在看（隔壁）陳拳（头）表演，傅毛爺子一
点也不慌，古家又数了傅毛爺子一边俩，才向她大喊起来。傅
毛爺子只（用）右（手）端了一大碗雪花鸡，溜了两口，便放下了
筷。

毛爺子，「我在旁边悄悄地问道，傅毛爺子（的）一颗白髮闪
闪的头，愈垂愈低，终眼瞌睡了，竟像是把安眠吃着了的模样。
「嗯？」傅毛爺子猛地抬起头来，一脸的倦容。
「毛爺子累了麽？」我低声问道。

「噢，」傅毛爺子勉强笑道，「到底上了年纪，才一杯酒
，一毛（不）拔了。」
（于）是（着）梅女士（扶）身（来）。
「我之去休息了，你们只管闹，不碍事的。」
我也站（起）来，想（去）搀扶傅毛爺子（的），却（让）她一把
推向（一）旁，她（转）过身去，背（上）（驮）着一座小小（的）（山），（欲）（绕）
（过）（一）步一步（踏）回（房）中去。
傅毛爺子一（拐）走，小王便（伸）出（他）那（只）左手，（做）
（嗅）嘆了（一）声，（说）道：
「到底小（良）比我命好，还（有）毛爺子（的）赠（钱）。我想了一（辈）子
（连）（一）（张）（毛）（爺）（子）（的）（面）（也）（没）（有）（见）（到）！」
天（蓝）的（时）（候），（不）（是）（答）（应）（要）（送）（你）（一）（双）（新）（工）（鞋）（麽）？」

坐着问道。

「那个殿老头儿，你怎么
给皇后诊你要不要？」

[illegible]

孔雀牌
(24×25)

十七

晚上大雨，下是六七点钟，卷子裡的積水便到三寸高了，連車子都难駛進来。

等这批的客人最少，到了十点鐘，也不過来了七八个客人。因为楊三郎及有来，無人彈琴，酒店裡顯得更加冷清。

小玉陪着他喝酒聊天。我闻着沒事，便把俞借給我的諸葛孔明舌戰群儒大鼓書最後一册拿出来看，正看到

萬里飛鵬丁雲翔被那个陷害清兵的程子鄂順藤摸瓜誤伤路血一案不起的時刻，却听到有人低声喚我道：

「阿青。」

「啊，」我猛抬头看由得驚叫了一声，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吧枱面前穿了一件白雨衣，低个的戴着一頂白雨帽，雨帽边沿和雨衣上雨珠点点，雨帽边沿和雨衣上雨珠点点，雨帽边沿和雨衣上雨珠点点，他那副瘦的臉庞都是青白的。

「王先生，」我叫道。

「最近我才听说，你在这裡工作——我一直不知道，王夔龍道，他仍舊直瞪瞪地看我。

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那个颱风来临的風雨夜，在公園裡，王夔龍向上穿的衣服和大靴剛剛这件白雨衣，都沒有一塊白點。

孔雀牌 (24×25)

三个5

「王先生要的私酒来了」小武也立起身来，问道。

「好的——」他迟疑通，那就给我一杯白兰地吧。」他脱去雨帽，他那黑蓬蓬的头发也湿了，一绺绺的垂在未上，更加黑潭。我去倒了一杯三星白兰地来，看他只是站着，便问道：

「王先生要坐吧，」他指了一指最裡一面那边去吧，」他指了一指最裡一面，一张空桌。

「好的——」

我端了酒，拿了一包香烟，便跟了他过去，他卸掉雨衣，用手帕指擦掉座上脸上的雨珠，才坐下来。

「你也坐下来吧，」他指着他对面的座位，我把酒杯搁到他跟前，也坐下了。

「你好麽，阿青？」他那双望去的眼睛望着我，

问道。

「我很好，王先生，」我答通。

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拾起酒杯，舒了一口气。

「我一直掛着你，向人打听，才知通你到这向乡下来，所以今晚特地来看你。」

「谢谢王先生。」

他抬起头，四週看了一下。

「这家酒吧还不错。」

「王先生意好麽，」

「未来天晚上都是满座的，今晚大雨，门没有人来。」

我指向香煙，敬了他一枝，帮他点上火，自己也点上一枝。

「当酒保也表有意思的，」他望着我笑道。

「可以遇見許多奇奇怪怪的人，」我吐了一口煙笑道。

「阿青，我在紐約也曾去酒吧裡当过一兩年酒保吧。」王嬰融洽道，「我那家酒吧叫『快樂谷』，在曼哈頓七十二街上，就离中央公園不遠。那是一家很有点復古的酒吧，去的人有黑人，很多藝術家，也有少數東方人。上本都是常客，很少有生客。我那時剛从大學畢業，也表有什麼目标。

「美國也有像我們这樣的酒吧嗎？」我不禁好奇的問道，我知道東京有許多小型酒吧，但是不清楚紐約是否也有。

「太多了，太多了，數不清，」王嬰就笑嘆道，「他們都時興開酒吧。

紐約一个城恐怕就有上百家。」

「是虐待狂祖宗的意思。」

「是虐待狂祖宗的意思。」

「我的真的教父。」

「哦——」我想告訴他，我們这裡也有，老闆就是手臂上刺着一个婆羅洲的。

三叔街的小公园里摆着那株傅

常来安乐乡的三叔街小公园花仔，是有名一个多礼拜以前，他在西门町撞鬼王蘷就带着小金宝在街上走。王蘷就又高又瘦，小金宝又小又矮。他走在王蘷就前面一步一步，一步一跳，很俏皮的。看起来，自己就那个熊风夜王蘷就把小金宝带回去后，就收养他了。花仔很羡慕又很嫉妒小金宝带着这么好玩的遊伴。

「就子楷那个小瘸子实在好玩，可是怎麼穿，他那跛跛的脚怎麼跳！」

「小金宝瘸？我刚才還去看他来——他在医院裏。」王蘷就那双碧色燐燐的眼睛充满了惊奇。

「他病了麻？」

「不是，他那个脚生来就是这样的，医生说是先天性的。」

「王先生——」我试探着问道，「小金宝吃？」

「不是，他那个脚生来就比较特殊一点就是了，去的大多是医生医不好，不少是患了重癌或者性病。」

「一来热闹，二来我也喜欢能在那个地深挖深的地窖裏，跟那四群混在一起——不过我嫌事的两个钱，大多数时那些客人是没有钱看病，害又或不捧上场，因为你总要上去表演点什麼，我去表演点魔术，变变戏法，摇摇头，他那青白的脸上浮现着一抹無奈的笑容，他举起手中的酒杯，四五个的客吃着杯中的白兰地。

「王先生——」我试探着问道，「小金宝吃？」

孔雀牌

(24×25)

「小金宝昨天早上在七医院动了手术，是台大的一位外科医生[illegible]的刀，手术很顺利，可[illegible]了——你知道他那[illegible]，走路只好用脚背——」

我记[illegible]在公园裡小金宝爬上蔷花地的台阶时，踮[illegible]吃力的模样。他手[illegible]时[illegible]总是[illegible]等到夜深了又深[illegible]他才蹦着跳着，经林子裡一下钻出来，事先[illegible]整的小疯似的。

「帘子」[illegible]了，我问道，我只[illegible]真正看到一[illegible]

「我跟医生[illegible]细討论过，台大七个医生会诊，据他们的[illegible]，百分之六十的希望，我问过小金宝本人，得他同意，[illegible]就定[illegible]了——[illegible]难为了[illegible]小孩依[illegible]

王婆就[illegible]又[illegible]道：

「他[illegible]型的右还，右[illegible]我，三孔街那群小么儿[illegible]作剧，有时[illegible]他，要他用脚背一拐一跳的走圈儿，他们[illegible]拍手笑——你知道，小金宝是在三孔街那[illegible]的老[illegible]一个瞎娃，小金宝说他小的时候[illegible]他[illegible]他[illegible]他母亲[illegible]他母亲[illegible]人，他母亲[illegible]

雨竟下得如此滂沱。不知老伯，我今宵如此悲伤，所以来找你聊天。

「王先生，迎安事和白兰地，要哪一样？」我看见王曌就把中西两种酒，白兰地就斟一滴也不剩了，一看空瓶子，自言自语。

「好吧，王曌就老了一下，笑道，「那么，大概要一天，刚才我的头有点痛，吃了一粒白兰地，倒散范了。我又到酒吧去那边，斟了一粒白兰地给王曌就。

「胥，你现在生活还如此，还需要患病没有，」王曌就定定的注视着我，「你知道，我一直是关心着你。」

「我现在生活很好的，王先生，我经向了你们自己的父亲呢？」他摇摇头，「我不记得了。」——

「阿青——」王曌就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我摸摸着他那复剑振的跟肺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实在能够把你抢好。这次回国，可是甲型肝炎已有七成希望。我答应你，一定作准，但至少有七成希望。我答应你，一定作准，但至少有七成希望。我答应你，一定作准，但至少

，不知道为甚麽，每一感到王嬰就接近我，我向她想逃回，我记得那晚我從她父親那间古老的官邸急促爬过铁门出来，把脚都到破了。真的，王先生，我现在的生活很安定。我們的傳闻下迫令安樂你倒莫是給了我们一个像你所说的。底层的。我们生意好的时候，小费还不错吃。而且現在没有人又搬到傅老爺子这去住了，傅崇山傅老爺子是个思人，我很，在农野经吃得不安錢哪。」

「傅崇山——你说的是王嬰就常如坐直了，有点激动起来。

「王先生恐怕傅崇山傅老爺子每一我问道，「傅老爺子是山東人，從前在大陸当过軍長的——」

王嬰就伸出他那隻被骨移过的手腕，握得我的手都有点发痛。傅老爺子莫名，急切而郑重的对我说道：

「阿青，你回去跟傅崇山傅老爺子说，王嬰就從美國回来了。無論如何希望能見傅老爺子一面，请他明天下午兩点鐘在欣捷等我。」

十八

回雲棠二天把王夔龍的口信告訴傅老爺子，傅老爺子沒有驚訝，甚至沒有表露出他也該事看形了。

「我早聽說他回事了，我覺着他也該事看形了。」

「老爺子恐沒王夔龍？我好奇問道。

「我跟他又親王市德是舊交，抗日勝利時候，我們都在重戍區，事是稍澤的。後來王市德倒台，我退休早，王市德倒是上去了，官位大。後來王夔龍我奇歌如今也少發少教從前在南京，我們都住在大悲巷，過往

傅老爺子沒有作到，却嘆息道：

「我早聽說他回事了，我覺着他也該事看形了。」

「老爺子恐沒王夔龍？我好奇問道。

時期

「我跟他又親王市德是舊交，抗日勝利時候，我們都在重戍區，事是稍澤的。後來王市德倒台，我退休早，王市德倒是上去了，官位大。後來王夔龍我奇歌如今也少發少教從前在南京，我們都住在大悲巷，過往

很密，到了台灣，才疏遠了。夔龍——他從前的秘書——我在到重慶事裡去探望過他。——」

傅老爺子本來打算動中飯，也因此改打下午三點鐘。

等王夔龍，他換了一身白竹布唐裝，坐到客廳裡，兩支鐘未到，他穿了一身馬西裝，連領帶也是馬西裝，他的臉色更顯白，他腮上的鬍髭刮得乾乾淨淨，頭髮倒抹上了油，梳理齊了。

「傅伯。」

「夔龍，傅老爺子也顧巍巍的立了起來，伸出一隻手，迎着王夔龍喚道，他着傅伯着肩，勉強你起身。王夔龍

提壶上前，接住傅老爺子的手，两人互相凝视良久，欲言又止，最後还是傅老爺子叫王嫂就坐了座。我去沏了一壶铁观音，用茶盘端到客厅里来。傅老爺子嘱我茶杯，於向西面的茶几，四个人各占一口。王嫂就也举起杯，默默的饮着茶，两都有所思的说默了半晌。

「傅伯，我一回来就想找你，可一直想回来的。」

「这些年，在外面，也劳你受的了。傅老爺子郑重望着王嫂就，傅伯母也点点头。」

「我去过，傅老爺子实在等不及了，我也无法通知，我也无法等你。」

四年前妈妈过世，我打电报给爱仁，要回来奔丧，

妖孽了

爸不准。」

「嘘就，傅老爺举起手叫了一声，却又默然。

「你父就——过了半晌傅老爺才向王嫂就说，「我知道，王嫂就，这麼一个要命，把全副一生的英名都拖累坏了。」

「你实明白，你父就不如是带人，他是对国家是有过功劳的，傅老爺子解释道，「他的为国为民，也实在令人感佩。」

傅伯，我在美国总理各隐姓，流浪十年，也就是为了爸爸的一句话啊，王嫂就的声音有些发颤，「这做了一辈子，我疏忽了爸爸，我这二十年，我也一无所成，实在对不起他。我明白，我

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他在纽约的亲人还有不少亲戚，你们从等这不由去找他们，让他们知道，把是为了不要再让外公外婆的棺材受去世，他临终都不让家人参加吃。可是傅伯，这次外公外婆丧礼也不要通知他们，等葬礼办完了安抚好外公外婆交代的，他的遗体下葬才告诉我们。

婆婆颤抖

"出殡那天，我去了的，傅毛爹的声音也有哭沙哑起来，是国葬的仪式，全市都的向后致哀默哀3分。那天有完全没有家属亲友又多，你在场，有许多不便的地方。"

"当初一要，"王婆就去哭了通，"我叔公也是这样说，生前就已经使多么去尽3脸，难道他那天大日子还要去使他娘舅难堪？回来这四日子，我一直没有去替爹爹上坟。直到大七那一天，我才跟我叔叔外婆嬉公他们一齐上阳明山去。爹爹的墙还没有包好，一堆黄土上面，盖着一张黑油布。我站在那堆黄土面前，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有点恨叔叔面冷客，我知道，他一定暗暗在骂我二这个高生，来到父亲墓前，还不掉泪——"

王婆就冷笑了两下，突然向他抬起头来，他那双深坑似的眼睛烟茫茫，苍白的面颊痉挛着的喊道：

"傅伯，傅伯，他那程就通就那一刻我不得摆向前去，踢向那张黑油布，那堆土的里，跳到坑底去，抱住爹爹的遗体，痛哭三

天三夜，染出血来，看看没有他是根源了我了！他连他的遗容也不愿我见最後一面吃。我等了十斗，就在等他那一道救令。他那一句话，却像一个流犯，在他的那些不同天日的摩天大楼下面，到处流窜，十斗，我逃了十斗，他都通缉着我，天天在找我，只有他，只有他，不能解除。

可是他一句话也没留下，却入了土了，他这是以死吃，叫我永世不得超生——」

王嫂的声音痛得在抖。

「嫂就，傅老爷子也直得激动起来，他的脊胛骨高高耸起，

起，他的脸胃无得他如像不堪负荷了似的，他叫双铁肩膀，是想问你，爹爹去世以前，你一定见过他的。」

「不是麽？不是麽？」王嫂就喊道，「傅伯，我这次来，我

「他病重时，在荣民总医院，我去看过他一次。」

「他跟你说过甚麽事？」

「我们谈了一些老话，他精神不好，我也没有多留。」

「我知道哦，他不会提到我的。他对我是完全

绕了弯了。」王嫂就抬起头。

「嫂就，你只顾念你父亲，你可曾想过，你父亲为了

过多少罪，得去爷爷

"我怎麼沒有想过吗？"王夔就無奈的注视，"我就是希望他能夠给我一个机会，我设法弥補一些他所受的痛苦。"

"你们说得如容易！傅老爺子也許不会……你能夠弥補得起来？不錯，夔就，你又想從未犯過的痛苦，他不会死你之下。但我知道，他受這些斗你已经在外面我拘役一样，但是你以为你的苦难是在一个人的痛？你又把也去这程度体分担你吃！你會痛，你又就受痛！"

"可是——傅伯——"王夔就伸出他那瘦削的瘦手，想去握住傅老爺子的手背，为甚痛的问道，"为甚他連最後一面都不肯見我吗？"

傅老爺子望着王夔就，他那苍诞的脸上表滿了悔，嘴唇抖动着：

"她不忍見你——她闭上了眼睛也不忍見你。"

一九

王醫就離開後，傅老爺子已經疲憊不堪，滿臉困倦的神情，此時更顯了，而且時而感到心悸在絞痛。我趕忙服侍他用了藥，扶他進房休息。傅老爺子不想吃晚飯，我自己一个人胡亂泡了一碗剩飯，將中午吃剩的一碟芹菜炒牛肉拿來送飯。我告訴傅老爺子，外間裡還有半鍋火腿冬瓜黃湯，要是餓了，可隨時取來。本來我打算向師傅告假一陰，陪伴傅老爺子，可他不肯，堅持道：

「你只管去上班，不要緊的，我稍後也休息一下。

No. 10

緊緊繫繫就好了。」

我在安慰他，心裡一直緊張着，怕傅老爺子病危。我跟師傅說明，師傅安慰我早下班，不到十点鐘，我就回來了。傅老爺子倒起頭來，他放了一件外衣，獨自坐在客廳裡，點上檀香，一股濃郁的香味靜靜地散着。

安頓妥當後，我回房來，傅老爺子好象已經睡着了。

「老爺子好些了嗎？」

「我睡了一覺，好多了，傅老爺子微笑着回道。

「師傅要我回去吃晚飯，怕老爺子有甚麼不適，

孔雀牌 (24×25)

「难为你费心。」傅老爺子说。

「老爺子饭了没有？」婆

「我刚才招呼过了，吗？一

「还要不要来下碗麵條

「不必了，傅老爺子摆手阻止道，「阿青，你去沏壺茶来，陪我坐会，我还有話要跟你說。」

我到厨房裡去進向水，沏了一壺龍井，端到客廳，招傅老爺子對上茶，在他的下一張藤圈椅上坐下。傅老爺子摆起茶杯，呷了兩口龍井，若有所思的點頭。

「王嫂說，沒料到他竟变成了这付模樣，事先都沒有半點——」

「听說他從前長得很好看。」

「无錯，目标个時候，他确实儀表堂々，出众。他父親王忠德，对他期望很高，希冷他進外交界，創一番事業。本来進行得很順利。他却偏々喜歡上国深造的，連手续都办好了。他父親王忠德，家人家气，也寒苦々他

「我听說，他为了要与紀霖訂婚，鈌伤了大脑。」

「他害得他父親，气出了人命。有如一陣子，他父親，他父親，他父親

No. 10

孔雀牌 (24×25)

我

和谐道：「阿青，你在天边这里已经住了这些日子，我已把你当做自己人了。你有父亲，我也有过母亲，我都知道你父亲这一刻必在为你受苦受痛。今天晚上我完全体会你的心痛。让我给你讲个父亲的故事吧——」

二十

「阿青，天下父母心，你们懂麼？你们能懂麼？我的子阿衛，要是还在，今年也該是三十七，跟王陵龄同年。阿衛魁梧英俊，就不尋常，是剖腹而生的。他母亲身体弱，向刀伺狠了，昏不住，產下阿衛，血又流个不停，我对他疼爱格外偏情，管教阿衛的小叔母，又是独子，我特别嚴格，其实也是望子成龍的意思。

「阿衛那个孩子，從小就討人喜欢，要索聰敏，我教他古文，一篇生字，背很多遍，一夜间，上口。那一年，除了前方打仗，我总把他帶在身旁，担自撫养，至於他軍中，我也把他一同帶去了。

No. 104

未满四岁，我的父母便先後去世，我和我的姐姐，相依为命，我们祖母，是个很有性格的女人，我们的父亲，从军北征，打猎。天未早上，我騎我的白马，到马厩，回头望自己的家，我的母亲，在跑马场上跑马，一前一後，如飞一样。我们得意，迎风而立，高声大笑。

时值如夫种。我们得意，迎风而立，高声大笑。

一次，我到青海去巡查，阿衛跟了去。青海仍是回合是我一个旧同学，跟我私交很深。青海产名駒，他特别偏爱，我也选了一匹，让他骑，指着他最心爱的一匹白马，问他要不要，他打结，我降服得了，立便奉送。

斗篷月泥我打结，我降服得了，立便奉送。

我一个翻身上马，騎得行走如飛。我打仗回合的马，骑下，陌田，马得忍痛割爱。說知阿衛却站在我身後，指着那头雪狮子，这匹，多麼，我也要试试这一匹！不料他也想把

健壮，

子武风头，但是不免担心。问他道：你行麽？他笑一笑，点点头。我行！那时他才十四岁，身子长的高大，穿了一身武术师傅特别定做的军装马靴，神气十足。他担任那连体雪青的锻勇，一路便从上了马背，放开马蹄，风驰电掣的跑。那匹马像似通晓人意，一圈跑过去，一圈跑回来，一点不错。我不禁喝彩。确实是很好的表演。一半是他的表现如胜，一半是那匹马的聪明。

阿衡，他小便是一个学强好胜，心性自极为高傲的孩子。事事都能在别人的前头。有一年我在高中一班五十多个学生，编科学科就拜他为师。他在功课之外，他的长官部十位参谋，许他，在我面前，请教他是个标准两军人。多多。

阿衡，我没有白养你。我无面前，请教他是个标准两军人。多多。

可是，阿衡又活到二十五岁，而且又得极不出来，极不值得，极悲哀。是他自己，也是我害了他。他曾经在陆军排长，保调到杭州去训练新兵。我也去过他的下训练

台中

No. 105

孔雀牌 (24×25)

中人去参观。阿衡就和他的弟兄们也参加了。参观完毕，我看见他排上的新兵，个个都很服他。纪律好得非常起劲。他在竹子排长。阿衡成重今行，就是一个星期之前，我的一班从前在大陆的老战友的老部下，大家更改高兴，在饭桌上，我们谈起了当年的事，又加上感慨，酒喝的太多，过了量，还是有位客人便感到不胜酒力了。本来临完饭，是要去看戏的，我也只的告辞，提早回家休息。回到家门口，上了去问门口，却被阿衡的军靴把脚在外裡，躺上也拆卷地仰在那里。我

一个小小排长

平生的

很模糊的

跟一个小兵，

No. 106

周到

雷霆

也叫阿衡大概就在中醒回来，发现我睡了。我看看表，心想一更鼓，便直往他床中走去，一向门，阿衡跟他的勤务兵正在勤务兵的裡面，阿衡带到这个勤务兵，是个台湾好，酷在的小子的身上，两人都是赤裸裸的。

从前在大陆，抗日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军队驻守在一个小村子，前有临黑，晚上我要查哨，到各老士官在战壕附近的村子裡，我当时下令，把老士官跟那个小兵，有军风纪，他们两人都是犯军法，要枪毙的。

罪有应得。我当时雷怒，是因为在战时，在前线，在军中第一大忌。当时我想为那

孔雀牌

(24×25)

跟他的下属

两个人是金钱行为，双方都很清楚，可是——

「可是我万没有料到，我自己的兄弟，一个十岁上就年青有为的一个人，最令爱，最崇重的偶像，一个掌握千军万马的指挥军人，竟也会做出这种极可耻非人的事情！」

当场一阵哄笑，酒意上冲，我竟得拿自己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我只听到自己的声音——

「是第二天晚上，他排上的兵荒他倒卖花生——」

寂

静，他手上还紧握着一把枪，他用枪弹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可是你也想不起，那个人是谁。」

孔雀牌

过他的脑。果然证实他是擦枪走火，意外死亡。可是我知道，只有我知道，是我的猫生了小猫，花了我整整五十八岁生日的那天。

「自我了。我多么多么的时间，我大病了一场中，我常常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人，他用枪对着他的脑门，他那双睁得老大的眼睛，好像怨恨，好像哀求，好像说什么，我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的病渐渐好了，我的视力也渐渐恢复了，可是我的神情，我的举止，我的性格，都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孤僻，变得喜欢一个人独处，变得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沉思，变得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

「我变得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

「我变得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

「我

跟他的下属

两个人是离奇行为，致有人是——可是——

「可是我萬没有料到，我自己的兒子，年青有为的十八、最令爱、最崇重的兒子，一个步步上路，年青有为的排长軍人，竟也會做出那般可耻非人的事情！」

萬云何想，

当时一阵急怒，酒意上冲，我竟得拿身边的手槍，那一刻，她掌我言信，那个勤務兵拉起衣服便奪门逃去，我又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手中有一管枪，就瞄准了那个人一开枪射去。那个勤務兵拉起衣服便奪门逃去，我奔过去，举起双手，用足全身的力量，猛力地向下砸去，砸在他的头颅、颈、喉、胸上，我又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高生——高生——高生——

「是第二天晚上，他排上的兵发现他倒毙在自己的寝室裡，他手上还紧握着一把步枪，枪膛裡还有一颗子弹，枪口正对着他的口腔穿过他的後脑。事发当时，我正在营部裡，我知道，马有云知道，团长知道，团副知道，我的猫生了，阿闍黎，在我生命中的五十八岁生日的那天，自戕了。

「自衛後以後，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的脑海裡，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件事，我大病了一场，病中我常常做噩梦，梦见团长，那是一张極为可怕的面孔，白皙得发青，一双眼睛瞪得老大，多麼可怕的一张脸，我常常梦见他，他常常梦见我，他总是用他那双瞪得老大的眼睛望着我，一付痛苦不堪的神情。我好几次带着枪，要去找他，我好几次带着枪，要去找他，我都没有这个胆量，我没有这个勇气，我没有这个决心，我没有这个决断，我没有这个决定，我没有这个决意，我没有这个决志，我没有这个决念，我没有这个决想，我没有这个决计，我没有这个决策，我没有这个决略，我没有这个决谋，我没有这个决虑，我没有这个决思，我没有这个决考，我没有这个决量，我没有这个决度，我没有这个决揆，我没有这个决忖，我没有这个决揣，我没有这个决测，我没有这个决料

次，我都在梦裡看見他，
而且每次是同一个神情，
就跟愛裡一樣。我
當時發高燒有時夢
自己都把那了人和接了
裡列他，而且那般清楚。我醒後，心
裏大苦，在榮民医院住了好
长，在院中靜養。阿爺
我發燒一連燒了十多天，
自殺，給我刺激大深。一下子，
我整个人瘦了好多。

重仙在牀上，[illegible]抖瑟瑟的在那裡哭泣。我從未見過一个人竟会哭得如般哀痛，如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我过去探之他的育膀，问他道：「你年紀青之，有这裡哭甚麼？」他抽之搭之回答我道：「我的心脹得茂悉，不知不覚服了。我向他有家沒有，有沒有去处。他都说沒有。那晚那指冷，我穿了一身棉袍，还感到寒意。而那个孩子自己身上只有一件单衣，這话的時候，牙齒都冷得咯咯打战。我实地感到一陣不忍，便把那个孩子拖入夜房睡。因我到我家，我讓他睡了一枕热牛奶，像他一倒在那張牀上，就好好睡着了。睡目着了。而道灌之仙宵毛仍如此佰在一起，把眼窩扒上，大概凍狠了，一脸青白。我莫名其妙，下巴話又短又尖，翹起来。意是要常去待。一張三角臉，

連衣服也未卸及脫。就[illegible]睡了。而那个孩子自己身上只有一件单衣，這话的時候，牙齒都冷得咯咯打战。我实地感到一陣不忍，便把那个孩子拖入夜房睡。因我到我家，我讓他睡了一枕热牛奶，像他一倒在那張牀上，就好好睡着了。睡目着了。而道灌之仙宵毛仍如此佰在一起，把眼窩扒上，大概凍狠了，一脸青白。我莫名其妙，下巴話又短又尖，翹起来。意是要常去待。一張三角臉，

No. 109

[illegible]的哀情来，我把柳[illegible]拉过他的育膀，把他盖得嚴之仍。那[illegible]是自己衙政後，由斗来，頭一次，我又闻此恨[illegible]

[illegible]

孔雀牌

(24×25)

他累过了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那天是除夕，本来我並没有心情过年的，因为他的原故，也我吩咐呆母大娘特别做了几样菜，叫他跟我吃了一餐当夜饭——那晚他实在显得衰弱得来到，大概是他在人世的最後一餐饭。那晚他大略，把一筷子也拾不起肘子也咬得动，一嘴的油，指着敷脹的肚皮对我笑道：「傅爷，我从来没有吃过这麼好的当夜饭，我们在狐堤这麼好的当夜饭，又过了这麼好的一个年，把他的身世大概告诉了给我听。他的身世又离奇，又凄凉——你们在公园裡大概都听说过了。阿凤，就是你们公园裡的故事里的那个野孩子。那是野凤凰。是他告诉我的，你们公园裡的故事里也告诉了许多关於他那样的事实。

（没料到）

（起来）

可歸的好了。」他講得实实頭頭，指着他自己的胸口道：「这是我们自裡头的事。——公园裡的事，公公这样告訴我们，您应该们自裡头就带着野性，就如像这个島上的飛禽走獸一般，一窩又可以拾。傅爷爷，所以我爱笑，也把自裡头的事笑乾淨。後来我在美国（中部的）（河南）從前读书過阿凤的那位老修士，他告訴我阿凤確实是个奇异的好孩子，半夜三更他会跑到教堂裡去痛哭，把院裡的人都吵醒。有一个（爱尔蘭）（加）神父，特别不喜欢阿凤，提起他来总是满肚子气，一定是魔鬼附了身，逼教堂裡的圣像把他赶出去。（我附）（阿凤便）（安）（安）去。（要是你没有把）（方）去，你可以在这裡住下来。」他笑着说。「傅爷爷，不安打搅你了，傅爷爷，不安打搅你。

（24×25）

孔雀牌

了，我还要回到农园裡去，有人在找我呀。"他告訴我有的一个人养他，他逃了出来，一直在我寻找。"是他没有提王雙龍名字。"直到第二天，他們兩人的名字都上了報，我才知道我們兩人的一段故事。

"這也奇怪，阿風你了好多雖然在农裡只寫過短短的一夜，有多次我可是我对你却同样。也那樣横豆，我感到对我的刺激很大，我感到無限的亲愛，憐惜。阿風自教後，你来，我的确实有大的变化，元如自摘不改死，人也向的悲苦，我竟动於衷了。直到遇見阿風，遇見這个革命的苦经兒，我才要醒了過来。也是看到阿風对我的关切，我才决定不改变，要伸手援救你們这一群在农園裡浮沉

"阿青，你的这一群好多，你的父親参体们的父親，可是你也曾想过，你们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王雙龍出事後，我去探望他的父親，儒德，才隔半斗，他父親的頭髮，如霜盖上了一層雪，全都白了——

二一

我替傅老爺子悄悄放下了蚊帳，他翻來覆去朝裡，側着身子自言自語着，他那伺候的背在牀上弯成一个S形。我閂好了灯，輕々掩上房门。我回到客廳中，客廳靠牆的供桌上，香好裡頭插着的一股濃郁的檀香，我去倒了一杯水，把香好裡的餘燼熄滅。我抬头看見牆上並排掛着傅老爺子及傅衙內（陽）（陰）的照片，（鏡框）記起（曲）昔（陽）九月十八傅老爺子生日的那天，他一早就出去了，回来時却買了一束白菊花，（插）到供桌上那隻青磁瓶裡，又從玻璃櫃裡取出了那隻三脚鼎古銅香炉来，供到（曲）桌上，桌上（放）着（一）（个）（大）（小）（两）（个）（香）炉。我看見他一手（拿）着（一）（个）（小）（香）炉，一手（拿）着（一）（个）（大）（香）炉，（走）到（客）廳裡，神情（肅）穆（而）（虔）誠，（没）敢去驚動他。沒料到傅老爺子那天的生辰竟是他兒子傅衙內（陽）的忌日。難怪那天晚上（傅）老爺子（和）（傅）衙內（陽）（陰）（父）子（俩）（人）（自）（着）軍裝的照片（前）（陽）（陰）（相）（對），（默）（默）（無）（言），（好）（像）（在）（回）（憶）（什）（麼）（事）（情）。（我）（記）（起）（傅）老爺子（生）日（的）（那）天，他一早就出去了，回来時却買了一束白菊花，（親）（自）（插）到供桌上那隻青磁瓶裡，又從玻璃櫃裡取出了那隻三脚鼎古銅香炉来，供到（曲）桌上，桌上（放）着（一）（个）（大）（小）（两）（个）（香）炉。我看見他一手（拿）着（一）（个）（小）（香）炉，一手（拿）着（一）（个）（大）（香）炉，（走）到（客）廳裡，神情（肅）穆（而）（虔）誠，（没）敢去驚動他。沒料到傅老爺子那天的生辰竟是他兒子傅衙內（陽）的忌日。難怪那天晚上（傅）老爺子（和）（傅）衙內（陽）（陰）（父）子（俩）（人）（自）（着）軍裝的照片（前）（陽）（陰）（相）（對），（默）（默）（無）（言），（好）（像）（在）（回）（憶）（什）（麼）（事）（情）。

傅衙內的陽居生活的架閣着，一双捐去外露的眼睛透着多麼自負（陰）（險）的光。那一身軍妝和軍帽，窓上一顶（端）正的（軍）帽，（難）（怪）傅老爺子（和）傅衙內是一个模（樣）（兒）（多）（少）（確）（實）是一个標準軍人的形象，而且（與）（眾）傅老爺子斗膏时，又（長）得（那）麼俊。

我躺到床上时，又想起父亲来了。我想起他那次将他那枚宝鼎勋章别到我的衣襟上时，他是那样的严肃、慎重，那时大概他也认为我长的跟他相像，能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吧。然而每假如我没有给学校同除，即能顺利的投入陆军官校，我也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而使父亲感到自豪的。在学校的时候，军训术科，我总得最高分数，基本动作最标准，教官常常叫我出来做班上的示范。我也很清楚的自觉到，自己很喜欢玩枪，很喜欢野外练习打靶，而且我喜欢玩枪，能够给我带来的那种感觉。我喜欢听那一大片划空而过子弹的呼啸。在家裡，有一次，我也偷偷把父亲藏在纳裤下的手枪拿出来，偷偷玩弄。那管枪，父亲当团长时配带的，自爸认为是军人子弟。

第一次我把手枪插在腰际，很威风。很雄纠纠，很有男子汉气概。那天父亲手裡捧着的是一管空枪（其实，父亲根本没有子弹是除籍军人，——大概父亲想要得手裡有管枪，才能镇压得住人吧。那次母亲生了胰的气，近趋沮丧的。

不，我想我是知道父亲那时所受的苦有多深和，尤其是家庭这几个月来，我每每感到父亲的重担，时时有形与形的压在我的心头。每逢母亲的骨灰回家，在我们那间阴暗潮湿、充满霉味的客厅裡，我看见父亲坐得油亮的那张藤椅上，孤单寂寞的

(24×25)
孔雀牌

感到[illegible]空息的压迫，[illegible]我要赶[illegible]闹文教，

靠椅，我实[illegible]在一阵逃离的念头。[illegible]我想我想逃避多[illegible]
[illegible]为[illegible]不[illegible]敢面[illegible]对[illegible]多数[illegible]那张痛苦[illegible]不堪[illegible]
[illegible]面，我马[illegible]招引阿衡自[illegible]毁，可能也是[illegible]无法面对[illegible]
他父亲[illegible]的痛苦吧。那天晚上，傅老爷子[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躯等[illegible]运铺[illegible]床前时，他[illegible]
[illegible]攥[illegible]人[illegible]的。[illegible]

我听[illegible]陈经[illegible]傅老爷子咳[illegible]
此刻父亲[illegible]安睡了没有，会不会[illegible]

未，跋过去。

孔雀牌 (24×25)

二中二

星期五晚上俞浩俞先生請我到信義路川味麵去吃宵夜。他跟我約好我下班後在市府站等他的家就住在新生南路二段。巧的是我下班後在市府站等到十二点一刻他的家人才到。我拜托小王打电话说酒杯掉了，先走了。其实我饥肠辘辘，真有点疼痛，因为知道晚上有宵夜吃，晚饭只随便吃了一碗粥，早已饥肠辘辘，坐到车上就睡着了。他穿了一件宽松的套头深蓝运动衫，脚下穿着一双白色球鞋，大概刚洗过理发。他見了我很高兴，说：

"芊妮，你很準時。"

"还没下班，就先溜了，就怕你等急了。"

互问一分钟内没有起过。

"你以前川味麵吃过吗？我们往复信路的时候去，俞先生问我道。

"我小时候来吃过一次——那是四五岁的时候了，那时叫担麵还是一个小摊子吃。"

"那是三岁前，父亲带我跟弟妹到这里吃过一次宵夜——那也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带我们上馆子。"

"那当是庆祝我的刚放上高中，那天是我的生日，父亲

第六

破倒带我们出去，大概也是那意思，大馆子上面不起，只有叫小吃麵去吃小摊子，可是钱多两是绝对不能花在我跟前妹妹这，那是破费的事情，我们两人都要客客气气的，隔一桌就又跟又让，我们三个人来了一碗红油抄手，我们还想吃第二碗的时候，又想却都不自意思，勉强，就这又让我们吃两碗红油抄手？」俞先生，我可以可以吗？」晚饭我没吃饱，已经饿得发昏了。

「胃蛀虫，随便你吃几碗，吃饱为止，如果不够，俞先生伸出手，摸了一摸我的头笑道。

我们上了川味麵的二楼，里面早已坐得满满的了。我们等了十几分钟，才等到角落的一张角落的桌子。坐下後，俞先生指着压在玻璃垫下的菜牌，说道：

「这里的粉蒸小肠、豆鼓排骨、荷叶牛筋，都很棒。」

俞先生，我还是想吃红油抄手，」我说道。

「好，好，」俞先生笑了起来。

小菜是俞先生又叫跑堂的拿了一碟白干来。抄手一上一下一碗抄手馄饨便上桌来，我的密头花眉被热气蒸得满头汗了。第一碗吃完，等我们吃第二碗。

俞先生，我敬你一杯白干敬俞先生道，」我举起一杯酒，一口干了，俞先生又帮我叫了第二碗。

（24×25）

孔雀牌

那一回

起手。俞半生看武狼君虎嗑吃得那般投入，不停的將小腸排骨挾到我的碟裡笑道：

「青妹兒，你還在苦育，這大的个子，要多加些！」

俞半生，「日熊嶺君仇記」里也提到諸葛警我的武俠小說，第二碗仁面形手，想起部卫飛已經看完第二遍了。「不過鄂順效得也大修了些，他老爸萬里飛鵬本事可以收一點的。」

我看到最後萬里飛鵬丁逐雲翔計陷鄂順，親自已的兒子而死，分鐘有类分析的目光。

「這叫做大義滅親呀！」俞半生笑道，「鄂順認賊做父，丁雲翔為也是萬不得已嘛。最後亦協萬里飛鵬老俠終擒，這算最好，最幼人。」諸葛警我創底不愧是武林

高手。

「俞半生那裡還有別的武俠小說？」

「多的是，一抱了。」

「有沒有郑正囤的？」

「有他的缺點銀箱。」

「可以，吃完宵夜，你到我家來拿好了。」俞半生道，「我們拳拟把拟程辛辣的白干個啟今？」

「好極了！我实當仙叫了起來，「我一直想看那部小說，幾次都借不到。」

俞半生俞陈住在泰生南路一四五巷一棟圓頂三樓

。蔡多他祁向公富裡，
舒田、一套儀倚桌椅、鋪着
椅墊、一串三個也方的小
燈古如合抱、灯一亮、
生把收音机打向了、美国電台正在播送着半夜
樂。他把手叫武跟前
一隻拿手的全是武俠小說，
生把都正因那部鉄騎銀瓶
武俠小說連續。」此後

「第歲！我的呼適的
青蛙兒對你半夜裡，跟我一同練武功。」

「俞先生，你很像南俠展昭呢！我实如向想起来從前看
七俠五義的連環圖本南俠展昭的像来。俞先生的脸上、他的眼皮都有了酒意，一双飛扬的劍眉的
笑起来，很通。

「你這就稳那是御猫？那麼你呢？你是自鼠白玉堂
了麼？」

「不、不、不、」我連手搖通：「我只有白玉堂那麼聰
能前我把我叫作外科鼠
い。

標改

「你小小也看武侠小说麽，」

「是我教他看的，後来他也看迷。我还看见他把一本西武侠小说回来，从怎麽之於古看。」

「都是这个样子的，」俞先生笑嘆着道，「我買一本武侠回来，还反翻两遍，小宏便捡去了。」

「小宏是谁？」我问道。

「就前跟我住在一个好多——他去当兵了，现在在马祖。那一堆乏武侠小说，倒有一大半是为他买的。」

俞先生告訴我，昨小宏是爹娘离异後，跟着母亲改嫁，他大同工事，在他这裡住了两三年多，都是俞先生照顾的。因为小宏敬佩郭靖，俞先生借他读书，还帮他補习英文。俞先生然後夾裡拿出了一張他们两人合照的照片来给我看，俞先生指住小宏的背影模樣。

「这个是斜毛鼠白无空吐，」小宏很漂亮，」俞先生一面端详着张相片说着，「他走了，我很想念他吃。」

「他幾时服完役？」

「还有两年。」

「哇，两年还早的犯哪，」我吐了一个人宾是啊，」俞先生摇头笑道，「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想到外面去住之，脑袋里面。」

美軍的電台的報音樂停了，高積報告已經晚兩點鐘。

「俞先生，我該走了。」我說。

住我的肩膀說道：

「看妳兒，今晚妳不要回去了，就陀我這裡住。」

「俞先生——」我踉蹌着。

「難得遇見妳四川姑兒，我們擺龍門陣擺得正起勁，妳不要走了。」

自從安樂納南張以事，有許次也有客人要約我出去，我都拒絕了。但是俞先生我要陪他的人犯，而且確實也是他所溝的。我們四川同鄉，感到特別親切。我喜歡他這個小公館，令人留戀，退後、舒服。

我們躺在牀上，再談了那，俞先生說道。

「那麼，我先把臉上的粉打向。」

「好的，」俞先生立起身來，又拿了一條毒淨巾給我，把我帶進他的洗澡房，並且告訴我，自來水龍頭在澡盆旁邊，和那兩塊肥皂，那塊乳白的大香皂是洗臉用的，另外一塊藥皂是洗身體的。

「你慢慢洗，我去鋪牀，俞先生第上洗澡房門時，對我笑道。

我拭上花瓣的蓮蓬頭，打向熱水，從毛巾到肥皂，我擦

了两次照完，连头都懒得洗了，我把治中包住头，加拭一阵，把头发擦乾。我替她外衣裙，走回追了俞之生的卧房里，俞之生的卧房很小，但也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他斜倚在他那张双人牀上铺上一條天蓝色的新牀单，他正在把枕头套入枕头套裡，他的枕头垂排放着，说道：

「打蛭儿，你睡裡面。」

我爬上牀去坐着躺了下来，俞之生也卸去衣服，将牀头的检灯熄灭。在黑暗中，我们同为死寂的面目，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我们只听见彼此的呼吸。

俞之生高起，我的身世，我一一的告诉他听。

「我们那个破败的家，我去的母亲，小妹，活得很痛苦的名狀。

（待续）

亲爱的姐姐：

请妹妹，也罵了你，俞之生悦读道。

迎在，也許你在不会觉得孤单了。

俞之生，你是不是常在夢裡哭？

俠士说。「能感恩，记仇也只看它前面得失。」

有一次在夢裡我也夢到我的那个俠跟我探讨你

看，捡急了，我还打了他一拳。俞之生，你相信鬼魔？

「我不知道，」俞之生笑了起来，「我只是过。

弟妹教了我需常在夢裡回到他，有一次，我证明了

得超过他的手，他伸出手，向我討要白琴。

「白琴？」

「是一管蝴蝶牌的白琴。我送你他的，我会你他的

礼物，

（24×25）

。他要討回去。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概你記迷了心，竹心

「可是我從來沒有夢見過我的母親——她活着的時候

喜欢我，竹心她又不也不要[illegible]我吧。」

「不會的，[illegible]青姑兒，[illegible]

俞先生向了我的話，[illegible]

。他告訴我他[illegible]從前莊重慶的時候，常常到嘉陵江裡去游

泳，十六歲他[illegible]能游過嘉陵江了。[illegible]我告訴她，我也喜欢

游泳，從前我常常[illegible]和弟弟妹妹兩人到北碚她去游泳。

「那麼夏天我帶你到鹭鸶[illegible]去游泳去，[illegible]她道。

「好的。」我說。

「那麼又消涼又乾淨，你一定會喜欢。」

「好的。我[illegible]會[illegible]拥应道。

我的眼皮漸之重了，[illegible]在睡夢间，我[illegible]我轉过了身去，脸向着牆

望，瞧了过去。[illegible]

我的宿上。

「俞先生——」[illegible]

我驚醒过[illegible]来，[illegible]

复手仍舊搀在我的肩上，他的掌心温之的。

「俞先生——对不起——」

「青姑兒，[illegible]俞先生的[illegible]

。他的手在我肩上輕之拍了兩下，[illegible]拍了回去。

「俞先生——真的对不起——」

禮裸面目撲捌仁人，在兒猫的啃陸着我那张面目不清的自己，这时候，我心里想到，却是猫在我们那个邪收的公由落雷仁关庭裡那张床上的骨灰鏡，程面蒜花着母亲的脊，可是永却会笑会悲切、会猫到起来。

安慰我、

孔雀牌

(24×25)

我的右肩被陈某某的窗料架刺破，酸，[illegible]沸沸扬扬的[illegible]一些，会校不可收拾，把公肝肚肺都公尽了我这几个月来，参[illegible]沸沸扬扬的[illegible]一首一般这[illegible]宣泻出来。俞浩会[illegible]最可亲，最该得来仍一个了。可是[illegible]我的[illegible]可是我那[illegible]如像[illegible]上无[illegible]虚荣，生[illegible]我他十定洋会了，以为我[illegible]我还。可是我多[illegible]来那热又深又恶的夜裡，在那个[illegible]在公园[illegible]的亭阁裡，那[illegible]

自己

的重之罂之

我我到

陈某

一首

一般这

宣泻出来。俞浩会[illegible]

一下子[illegible]

这起来。这

公

私愤

二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俞先生已经走了。他在自己的枕头留了一件新褪衫。是一件斯麦脱的棉衬衫。褪衫上放着一张字条：

晴妹儿：

我有事早课。中午回来，带你去刘记吃饭。拿去穿好了。

俞便

我看了枕头的字条，已经十二点二十，趁快跳了起来。我把那件新褪穿到身上试了一下，实在合适，可是我的内衣脏了，不能穿出去，放回枕上。我在房里

[illegible]

好像你背面写的：

俞先生：

我走了。对不起，昨晚打扰了你一夜。[illegible]

[illegible]郑正因的缺点就是太[illegible]。谢谢！

李[illegible]手[illegible]月

No. 124

外面的秋阳在湛蓝的天空里，照得[illegible]走辉煌。

[illegible]习的深处，吟得人很爽快。我买了一套烧饼油条，一面嚼着，一面在台北的古街上漫步目的荡了下去。我感到[illegible]有点要悲泣，但却[illegible]。眼睛和[illegible]

孔雀牌 (24×25)

心中更多时的疙瘩，都化去了似的。自然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不论不必意义地走到重庆南路画个头，南海路的意义以处了。自然我的母校向东后，这半斗来，我总是有意无意避免走近这一带地方，因为育德中学就在南海路上，我不愿意见旧日的同学和师长。但是这一刻，我却突然起了一阵冲动，要回到我的母校去看看。这是星期天的下午，校里都上课，即使碰见旧日的老师同学，他们也未必认得出我来了。我的头发留长了，而且又穿着一条牛仔裤，已全不像一个中学生了。育德中学的围墙是红砖砌的，高高低低，东西参差不齐，我走了近去，穿过

对着正门的那座办公大楼。大楼下面墙上的佈告栏裡贴满了佈告，也有一两则是关于校园数学月改作弊，大过一次。初三丁班刘健行偷窃公物，留校察看。倒是没有勤令退学的。大楼后面的「戈壁沙漠」在黄柱国数学月改作弊，大过一次。初三丁班刘健行偷窃公物，留校察看。倒是没有勤令退学的。大楼后面的「戈壁沙漠」在黄柱国飛砂走石，我们的操场一面风化侵蚀黄土层流失，我们叫做「戈壁沙漠」。每次我们在操场上上完军训课，回到教室，大家的眉毛都白掉了，薄薄的一层灰。操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操场旁边的篮球场上，却有人在投篮，篮球着地，篮球架的响声，夹杂着阵阵欢呼：

「好球！」

我转到篮球场边，看见七个初中生在传球，一个个

打着乒乓球，穿着军服，一共五个人。不过在篮球，通看了片刻，觉也他们原来在家球。一队两人，一队三人，两人队显然很敏捷，占据断数得难分难解，两人队显然逐渐占下风，陣脚有点乱了，在篮已经失去如此球，而且其中那个大个子明令吃了一記令人相当难堪的肉大鍋，三人队一面欢笑，一面調侃，得意洋洋。

「你那麼独霸，叫你 pass 你又不 pass！」两人队起内鬨了，其小那个小个子，总算五个人中，自己最矮小的一个，可是活作灵活，上篮时竟得很高，他称张津圆的娃娃脸，胀得绯红，自己满头大汗。

「我已经常球上篮了，迟不該这样麻烦。」两人

而且

跳中的大个子张着两双手，想阻挡他的着跳傻笑，却已辞穀。他最高大，但却是一个傻大个包，笨手笨脚，迟钝当独霸。

「Shoot 你的头！换了人家一个大火鍋，娃娃脸倖免，也把球掷给了对方，不停的咕噥抱怨。

三人队已经之脑了如此球，逞之获生，行动言语也就更加嚣张起来。其中一个小高发於刘球，现妙连四次，一下子跳到了篮底，娃娃脸一急，拿个人撑了上去阻擋。

「拉手！」小高发的球投了进去，没有射中，举起手高叫道。

「耶！拉手？你莫瞎扯！娃娃脸受急改名为敌通。

「拉手！拉手！」三人队共个农两名队员也都脸通，並且学

孔雀牌 (24×25)

自拉手的姿势。

「放心，娃娃由脸描忘仍何道，你们问她！」

他指向傻大个望，傻大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没看清楚。」

娜娜和大检事带着三人队一齐欢呼起来，就要到球小离岸投篮下球，偷之雨球都到追去了，第二球吸地一下，还是个空心。三人队乐不可支，又拍手，又吆呆。娃娃脸跑过去就狠狠地追了傻大个望一下，森道：

「你遭个黯蛋！」

抓耳挠腮，

「我是没有看清楚嘛，傻大个两望摇宝道。

「加入！」

我花篮下举手叫道，一面脱去了袜衫，也打起赤膊来。三人队面面相觑，娃娃脸却乘机转忘为喜，森生叫道：

「欢迎！欢迎！我们まろ救兵。」

我这个生力军参加入雨人队后，形势立刻扣转，上半场结束，雨队已经拉平手，二十四二十三。娃娃脸喜得又叫又跳，也不写傻大个望了。下半场开始，我们一队攻势，娃娃脸跟我合作得很好。我传球，他上篮，他人矮球小，右勾手而擦板球例投得很准，一连攻进三两球而篮球班队，打中锋彼前花与校，可是我们高三两球而篮球班队，打中锋。夜间部对日间部比赛，我们必须过一面解馋，高校长颁奖，还是必须上去领的。我们打到下半场后场，原先的三人队已经必氣大露，据不住了，而且三个人也向始狙沮

忽起来。最后一跳，我站在中场，来了一个长射，刷的一下，篮倒了一翻，一个空心便进去了。

"好球！"娃娃脸拍手发笑道。

我们终站以四十五比二十八，打了个胜仗。娃娃脸跑过来抱住我，脸乱蹦乱跳，又去跳傻大个兄和他。

"谢谢了哦！"娃娃脸笑嘻嘻和北香小黑发道："快请我们吃饭吧！"

"卯粘！"小黑发吐了一泡口水，"谁与你呼道，"请客手，不算数！"

"喂，有人想赖账吃！"娃娃脸笑着向傻大个包抖道。

"咱们再要过，三人联申程另外一个翘嘴吧跑上来帮小黑发道，"谢你没种！"

小喜儿，娃娃脸一把向翘嘴，"你们输了，对不对？四十五比二十八，赛效。[illegible]你们的账才没种！"

翘嘴喘着气，白眼乡加嘴民嘴程老高。娃娃脸打量了一下翘嘴，突如一招着他出奇笑道：

"大鸭，你去照之镜子，你和嘴吧地花偷基础？大鸭厄股！"

翘嘴脸一红，揉拳便揍。娃之脸提杜宽逃，可是打他小黑发一把搁住，翘嘴趋上去，揪住娃之脸，两人要殴闹成一团。小黑发在旁边放冷箭，娃之脸背上腰巴住吃了如山下喧嚣。

"大个子，快来帮北呀！"娃之脸大声讨救。

孔雀牌 (24×25)

傻大个兒跑上去助战，三人混另外一个青春痘也不甘落後。說是五个人，毒販刘如，混战起来。一場賭清冰的球赛，演变成全武行。五个人向姐迎面打迎架，後来大把出毒手重，打痛了，竟忍起真来。尤其是姐之脸跟翅膀，被人重打了眼眶，乱揍一拳，两人重打了眼。我看局事態嚴重，趕上前去，一把先将姐之脸跟翅膀隔开，她後大喝一声：

「停战！」

耳聽

五个小伙伙都停了下来，一个个找的找脸，找的找脖子，互相瞪着瞪去。

「你们都住手，是谁先动的手？」我问道。

「明之謂也？」刘一脸清冰。姐之脸理直气壮的答道。

「明明你们欺人太甚，你们五个人打我们三个人，还问我们是谁先动的手？」

「明明你们欺人太甚，你们五个人打我们三个人，还问我们是谁先动的手？」

「你们欺负我们，又莫小黑发放誓道。

「你们欺负我们，我们又能怎样？」

姐之脸跳上前去辩道。

「你管我们怎样？你们又能怎样？」

双方是电磁场。

翅膀肿小黑发又画摩拳擦掌起来，我忙阻止道：

「我来调停，折衷一下吧。你们不足都少说两句，改改脾气。」

刘二哥人称志清是，我提议各人出各人的钱，大家去吃莫了。

三人隊面々相顧ろ一番、借此收場、同志應道：

也好。

便宜了你們、統々臉孔（公）

（嘀）

我們各人撿起自己的外衣、都搭在肩上、姑姑臉把

鑑球抱在懷裡、我們六个人、一

溜上了黃沙、未被多瞧打着赤脚一

句汗淋々的、一斗一臉都

冰而札的器鈴得發ろ色。ㄐ登時也

跟着發抖。老李是个超級大胖、一个夏天

敞着衣衫、一个大肚ろ挺在外面、头上和伊珠ろ紋ま没有

高过、他也用毛巾揩拭、手一抹、揩汗的往地上一甩

、如疫又狠起勁的去鉋清冰生意、

竟狠寒陰、其他ㄐ个雖ろ都說筆刀过他、一来他和供銭公

道、份量給得勁、二来老李是个老交际、得人緣、他是

了退役兵、大陸也跑得多、有認不完的熟客詞、有德ろ

ろ全都喜欢照顧他。從前夏天晚上設ろ号、要是ろ銭裡

还有銭、我便跟同号们大家笑結歇到老李和雅ろ上路清冰

、一边听他講湘西趕屍的故事。他推車上那盞散着噴雾ろ

味ろ電石灯、探史着青去、老李腿着个大肚ろ、

一跳一跳的走路、我們都听得咯咯的笑起来。

老李、二我笑着叫道。

老李朝我也上下打量ろ半天才恩然我来、即刻

ろ滿臉笑容。

香

嘿，小子，好久不見，畢業了麼？

來六碗酒，我知道，你們都淘氣了。

娃娃臉一來便跑進去拍向老李娘亞上張仁色報電報的玻璃櫥，出起拿台肉問了一下。老李提住將玻璃櫥蓋子一把捺住，介當盖上，嘴角的通：

「小鬼最多事，又打甚麼老李的酒沖特別的味？娃娃臉哭了，「你們好為

No. 132

思常学
翅膀、看着痘、妊娠脸、
而散。

常向我道喜再見、二関

孔雀牌

(24×25)

二四

姑姑脸色一沉，有点不外礼，往植物园程走去，
我也跟着往动植物园内。（的日子）
三，然前上学，每天穿过园程，来来往往，
程，来来往往，看见有五斗多。植物园，我跟弟妹差不多
是在程面长大的，植物园（同）是我们自己的花园一
般。我们在育德念书时，常常跟一大群人，成群结党，到
植物园程去闹剧。我们能江苏二十八寨秦参谋家的大宝
、二宝也是我们的死党。我用童军刀削了两把竹剑，我那
柄是龙吟，小姑那柄是虎啸，我们是梁山泊虎双侠，大

宝二宝是络南（二）路一（二）。龙吟宝剑双剑合璧大战（二）场。我们
在植物园假石山的台阶上，跳上跳下，断杀得（二）天昏地
暗，日月无光。络南（二）路那几
杀武植物园外。有一次我一剑把秦大宝的下台阶，他和斗
撞在石头上，一个（二）睡着。秦妈妈（二）
告到父亲那裡，（二）逆通（二），你们两个姑娘家在野得不像话，
也该收收心了。我们的龙吟宝剑被没收，当柴（二）火烧掉（二）
。大宝二宝（二）高中没有改上育德，后来进了秦心要大保去
了。植物园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视（二）得如（二）者朋友一般。
春天拐（二）蝌蚪，夏天爬到（二）树上去捉知了，秋天一
（二）秋天到荷花池塘去（二）摘莲蓬。
一个夏天没来，植物园裡（二）池塘中的荷花已经盛开过了

，他塘面浮滿了粉红的花瓣，一
荷葉，大的大的，一個個田田的，
青的蓮蓬，已經亭亭地在估立
來，一入鼻，就有像檀香那樣
香。

再過一个礼拜，就可以采蓮
臉，船看他塘边更迎风摇曳
了到一个礼拜，这个时候
这个天，天天早上我都来看一
那个时候特别大和莲蓬
中心那几颗特别
我就很
根長长的捏着
一把月牙刀，
去拿来试之，去勾那个莲蓬。
那样遠你很勾得着？
姓姓脸好哈哈笑了起来
书峰看一次比我们一
一跤滑地掉在塘里了一刻的河
姓姓脸把试地引空中，又
你们是那般的
初三回张。
哦，那
好了，正是她，你们的导师是
她前次也像她教过，
王萌是有名的罗刹女，
孔雀牌

（24×25）

荷花

奶题目最感兴趣，有一次，她出了一题鸭嘴兽，把我们生物教例了，你以大家都料她一定未上课时，遗之搜寻一番，你们博物分数一定很高了。

不是吃！姐姐脸红地说道，我在初二时，植物全班中一，九十五分。

噢，犯了众怒啦！我吓得躲进北教室，从小把她教你们植物为基础的根柢。

我就在植物园经，继续在植物园里，继续在腊梅林实验所当研究员，从小把她教成

腊梅道，我参与在腊林实验所的花园里去。园

名种

裡有一通五座玻璃花房，房裡陳設之盛，可媲美植物园。

。日列各一排排都是花圃，种植着許多標籤，上面寫着許多丁当名。

論牧房，裡面寫着許多羊齿植物，花房裡可以調节溫度，这种植物最喜欢阴仍

發點幫一般。

这些都是金綫蕨，姐姐脸指着一張羊齿植物，

为儀细的天鹅绒似的羊齿植物，

呀，日快来瞧，男如手。

这又叫处女髮，很多，

姐姐脸說到前面一畦花圃，蹲了下去，回头直向我招

手。我走过去，日花圃保密密的种着一片深紫浅红相间的

小花一通之後向了。

「这些花是我多多种的，」姓姓脸色变得红润起来，对我说道，「这些花叫甚么名字？」我问道，「我的植物知识补及格的。

「这个你也不知道吗？」姓姓脸泽泽得意的说道，「这叫三色堇，那多这种颜色是实变，我多多甲人工交配栽培出来的，你保证照片，这些花像甚麼，」

「我猫包脸，」我说。

「啊，啊，姓姓脸乱摇手，大笑道，「对，不对，像人面，所以又叫人面花的。」

姓姓脸立起身来，一面走着，一面告诉我许多关于植物的常识，如某种植物花苗。我们穿过花圃，便到了森林实验场的旧式木屋，是理化外仪，树木成荫。

「那是我们的家，」姓姓脸停下来指着第二栋木屋对我说道，「那隔房子，靠左都住着职员的宿舍，即是一排排肥大的苗木。」

「么，」

屋子裡面突然跑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来，向姓姓脸道：

「你看病刘不画裡去了？我了你一个下午，」

「我到学校打球去了，」姓姓脸把手上的篮球抛给大男孩，大男孩一把接住，责怪道：

「妈你，又把我们球偷走了。」

「我们跟岩崎的姊姊，又来掉了，」

拾一

娃娃脸回头向我挤了一下眼睛笑道。

「你只管野吧，你闯祸了。爹爹叫你背书，你背给爹爹听了没有？」

吉伯劈伯伯借那本百科全书，全书没有了。爹爹正在生气，你还不快去追去，当心挨揍！」

「哎呀！该死！该死！」娃娃脸直敲自己的脑袋，「我这就去追。」

「还等你去？我早去借来了。爹爹正在看呢，你快去！」

大男孩任娃娃脸一使眼色，一溜烟跑了。爹爹正在伏案看书，回过头来，朝门内喊了一声：「快把大门闩上了。」

娃娃脸直敲自己的脑袋，「我这就去追。」

「还等你去？我早去借来了。爹爹正在生气，你还不快去！」

大男孩任娃娃脸一使眼色，一溜烟跑了。爹爹正在伏案看书，回过头来，朝门内喊了一声：「快把大门闩上了。」

大男孩，地上的树影斜了，地上的树影斜了，我自己的影子，也给夕阳拉得长长的，在那交叉横斜的树影中，穿来插去。我爬上草地，男子像逐渐之远，而衣前窥逃。走出林外之后，又是一片细软的口琴声。一忽儿送来一阵细歌，歌声一阵阵，隐隐约约的，随着一阵风，送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随着一阵风，送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随着一阵风，送来

面的，我叫他
等我，我很快的就在竹林外石橋橋头那棵麵包樹下
回家去。我到了石橋橋头，可是却沒有看到小姑的踪影。
小姑，我叫道，小姑，你死哪里去了。猛回頭，发现
叶子遮住了。
下。我抬头一望，小姑正坐在那棵麵包树的一枝横幹上，
那双黑亮的洞悉一把把大的芭蕉
了一半，他发现了我来，双手拂着我迷人的笑脸
弹口琴，花吹奏的支消手謝。小姑，我叫道。小姑，我大
的声叫道。
口琴音戛然中断了，竹林外面，那一大片荷塘，白皙
婷的荷叶，在晚风中招翻得像

流动着一股微苹涩味的荷叶香味。又一陣风吹过去，一
排荷叶峰啦啦互相倾軋着斜卧了下去，荷塘对面的石径上
，现出了三个男的身影。
偶口琴的声音，又在荷塘的对岸，响起。
远，随着风，吉他声近。

遊妖窟

上星期六晚，筆者誤打誤撞，闖入一个非常
偏僻的地区，却往妖窟一遊，大開眼界。
据说本市南京東路一百二回十之号，本是一个茶楼酒館，
日本投降后的下面，却掩藏着一个叫安樂窩的妖窟。
筆者抱着好奇心理，决定去一探究竟。

这个妖窟很大。請別緊張，
这里没有三头六臂的妖怪，也没有青
面朱唇的鬼魅。这里的妖，是一群玉面朱唇巧笑倩兮的
美人妖。筆者一踏进这个妖窟，一時眼花撩乱，
不知所措。心动神摇，繁華中含着一股淫靡的气氛。
这里的装飾，美輪美奐，美不勝收。
真可說是人間天堂，地上仙境。
这里的妖精，个个都是国色天香，
沉魚落雁，閉月羞花。
她們的服装，各式各样，
有的穿着旗袍，
有的穿着西装，
有的穿着时装，
有的穿着古装，
有的穿着舞衣，
有的穿着睡衣，
有的穿着泳衣，
有的穿着内衣，
有的穿着裸体，
有的穿着半裸体，
有的穿着全裸体，
有的穿着透明衣，
有的穿着网衣，
有的穿着紗衣，
有的穿着薄衣，
有的穿着短衣，
有的穿着长衣，
有的穿着大衣，
有的穿着外套，
有的穿着毛衣，
有的穿着背心，
有的穿着裙子，
有的穿着裤子，
有的穿着短裤，
有的穿着长裤，
有的穿着牛仔裤，
有的穿着喇叭裤，
有的穿着紧身裤，
有的穿着宽松裤，
有的穿着运动裤，
有的穿着睡衣裤，
有的穿着泳裤，
有的穿着内裤

是为了避免妖魔记者采访报道奇遇。

到底不可久留，笨书临空一现即逝，多么叹息之句又响起，

返回人间。」——本报记者樊仁。

「的是特大号

朱裡弟

我到安乐价去上班，一进酒吧便听员们师傅彬彬

并且看见书靠门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看晚报。看见我，点点头的举手裡握着的

一份香申晚报塞给我。看申晚报第三版的社会传真专栏，便

警惕禁仁遊妖魔的报导，操题迈用红字。看申晚报

报看要道是徒前卜面一个青菜小斗斗大的，專靠黑幕

新闻营跡。看申晚报把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明星未婚以前在事都当舞女的秘闻挖了出来，称了女明星

气得服安眠药，差点送命。多亏闹得满城风雨。

趙明星

「兔子们！師傅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手裡揮着那份看申晚报，对我们訓話道：这时做福徙卞降！咱们流斗石利，

闻到面这麼一个熟悉，太多太年日子过了。这两个多月

未。今後恐怕没有那麼多太平日子过了。咱们師傅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手裡揮着那份看申

来，这个月还没结账，看樣子，咱们安乐的生计是不敢

去，咱们師傅的生计是不敢

。当初師傅想念办法，自把这个酒店开起来，一年也是

为了你们这一个东西，起一个窝，免得你们流落街头。你

们不能忘你们師傅，你们師傅为你们是尽了心了。这安悦

你们这一个东西，都是多年来是变旧命，

这一种安稳之不易的。

你们就是没福消受。

孔雀牌

(24×25)

No. 140

春申晚报的那一段王小羔子最惹不得，你们都记得她刚刚来借用公案了？害得人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下子一传千古，咱们可成了台北市头号新闻人物啦，比那刚刚拿到诺贝尔奖的还没看到过。今天的春申能够刊登，还敢刊登，要不是那个孔雀脑壳的记者——你的上星期六可记得

我们面面相觑，半晌，小王却想起了甚么似的说道：

那个记的起来，前晚

"那个做化妆品生意的老闰是谁。"

毛病，倒是有来头的，他是某部的某官，陈某的亲戚，这下张扬开来，回头还不知招来一甚么人物。

"你们看申能刊登的那篇报导，大家要把得住关，千万别让孔雀脑壳来闹，一切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音喔，一个不如一个，远大焜高也[illegible]份的吃！

師傅的話迟沒有落音，哨也一去，叶门南处，三三两两已[illegible]经闖追来一些不相干的陌生人了。開始疏疏落落一分别坐在各個角落，迟不怎麼起眼，[illegible]師傅也就照例端酒送煙。八卖[illegible]过後，开热大卖，一般一般的外路客意成群结党的涌進了安樂鄉来，一刻工夫，一个[illegible]也下空裡，挤滿了我们從来没見过的[illegible]。每晚每晚到安樂鄉来報到的那一群鳥兒，大概得到了風芳，一个个飞[illegible]不見了踪跡，即使有一两个，[illegible]了進来，一看見老遠裡鸦雀[illegible]情悄悄的溜走了。陌生客大多是当[illegible]青人，有一般[illegible]財見慣在野人的啡館[illegible]的污濁作当

（有咱們的吃份！）

（留便我們）

（師傅也）

（家）

（行）

，我[illegible]在野人裡亂[illegible]，还帶了身个妞兒来，大概是来看[illegible]看热鬧的。那群少当，一进门，一双[illegible]的眼睛便骨碌骨碌東，到处在搜索，我寻[illegible]着便急头[illegible]，指么笑么起来。一陣陣嗲味的笑声，此起彼落，笑得景尘銳、景利害的，是[illegible]丝襪[illegible]，眼白塗着蓝色[illegible]一个梳着馬尾，穿着一双長筒[illegible]

在哪裡？

在那边。

是哪个？

是那个吧。

報纸[illegible]是这有也多一[illegible]

那个馬尾就站在[illegible]吧檯不遠的地方，她漂亮一个

孔雀牌

（24×25）

自穿大红T恤的红青女男人的耳边，一直追问道。在喻之
路之的笑语声中，有两个
雾溢之的地下
人妖
人妖
人妖
人妖
人妖
酒吧招
周围
渐渐跟随着我和小王，
过来
过去。
一双双眼睛从来没见时，
一双双眼睛总来跳去。
从这个角落
跳跳到了
个角落之
跳跳的
流了回来。

痛得他
上方能睡
觉。
黄蜂
别我们的脸上来。那些眼睛，
们多法躲避，
是我要得
八点的时候，
青小娃到舍街河边去玩，河
信蜂窝，
一下
一下，
一下
未，
一只蜂
一只蜂
刺我中，
脸上
睛肿了一样，
安也问，
忍黄蜂一般，
一只信
蜂
设。
紧。
(24×25)
住
信蜂
把蜂窝
一下把蜂窝
一下
一下
一下

着白泡沫的啤酒直往外溢，瘸花褲子鞋子上，小王大概也被盯得有点慌了手脚，一连洒了两杯酒，把那滑梯到地上一团的粉碎。老鼠端着酒杯走进人群里，给每人倒了一杯。那滑溜少年的脸色却吃剩了苦头，不敢吭声。「谢谢」，一个胡仁他叫道。「客气」，另外一个摊了外伯手。老鼠一连端着酒杯追逃慌的白兔了。阿雄仔被师傅闵追了厨房裡，不许出来，因为怕他不懂事，打扰人家闲福。

在酒吧的另一端，电子琴的那边，杨三叔仍旧专心地在看他的坐在那裡，戴着把那付黑眼镜，半仰着头，脸上流着一回球水。他的笑窗，仍旧在缓缓的，把妻看他自己谱的那首「台北橋动露斯」。

晚上打烊後，我们一个个早已累得精疲力尽，刚才那四五个钟头如同跳，每一分钟都是硬着头皮熬过去的。師傅倒没说我们一番，说我们果然迅速得体，没有惹出乱子。他把嗓结好，舒了口气，告訴我们道：

"孩子们，今晚你们都看到了，咱们的处境有多艰难！平日你们又顧師傅晋教你们太嚴，对咱们是很友善的麽？要是明後脫延是像这种情形，外面的世界，对咱们这种安樂窩，环境，外面的世界，对咱们这种安樂窩，环境，外面的世界，对咱们这种安樂窩，环境

146B

No. 146A

厉的孝宜保持一点处，他的喉头一直发着哽咽的呻吟，
显示痛苦的模样。

「老爷子，怎么？」我蹲下身去，凑近傅老爷子问道。

「问青——」傅老爷子吃力的吐道，去倒杯向北来。

我提保到厨房里，盛了一杯温开水，端回
傅老爷子房中。

「那瓶药——」傅老爷子抬起手，指了一指床头柜上一包塑胶药瓶，药瓶是黑色胶质的丸药。不是傅老爷子平日服用的药。我认得字花眼宫，极多用的。药瓶上写着六小时服用一粒。我拿出一枚药丸，将傅老爷子扶坐起来，把药丸塞进他嘴里，把玻璃杯的开水，一口一口经心的喂了他

小半杯，才把他的头又放回枕上。傅老爷的头发都让汗湿了，而且是冷汗。我掏出手帕，替他擦去额上的汗水。

「老爷子，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看看大夫？」

傅老爷子这次的病似乎事发很急，我不禁有点慌了起来。

傅老爷子却摇了一摇手。他的眼睛仍旧闭着，说道：

「吃了药，马上就不碍事。明天我去菜场看丁大夫去。」

丁仲强丁大夫是菜场居民张医院的心脏科主治医生，傅老爷子的心脏病一直要他医治的。

「那么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去，老爷子，我说道。

傅老爷子笑了笑头，过了一会儿，他张开眼睛，打量了我半晌，点点头。

幸福牌

(24×25)

却

绥乡的柳他茂病的原因说了一个大概，原来早上他去了中和你灵育幼院，去把那个没有手臂仍残废的童傅天鹏带去合大医专院去看病。傅天鹏已经病了四一个星期了，四肢一直发烧。幼育院的特约医生李[illegible]诊，可是并没有效，弱了病象，仍是不见，你以为[illegible]帮他们台大医院的电机倒倒了，[illegible]内科诊室在三楼。平时傅天鹏走路便不平衡，容易摔跤，何况又在病中。傅老爷子半抱半拖，把傅天鹏弄上三楼时，自己却累倒了，先医院裡四个护士来，[illegible]都差点昏跤过去。傅老爷子连忙

阿衡的衣服，你穿着正合适的。

（阿衡低头看了一看自己身上那件黑绿的军用夹克，说道：）

外面天气，有点新凉了。

（躺上我睡在傅老爷子房中。靠在房中一张藤躺椅上休息。

（阿衡脱下夹克，盖在我身上。）

（我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阿衡和傅老爷子在房中对弈。）

（我揉揉眼睛，看看手表，已经六点半了。）

（我起身走到他们身后，观看他们的棋局。）

（傅老爷子本来不肯喝，我劝了半天，终于让他喝了一杯。）

（阿衡一连赢了傅老爷子三盘棋。）

（我们到石碑镇时，还不到九点，而且又赶了特别长途，阿衡和傅老爷子都已经很疲倦了。）

（我们三人各自回房休息。）

（我睡在傅老爷子房中一张藤躺椅上，阿衡睡在傅老爷子的卧室。）

（阿衡脱下夹克，盖在我身上。）

（我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阿衡和傅老爷子在房中对弈。）

（我揉揉眼睛，看看手表，已经六点半了。）

（我起身走到他们身后，观看他们的棋局。）

（傅老爷子本来不肯喝，我劝了半天，终于让他喝了一杯。）

（阿衡一连赢了傅老爷子三盘棋。）

（我们到石碑镇时，还不到九点，而且又赶了特别长途，阿衡和傅老爷子都已经很疲倦了。）

（我们三人各自回房休息。）

（我睡在傅老爷子房中一张藤躺椅上，阿衡睡在傅老爷子的卧室。）

「你的老大爺媽和，爺爺
來了。」今天就
「哎，好，時候還早
呢，我馬上就過去。」
「今天就住這裡，丁大夫
親自照顧，隨時會
好。」
接着他又吩咐護士
說：「你們先生
的脈一向衰弱，這次有
點二昏迷，好
好護理。」接着他便遞給
護士一張他簽的住院証明，
「你們下面去辦住院手續，
我的老大爺正在做心臟

這次有點二昏迷，好好護理。」接着他便遞給護士一張他簽的住院証明，「你們下面去辦住院手續，我的老大爺正在做心臟

No. 1

圖。」

「我去引導下就是，
爺爺是老紳士，
爺爺是老紳士，不必
了已經做完心臟圖，
睡袍，向着背台坐在
。他看見我，却把我
「你回去，
牙刷面巾，別的東西
要取頭跑。」

「不要緊，老爺子，我
「我要看着你。」老爺子
爺爺，傅先生
「我要看着你。」老爺子和藹地說。

孔雀牌

(24×25)

No. 169

「解释全国第一用不着，傅志希去掉这一下手，丁大发这个力对向芬。
老爷子，我去，顾上就
「喔上我不去上班了。」
傅志希去嘴压抖动了一下，安定基督，却又突然
一面对面。
向前面。
「向上月钱再。」
「有！我回头拍这一下回神代笑通。

孔雀牌
(24×25)

二七

返回

我匆匆趕回傅老爺子家、經靜惜悄悄的、撥傳老爺子入了医院、整理整理了一下子空掉了一般。我到他房中、從衣櫃裡裡取了套洗換的內衣褲、他的牙刷洗臉手巾我也帶了一套進了一隻塑膠袋裡、又從我房中的壁櫥裡拿出一隻軍用帆布旅行袋、把東西什麼的都放了進去、一齊去林如那也幫忙。

傅老爺子榮總心前、我到安樂鄉去了一趟、想把傅老爺子院的消息、告訴師傅呀。師傅不在、山王一、老鼠和吳敏三个人剛在一張桌上、一边吃飯一边吵吵嚷嚷不知在爭甚麼。我站也跟站了起來。

他們吃完飯才走、小王一看見我、即却指着我咯咯笑道：

「又來了一个！叫他甚麼呢？叫他鯉魚精吧！」

老鼠和吳敏都叫起來：

「你媽的，甚麼鯉魚精？我坐了下來，多多把小王面前的碗筒拿過來，便扒了兩口飯，「我看你不是个狐狸精吃。」

老鼠馬上跳了起來，指着小王嚷道：

「你看、你看，我叫你狐狸精，你還不以為然，要是公認的了！」

跟小敏

「如吧、如吧，就算我是狐狸精，小王指指胸口道，「我是狐狸精，他指指吳敏，又指指我，「你

蝴蝶出來

是誰忘掉，咱們師傅是千斗烏宅精，阿娥仔是烏猴精——
那麼咱們這個「妖窟」甚麼「妖精都查全了。妖精
今晚有人「看人」妖，咱們就收他們的門票，一个一百塊。
多看一眼，加一百，那麼我，咱們每又賺了。小玉說
着就把老鼠手中的鉄飞捡了过来，一边嘻嘻的敲着碗，
一边用着幼稚園教的「三隻老鼠」的調子唱道：

四个人妖
四个人妖
一般高
一般高
一个沒有卵根
一个沒有卵泡

真奇妙
真奇妙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也跟着甲猴子敲碗唱人妖歌
。

「師傅剛那裡去了？我們找
「盛公子」去了。盛公子剛
把師傅留去商量召會議。我看咱們安樂你也是的拿了席
。我不知道你們有甚麼打算。小弟可打定主意，下个月
就船長論王爺的聖華學堂前航。我是一定要跟去的。
我的財飞執照已經到了。到華字上去當二厨。下个礼
拜我就去割首脑去。你呢，老鼠，烏猴你確你回不去了。
我看你怎麼办？你那第三隻手又要伸出来了

幸福牌

(24×25)

老鼠听着一帮人（黄的牙齿，疯笑了两声，却跳跳的去
了找活去。

「小敏又怎麼办？难道还回去吉安泡王五的小婶婶不成
？」只有你最知，阿香，你有傅七爺支应着，
没想。我有你也抵他们两个人一起，消老爺子范之恙悲
一起收留（第3章）——」

傅老爺子病重，退了医院，「我们三个人都惊惶的样子起来，呆住了。

「咦——」

那把傅老爺子昨晚病危今天早上入了棺殓的消息跟他
们说了一遍。三个人都急着问医生怎麼说。

「丁大夫说，随时有休克的危险。」

休克？老鼠嘴嚼的问道。

昏死过去，惜不惜？王包子！小王低声骂道。大概

我们那个人商量的结果，不等师傅回来，就先去
柴爺去看傅老爺子。我们先出去吧，经过一个小菜摊，
小王提议買点日本进口的苹菜给傅老爺子吃。五
十块一包，我们每个人出五十，一共四个人凑齐的日本
十五块钱，叫个三轮车，四个人往石牌柴爺家驰去。

傅老爺子在三〇五病室，一个三等病房，裡面住了另外一个病人，兩張病牀中間隔着一張布幔。傅老爺子的病牀在裡面，我領着小王和吳敏。老太婆跟着脚迹，看不清楚傅老爺子的臉色很暗，我们站在牀脚邊，都在凝神揩息的候着。我们就那樣靜靜的等了差不多一刻鐘，傅老爺子才翻過身來。

「是阿青嗎？」傅老爺子向着通。

「我回來了，老爺子，」我舉起手中的旅行袋，「先服手中也拿來了。」我又向小王他們指了一下，「小王是給老鼠來看老爺子。」

一个个

小王呆敏和老鼠都才跪在牀前。

「你們沒上班麼？」傅老爺子向通，他的声音很微弱。

「近早啦，老爺子，」小王上前答道，「阿青告訴我們，老爺子曾有些不爽服——」

小王說着取出手上一袋蘋菓遞給了我，我把蘋菓接過去，拿給傅老爺子看。

「小王他們買了一个蘋菓來給老爺子。」

傅老爺子望了一眼那袋蘋菓，

點點頭，

(24×25)

幸福牌

v

與露出有點
他的白髮
要凌亂的
頭髮。

我從腰間袋裡掏出了一張又仁又加菸葉來，傳老爺子望了一望，那傻四仁黃菜，自己卷起一紙紮空的喂道。

「哎，你們那裡有沒有間賊買這个，賣得了。」

傳老爺子的話，對你們講過，要你們照顧他。

老鼠別看他帶傻笑，又偷乡的瞅了我們一眼。

「是啦，老爺子，你放心，等於二世人，我們一定會照顧他的。」

傳老爺子的話恐怕要難走點了。我未，跳了一會兒神，眼睛也了到處找老鼠。

召了過去。

「你哥子对你不好，你自家的流恐怕要難走點了。我對你講過，要你們照顧他。」

老鼠別看他帶傻笑，又偷乡的瞅了我一眼。

「是啦，你這條命是撿來的，等於二世人，我們一定會照顧他的。」

珍貴下是，傳老爺子望着呆敘道。

「是的，老爺子，呆敘你放心好了。」

「哎，你去找你的父親，我這仍是好的。但敢的上天可憐你一个一意想叫日本去，傳老爺子轉過身對小王說道。

「有机会，想叫外面去看个，小王點頭說道。

傳老爺子望着小王，片刻道：

「你去找你的父親，我這仍是好的。但敢的上天可憐你，成全了你仍心願吧。」

小王聽了下了头去，我們都默默无言。

仍靠在机上，很吃力仍樣子，傳老爺子道：

「老爺子，你休息了，我們也要去上班了。」

「師傅，还有私事，小王离開时

No. 155

解說道，傅老爺子熬了多久的藥，就吩咐道：

「你去對柳全媳說，明天早上要他一个人來見我，我有話吩咐他。」

柳仁小安梅答應著跟眉兒小玉兒跟老鼠窠胡後，安慰傅老爺子睡了，這兩天傅老爺子實在太疲勞了，加上疼痛折磨，更是疲倦不堪，一根竹籤，安我等傅老爺子大便有後，把大便拿給他。傅老爺子說，這兩天傅秘，所以一直沒有大便。我去問護士借了一把小果刀來，削了一碟蔬菜，就為他讓護士喚醒。護士拿了一隻帶手的便盆來，她告訴我，要替傅老爺子驗大便。她交給我一隻橡皮便盆的型膠盒及一根竹籤，安我等傅老爺子大便有後，把大便拿給她

No. 156

我接着傅老爷的大便到外面刚刚解程去，
到期望的答应内，她后拿给医生小姐。
我一直在医院陪伴傅老爷到晚上八点，探病的时间
截止，才离开。傅老爷的大便
老爷突然拉住我托附道：
「你明天早上，替我到中和你老去看看傅天聊。我若应明天去看他，
傅病况。」
「好的——」我应道。
「你不必告訴傅老爷的
病况。」傅老爷
就去看他。」
这一个药菜

大便拍摄

那三张

你也带去给他吧。」
我拿了两枚去。
我在剩下的三个药菜，我拿了两枚去。

幸福牌

(24×25)

No. 157

二八

灵光育幼院在中和街仁爱桥一直下去，穿过几条稻田小路，就看见一所孤立的红砖教室。教室后面，有一座小教堂，教堂门口横着一块红砖砌的墓碑，碑上刻着一个男童的相片。相片下面有「先母育琳」四个字。墓碑的左侧是一片幼儿游乐园，里面有七八个儿童在里面游戏，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滑梯，有的在玩跷跷板、转圈、木马、沙包。游乐园的右侧是教室，教室外面有几棵高高的椰子树，树下有一张石桌，桌旁有几个老头在看报纸。

一天下午，我按着地址找了去。我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男童在教室后面的椰子树下，一个人坐着，一面用小手在沙地上画着，一面唱着小天使三个红点。我走近他身旁，问他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继续画着。我又问他：「你爸爸妈妈呢？」他还是不理我。我看他的样子很可怜，就在他身旁坐了下来，陪着他一起画。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停止了画，抬起头来，用一种天真的声音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我现在跟着院长伯伯和院长妈妈住在这里。」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我以后常来看你，陪你玩。」他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每星期总要去看他一两次。每次去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在教室后面画画，或者坐在椰子树下发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总是摇摇头，说不知道。有一次我问他：「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他低着头，用小手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圆圈，说：「这个大的是爸爸，小的是妈妈，他们在天上。」

（24×25）

幸福牌

「你找基督人麼？」教堂的门闸了，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老教士，老教士穿着灵气仙里仙气的黑色长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一张黝黑的方脸，鄒尋全是皱纹。

「是傅崇山傅老爺子吗？我来看望傅天駟的病，安我来看望傅天駟的病。」

「哦！」老教士补张黝黑的脸上绽露出和蔼的笑容来，「傅天駟駟麼？他今天如多了，老病退了。我帶你去。」

「傅老爺子，」

落雷另外一棟红磚房子

老教士領着我穿过教堂，往旁边走去。

「您是孫修士麼？」我试探着问道。

「我听老教士的口音帶着湖南的地方音。」

老教士回过头来望着我，点脸說要。

「你怎麼知道？」

「我的。」

我記得郭老爺子曾经提过孫修士，陪程只有他一个人情愛同胞。傅老爺子也提起过老修士，陪程只有他一个人情愛同胞。傅老爺子也提起过程有个此方老修士，很能人很慈祥，專门照顧陪程的残障兒童。因他对汉有手語的傅天駟最是配合。

「傅老爺子对我提起过您，」我說道。

「傅老爺子的很，孫修士的人很多的讚嘆道，「他对自己门陪裡的这个们真是痛愛，这一斗傅去駟那个孩子全靠他吃。」

「孫修士，您记得郭凤鹰，」我情之瞄了一眼老教士，问道。我记得郭老先訴告我，孫修士常常陪着郭凤鹰，跪在教堂裡祷告我魂经，感化他。

孫修士聽我問起阿鳳便[illegible]仰住了脚，[illegible]白望着我，[illegible]有所思的祝到了半晌。

「阿鳳麼？唉——」孫修士長嘆了一声，他那張黑臉[illegible]仰點思的臉上，沒起[illegible]，是我一手帶大的，怎麼會不記得？阿鳳那[illegible]太[illegible]屍了，副人都不懂得他。我[illegible]他跟我去後，[illegible]呀沒[illegible]得很隨[illegible]，而且又[illegible]別的[illegible]他跟我去後，[illegible]呀沒[illegible]得很隨[illegible]，而且又[illegible]別的[illegible]下協，[illegible]害死[illegible]人痛心。其實阿鳳那丁孩[illegible]，本性並不[illegible]

孫修士提起阿鳳[illegible]的石階下，跟我繁繁地追憶起[illegible]許多[illegible]前阿鳳在[illegible]天[illegible]育[illegible]勒陡肘，一[illegible]要於[illegible]人的言行[illegible]。他說阿鳳在[illegible]裨中就有[illegible]許多異兆。他剛娘呀[illegible]學[illegible]的時候，一教他叫「爸爸」，[illegible]媽媽」。他就哭起。孫修士說，[illegible]嬰孩，[illegible]他[illegible]得[illegible]免，到了後來簡直變成嘶喊了。有一[illegible]大得昏死過去，臉上[illegible]一針鎮靜劑才把他救轉[illegible]。阿鳳[illegible]是個天生要富的孩子[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安他一[illegible]，總要他[illegible]人快樂[illegible]。[illegible]高興一大截。他的[illegible]種[illegible]問太倒背如流，聖經的故事[illegible]也就[illegible]起頭[illegible]。孫修士報[illegible]教他國文，一篇桃花源記[illegible]講完，他已能琅琅上口，[illegible]得一字不差了。

「可是——可是——」孫修士[illegible]遲疑[illegible]，他的眼睛[illegible]迷惘，「爾鳳[illegible]，[illegible]仁，做[illegible]一[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

李青，我说道。

「哎，李青，老教士实了一点头，指着我手上的芭蕉说道，「如大的芭蕉，傅先生会乐死啦。」

寝室裡的孩子，全是残障兒童，一共有五个，一个定全没有双腿，坐在一张靠椅上，只剩下半截身子，有两个大概是低能兒，时时坐在地板上玩积木，嘴裡一直在啊啊的叫着。另外一个与我们大概差不多大，大概有十七岁了，可是头脑却一直都是倒到左边又反弹回来，这个动作奇快，不断的重复回转，胸上的像纸飞机一般，他手法控制这个动作，胸上露着痛苦的神情。寝室中有三个老太在看护这些残障兒童。傅老爷子告诉过我，这些老

(24×25)

有幼院

有的是教友，有的不是

幸福牌

李青，我说道。

「哎，李青，老教士实了一点头，指着我手上的芭蕉说道，「如大的芭蕉，傅先生会乐死啦。」

寝室裡的孩子，全是残障兒童，一共有五个，一个定全没有双腿，坐在一张靠椅上，只剩下半截身子，有两个大概是低能兒，时时坐在地板上玩积木，嘴裡一直在啊啊的叫着。另外一个与我们大概差不多大，大概有十七岁了，可是头脑却一直都是倒到左边又反弹回来，这个动作奇快，不断的重复回转，胸上的像纸飞机一般，他手法控制这个动作，胸上露着痛苦的神情。寝室中有三个老太在看护这些残障兒童。傅老爷子告诉过我，这些老

(24×25)

有幼院

有的是教友，有的不是

幸福牌

孙修士引着我们走入一间寝室的门口，却停下来，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露出会心的笑问道：

「你呢，孩子，你叫甚麼名字？」

孙修士

老教士的话音实

傅老先生告诉我，你来事的前一天，他还看过你呢，

真是想不到！」

主的保佑，得到安宁的」

「阿门！」

我说完，又近人情，正如同我们院长说的，我才好多了，有时简直是中了邪，着了魔一般。这些年来，我一想起你们悲惨的

如佑与鼓励，我实难过，我时时为他祈祷，祈祷他的灵魂得到

总是那麼多的我张

孤寂。

傅天駱躺在林上，他是一个六七岁大，自非常單薄的孩子。他穿着的厚实的紅袖的紅袖的紅袖

蔡菌菜嗅了一下。

「香不香？」孫修士高下身去问道。

孩子笑了笑头，哭了。

「看你这付馋相，刚才吃过来面，」老太婆嗔笑着道，

「回头吃了饭，妈再煎你吃。」

傅第二甚麼时候来吃？」孩子又问道。

「过幾天，他就来看你，我迎重。

「哦，」孩子应道，他舒了一口气，却又闭上嘴吧，不肯

再做声了。

我因为心裡掛着傅吉第之事，要想到荣總去，便问孫修士告了辞。孫修士一直送我到農育幼院的大门口，对我笑道。

「我会再来看你的，我请傅吉第跟傅先生为你及那些残障兒童多多写歌，那般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我回去告訴傅先第之时，他也很高兴。

傅吉第那个孩子今天很高兴，孫修士站在農育幼院的大门口，对我笑道。

「我会再来看你的，我请傅吉第跟傅先生为你及那些残障兒童多多写歌，那般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我回去告訴傅先第之时，他也很高兴。

会

No. 163

二九

我到達榮總時，傅老爺子不在病房，師傅剛在房中（陪伴）病人。他說他在等我，有話交代。傅老爺子讓護士抱出去照一張X光（胸部）。

「老爺子的病很（危）險，」師傅（神情）沉重（地）說。「這（位）年紀（大）的人，隨時會（出事）。你在這裡守住，一步都不要離開。我回去落（作）病人（的）。你（這）夜辛苦些，不要（睡）覺了。白天叫小玉（來）換（班）。」

師傅又從口袋裡掏出了三千塊（錢）給我用。

（即）（坐）

（早上）

（血壓）（很）（不穩）（定）

乘机

「老爺子交（給）我的事（情），我（一）定（要）（辦）好。你（那）邊又（有）的天（翻）地（覆），不（可）（離）開。我（馬）上（打）電話（給）（他）。」

師傅走後，我（就）（在）下面餐廳裡吃了一碟（青）炒飯。回到三〇五號病房，護士（已）（把）傅老爺子送回房中（的）（病）房（裡）的（醫）（療）（設）（備）拉了下來，（連）（接）（到）一架氧氣筒。傅老爺子（閉）着眼睛，靜（靜）的（躺）着，我不敢（驚）動（他），便坐在牀（前）的椅子上（陪）伴着他。另外牀上躺（着）的那（位）病人，據（說）是腦溢血，已經（昏）迷不醒了，也是一位退（休）後（的）老（法）官，他（的）家（人）不停的（輪）（班）來看守。親友送來許（多）鮮花，擺（滿）了半（邊）房。花香混着藥味（和）加上病人（將）（逝）的（臭）氣，使（得）（整）（個）房中的空氣（令）（人）（窒）息。

（24×25）

幸福牌

差不多到傍晚之时，护士送晚餐来，才把傅老爷子唤醒。晚餐是一碗[illegible]牛肉敷仁蒜苗汤，一碗[illegible]青菜和一小团的饭。傅老爷子的手苦抖，拿不稳碗筷。我把他把起来，衣他的胸前围上餐巾。端起牛肉汤，一匙羹一匙羹地喂他吸了半碗牛肉汤，又用刀把鸡胸脯剁成细条，扶傅老爷子口中，只吃了两块，傅老爷子便不安吃了。[illegible]护士[illegible]把餐盘收走[illegible]后，一位陪医生进来，指傅老爷子量了脑膊血压，又试了一试旁边的氧气筒[illegible]

[illegible]傅老爷子[illegible]。[illegible]倒问了傅老爷子一些[illegible]的那个昏迷老将官，陪医生只摸了一摸他的脑膊便走了。我看[illegible]单，乘机把早上剑灵志音幼院[illegible]看傅天颐的情形简单的向傅老爷子说了。

傅天颐的老爷子[illegible]去看他吗，我实道。

"哦，那个敌人，最是敌人[illegible]吴秉而，都给他[illegible]傅老爷子[illegible]

"阿青，老爷子恐怕没有甚麽[illegible]老爷子说这些事甚麽[illegible]你把椅子端过来。"傅老爷子说。

"老爷子该休息了，有话明天说吧。"

"赵[illegible]我很快人，还请爽[illegible]我看见傅老爷子确实仍手颤[illegible]之前微豹，便把椅子拉到床头，在他手边坐了下来。

看热闹

「听说安乐邨有外人去搞乱糜」傅老爷子问道。

「昔日晚报一个姓纪者，写了篇述聊的文章，把」

「只怕你们花生米你的个意又呆不修了的。」

悟道，「你们这群孩子，恐怕就此又要伤事面目。向她流泪了。自然我通风报信，我便责无旁贷了出险，

风雨的这种孩子，有一个，我便帮一个。这十把斗来，前

么后么，我也帮过不少。有的却掉到下面，念路念深，

有的我也无能为力。你们这几个，还你们各人的造化吧

。」阿青——」

傅老爷子被军下面伸出一只硬邦邦的手来，我

灵光一闪

就迎上去，双手握住傅老爷子那佳乾枯的手。

「我知道，我的大限也不远了。早晨扬金汤来，我把后

事都向他交代清楚，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地

走了。但是我怕总还有四五个之事，需得个人替我收拾

。你跟了我这四五日子，也算是尽了心，我就斗胆求你

我再料理了吧。傲傅天助你个经之，日后你有空，帮我

常去看看他。」

「好的，老爷子，我一定去，我应道。

「阿青，傅老爷子的手紧握了我一下，「这回我，我的心

神很不宁，一闭上眼睛，便看到阿衡，他的枪子的很痛

苦——」

在那盏暗淡的枪灯之下，我第一看见傅老爷子所

No. 166

张震斑蒂的脸上，削瘦的面颊加添了两道深深的泪痕。

"老爷子，今晚你好好睡一觉，我来守候。"

我把傅老爷子的手放回被窝里，"我不回去了，就在这里陪你。"

我把椅子拉回原处，坐了下来。

我把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想养养神。

也特别安静，外面五所偏远的医院里，一分一秒都如此漫长。一边倾耳听着病床上傅老爷子那微弱的呼吸声，一边想着今晚的事情。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地飘到了远在异国他乡的父母身上。

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回家看望他们了。

我的父母亲，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每逢阴雨天气，双腿就疼痛难忍，行动不便。

我的父亲，虽然身体还算硬朗，但也已经是风烛残年了。

我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五人抚养成人，供我们读书，为我们操碎了心。

我们兄妹五人，个个都很有出息，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我们都很孝顺父母，经常给他们写信，寄钱回家，让他们安享晚年。

但是，我们兄妹五人，都远在异国他乡，很少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亲。

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感到十分愧疚。

我的父母亲，一定很想念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回家看看他们。

我的母亲，一定经常在家里，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念叨着我们的名字。

我的父亲，一定经常在院子里，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望着远方，盼着我们的归来。

我的父母亲，一定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流泪，为我们担心受怕。

我的父母亲，一定经常在梦里，梦见我们回家了，梦见我们一家团聚了

No. 167

傅老爺子一直在昏迷中，他得非常辛苦。他臉上蓋着氧氣罩，不断的注葡萄糖，自靜脈滴入的腳管，他的脊椎本就有保存蓋完，現在因為呼吸困難，更有体愈更晚宿疾一團。

早上師傅領了小王易敏老鼠來，把原來始人阿雄仍也帶來了。大家看見围着傅老爺子的病林靜靜的立着，都不敢做声。阿雄仔關住了，帰吧掉下来張着大。我在師傅耳边悄悄的把昨夜的经过情形告了一个大概。最危險的时候，傅老爺子的高血压降到七十，低血压接近於零。他迫得很坦白丁大夫未看过，他说得很坦白。他迫只有三五天的工夫。師傅馬上請配工作，他

手背月捆上針筒

於上面接班，看阿雄仍

叫小王帮忙扶我回去休息。他自己領了帶着阿雄仔銀行、郵局、戳寿衣。

安排妥了後事。

果然如丁大夫所料，傅老爺子在民日迷後第五天日上午十点鐘左右断气的，断气的时候，師傅帶着阿雄仔銀行们丁都在房中，大家围着傅老爺子，立在病牀两侧。丁大夫将氧气管拿下，宣佈了傅老爺子的死亡，護士将氧气筒上，把管子在傅老爺子的鼻孔上的氧气管拿掉。傅老爺子的臉已经蓋了，大概最後临息的痛苦，他的眉毛紧皺，嘴吧歪斜，整張臉扭曲得变了形。如像是还在掙扎着似的。護士把白被單拉上去，連傅老爺子的头一起白被單下面蓋着傅

訓

幸福牌

(24×25)

傅老爷子的

No. 168

老爷子和曲秀曲成弧形的遗体。

我们当天便把傅老爷子的遗体迎回了家中。这一天师傅把後事都準备妥善。棺材前一天已经置好运回家，摆在客廳中央，架在两张长櫈上。师傅说，傅老爷子这样安葬，面不改訊闻，不上殡仪馆，一切宗教仪式免除，亦且特别叮嘱过，要一付粗陋、最便宜的棺木。棺材是杉木的，工很粗，棺材面都没有磨过，也没有刷漆，只有刷桐油，颜色很浅。棺内铺满了冷灰，据说这样乾，尸体就不会腐烂。棺材的尺寸标準，长与横衣服穿好後，第一件事便是盘坐在棺中，头尾翘起。我们回到傅老爷子家后

这乾隆⑨。老鼠找了两条毛巾来，我们四个人动手，把寿衣替老爷子擦干净，小王用一把梳子把他的花白胡子也梳得整整齐齐⑩，然后我们给傅老爷子把寿衣也取了回来，帮他穿上了寿衣，腰间系了那付相陪的犀牛角带，脚下蹬了双厚底的黑缎子鞋，头上戴了顶瓜皮小帽，这样傅老爷子算是穿戴齐整了。我们又把一对蜡烛插到烛台里。我们把灵堂里的供桌上，两旁老爷子那付相陪的铜烛台擦了擦，点上了蜡烛。傅老爷子的遗体，移入了那付相陪的楠木棺材中。

我们在灵堂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

招来，现在傳老爺子又在了。昏
倒道：
咱們安樂你，今晚起，書時
我們大隊都沉默了一陣，餘
「今晚守灵，我們都守靈，
同青三更，呆敏四更，老鼠最後坐五更四
小心點，不要睡着了。」
回到房間，輪到坐更的，便生利傳克爺去房中及我房
中休息。我到廚房裡去了一趟，拿
心裏酸，我幫花廚房裡去
才去睡覺。
二更過了，小玉也到廚房裡去吃了一碗粉，如後回
到我們房間去。由我來接他的班。我一个人坐在安靜中，
，對着牆上傅老爺子的遺像，及傅衛
那兩張遺照。傅老爺子穿着將
動之，那時他的腰
傅老爺子斗着了二十斗，一把
命，不過傅衛身上穿的
衛那双眼睛却閃着一股奇異的
，那是傅老爺子肥經所沒有的。我突然記了起来，那晚傅
老爺子告訴我，
案。他們兩父子二人扇了一正
。傅衛那双眼睛，
，
24×25

增產報國

掉了下去，

的傳他終於舉銳建高的睜
去掉
充滿了勇的自信的喜悅與驕傲的
達命低，檀香味者東的慌都起
洞都茂着了，我的双眼又自酸
您模糊了。瞌睡洞，我似乎看到兩个坐在窗前的張
椅上，的一个是傳老爺子，他
的第一个是王夔就。他們兩人对坐着的姿勢中，我很熟
一樣一樣。傳老爺子穿了一身月白的長衫，他的脊背微
微是駝着一座小山峯一般，王夔就穿了一身黑衣，他
双目炯炯，急切的在向傳老爺子陳訴，他的聲音
張一翕，自己却沒有聽到，他所說的一
手，按在傳老爺子膝上，示意。傳老爺子微微點頭
表示同情。

定定的，

只望着王夔就，沒有注意。他們兩人這樣對峙着，半
天一點聲音也沒有。我走過去，王夔就回過頭來，傳老爺子
却回頭之立起身，靜過臉來。我一看，不是傳老爺子，却
是父親！他那多線一头髮絲般花白的短髮和父親一樣，
那双血絲滿佈的眼睛，

自便逃，可是脚

冷汗，皆着上的汗孔，一條條

是一條長長的宿怨指未。

一條

睜

直

往下淌，橫在我面前的

達到了顛峯了。

早上我们分頭進行，出去办事。師傅到雄儀公司去接
給灵東。我到長春路裁縫店去取孝服。師傅前天买回
来的我到那家裁縫店時，老闆娘竟
這么天就要出殯，等通知何中午以前安理好。老闆娘答应
了一个鐘头可以辦妥。她自己也坐上了机車，幫忙趕
那家裁縫店專门包製孝服孝衣。裡面白綾之類全是一定要
白棉布裁縫師傅說我布足時，嘴啦嘴的將布疋撕開问忘
出利导和製孝衣，棉布你头到处飛扬，我差点吸得人很
不舒服。這么天一直睡眠不足，我感到口中口焦舌燥，頭非
常重，心中有這不出的煩燥。我又想起昨个夢来，夢
裡子夔就急迫的揮动着那双瘦骨我之九手。

我跟老闆娘說，过一个多鐘头我再回来拿
孝衣，出了裁縫店，沿着長春路一直走到南京东路。我在馬
路又親的那幢高大的宮殿式的建築物，那就王夔就帶我回家，我
只記得我曾经在高松江路石盐的一條巷子裡。我
穿来穿去，終於走南京東路三段的一條巷子裡，我到了那
幢銅鉚釘門上有警告銅制的那幢房子。我找了
裡面走出一个年老的门房来。

「王夔就先生在家嗎？」我问通。

老门房朝我上下打量起来。

「我有急事要找他，我認通。

「少爺多多一早就出去了，老门房答通。

增產報國

他幾时回来吃？我又问道。

老门房摇摇头。

不知道。

很多他看見我遲疑不走，又说道：

他到台大医院去看朋友去了。这陣子他天天上医院，有时中午回来吃飯，有时不回来。他的事，您不清楚。

那麼，我宫个宫保好麼？我央求道。

老门房瞅着我，未置可否。我便蹲下身去，把地上面攤着的宫保花六張犁柏油路公墓，最高的山頂上。我每天下午都要跑一條公路去看在一起，用一條白布帶個紮起来，讓我帶过自去，踮跚的走回门内，將鉄闸的半扇也一下关上。

我回到長春路我住的小巷子，把宫保放在门口，敲门。

都幫着忙碌了，師傅還沒有回家，小玉倒把饅头蒸好了一碟醬油回来，切肉片。

師傅中午才回来，他说今天是吉日，生意的人家多。

永璿儀公司的灵車，早上都出動了。我們都坐下吃麵，吃完了，老闆娘收走後，大家甲手中去擦，師傅拿沖洗出来，手背一抹算数。

師傅中午才回来，他说今天是吉日，生意的人家多。

永璿儀公司的灵車，早上都出動了。我們都坐下吃麵，吃完了，老闆娘收走後，大家便闹嚷，將孝服穿上。孝服只有一个尺寸，我的身材最合适，老闆穿也着太大了，趁别的省上，头上扣上蒜，把半

增產報國

成千上萬

才脫都遮掉了，走起路來把(被)他(她)拐。圖穿花阿姐的自上又
太短(小)，半截手臂露在外面，下面只連到膝蓋头。我们招
薛貴孝，穿着停当，便(用)田着傅老爺(爹)的灵柩田坐(下)，
靜悄(寂)的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灵車(車)才来。我们集了
人(幫)一齐(起)扛着(起)灵柩，將傅老爺(爹)抬(送)了门。

六張型極樂公墓車子只能向到半山，到山頂，還(還)得
一段(段)曲曲的山徑，那條山徑(一座)仲到山(的)窗(窗)欺。圖極樂公墓(墓)修(一)
葛(墓)新塚(塚)，重重叠叠(叠)，沿着山坡一排又一排，(就)挤(挤)滿(滿)了。
整(整)个(个)孤形的山谷裡，高高低(低)低，(真)顯(顯)(出)(一)片(片)荒凉(凉)。
一(有)(点)(点)石林一般，蒼(蒼)綠的(的)松柏，(點)(点)(点)綴(綴)(着)墓(墓)碑，(真)
(真)(是)(一)(座)(座)(富)(麗)(堂)(皇)的(的)(墓)(墓)(山)(城)。(靜)悄悄的，(靜)
(沒)(沒)(有)(一)(个)(人)(影)(子)(和)(聲)(音)。這(這)是(一)(座)(座)(富)(麗)(堂)(皇)的(的)
帝(帝)之(之)墓(墓)(和)(密)(密)(麻)(麻)的(的)墓(墓)碑(碑)的(的)墓(墓)場(場)。因(因)為(為)日(日)近(近)黃(黃)昏(昏)，送(送)葬(葬)(的)人
(都)(已)(已)(回)(回)(去)(去)，(只)(只)(剩)(剩)(下)(下)(我)(我)(們)(們)(六)(六)(个)(个)(人)(人)，(在)(在)(空)(空)(曠)(曠)(的)(的)(墓)(墓)(地)(地)，(靜)
(靜)(悄)(悄)(的)(的)(沒)(沒)(有)(有)(一)(一)(点)(点)(聲)(聲)(音)(音)。(只)(只)(有)(有)(一)(一)(隊)(隊)(隊)(隊)(的)(的)(烏)(烏)(鴉)(鴉)(在)(在)(我)(我)(們)(們)(的)(的)(頭)(頭)(頂)(頂)(上)(上)(盤)(盤)(旋)(旋)(着)(着)，(不)(不)(時)(時)(的)(的)(發)(發)(出)(出)(一)(一)(聲)(聲)(聲)(聲)(凄)(凄)(厲)(厲)(的)(的)(叫)(叫)(聲)(聲)，(好)(好)(像)(像)(在)(在)(為)(為)(我)(我)(們)(們)(這)(這)(一)(一)(行)(行)(人)(人)(送)(送)(葬)(葬)(的)(的)(隊)(隊)(伍)(伍)(唱)(唱)(着)(着)(哀)(哀)(歌)(歌)(一)(一)(般)(般)。

我們六個人扶(送)灵上山，分(分)向左右兩排。左邊由師傅(傅老)
头，中間是吳敏，阿姐(姐)扶(送)抬(抬)着(着)灵柩，(靜)悄悄的(的)，(靜)
(沒)(沒)(有)(有)(一)(一)(点)(点)(聲)(聲)(音)(音)。(只)(只)(有)(有)(我)(我)(們)(們)(六)(六)(个)(个)(人)(人)(的)(的)(腳)(腳)(步)(步)(聲)(聲)(和)(和)(喘)(喘)(息)(息)(聲)(聲)(而)(而)(已)(已)。(只)(只)(有)(有)(一)(一)(隊)(隊)(隊)(隊)(的)(的)(烏)(烏)(鴉)(鴉)(在)(在)(我)(我)(們)(們)(的)(的)(頭)(頭)(頂)(頂)(上)(上)(盤)(盤)(旋)(旋)(着)(着)，(不)(不)(時)(時)(的)(的)(發)(發)(出)(出)(一)(一)(聲)(聲)(聲)(聲)(凄)(凄)(厲)(厲)(的)(的)(叫)(叫)(聲)(聲)，(好)(好)(像)(像)(在)(在)(為)(為)(我)(我)(們)(們)(這)(這)(一)(一)(行)(行)(人)(人)(送)(送)(葬)(葬)(的)(的)(隊)(隊)(伍)(伍)(唱)(唱)(着)(着)(哀)(哀)(歌)(歌)(一)(一)(般)(般)。

鼠排第二，我在最後扶持。我們六個人，相當陡斜，石級崎嶇(又)(平)，忽高忽低。我們六个
人的步伐，必得一致才不會左右顛簸。我們落腳都很謹慎
，一步一步，維(維)(持)(持)(抬)(着)(傅)(老)(爺)(爹)的(的)(灵)(柩)(往)(往)(山)(上)(爬)(去)。愈

增產報國

往上，很危险，指头仍倾斜度愈大，我和阿雄仔压後，肩与的重量，愈来愈沉，逐公分的压下压，我的面颊紧抵住那担起的棺木，肩胛骨给棺已经伯压得自隐之作痛起来，汗从额始续的上肩上留了出来。我们蹬登了半天，才爬到一半，大家都开始不支了，我们蹬登的爬着，听得到很吃的喘息声。突然间，我的右脚一滑，脚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一个踉跄，我右膝脚便跪了下去。让只整付棺木压着我的左肩，向我倾下来，我肩上感到一阵激昏之痛，棺木仍底板如像嵌进了我的肉内一般。我眼前一黑，痛得泪水直流，ㄟ手支持不住，整个人将往後倒去。更我的一念，如也顾不得痛楚，用肩往上撑命将棺木扶平。我挣扎着，用全了力气，终於站了起来，可是整个左肩，早已痛得麻木了。我们一行立着，等大家後过一口气来，又重新出发，一步一步，避开後的，艰辛和，将傅老余和灵柩，让送到山顶。我们小心翼翼的将灵柩卸下肩来，由胸置在地上，大家向妘指拭脸上和汗水。我伸手到衣内，去摸了一面下左边和肩胛，皆得肩窝上黏湿黏湿和，拿出来一看，手上沾了鲜血，肩上的皮肉已给磨破，这时我才开始感到肩膀上一扯一扯一阵阵疼痛一般和剧剧痛来。

傅老爷的葬事就算完成了。

半个月後的一个夜晚，我和阿雄仔，将傅老爷的坟，添加了一些土，使它比较完整的坟，

增產報國

可是沒
上草木却
修前得犯
整齐。

另有雲之墨之和幾堆黃土，一點一荒地上。長滿了狗尾草，一叢之蔓着白蝶之傳志命之的墓里和包之，是一个
青灰色雨水的石碑，一半埋在地下。緊接着旁边有一个
旧坡之名头的支里之。我走近去，看到墓碑上排列之題着
「陸軍少尉傅衛之墓」，日期是中華民國四七年二生中
等学國四七年」。多有多的史跡
十二月冬日的又陰已经再倫西，悄西降落山谷之，
寒仁的一面揣，滴血一般之夕陽，迫野，土地煙
流淺，那些森林松柏通之渡生之一層红暈。山坡地的狗尾草
和白像刚做了色的经鋼筆的白孝服，也都被染成了一
片夕輝。頂上起之山風，冰凉飕飕的，催我们向上的孝服以
得充塞飛物。我们站之一刻，打開之石部的蓋之，六个人
又同心協力的將傅志命之的灵柩慢之業之的放落到石部裡
正当我们每个的蓋封蓋起来之一刹那。
4張老仅上一陣脚步声，突如富出之一个人来。王慶就及時趨
来之。他穿之一身的黑西裝，打着領帶，胸前揮着一大束
菁主花。一朵和白菊花，又同心協力的將傅志命之的灵柩慢慢
急之，地下自在重重和回响着。他一脸悲青，和那一双
赤腫的眼鏡之和服服，像正因里尤伤，
跳踉着。他看到石部裡的灵柩，便立得更
了几步，高下身去，將那束白菊花之放在墓前。起後立
起身，双手支叙重下，
首，望着石部裡的灵柩木，静之的凝视之半晌，

增產報國

花踊

十東分鐘。四女兒，攙過一支，他那高大嵯峨的身軀，竟跪跌在傅子爺爺的墓前，他全身痛快，痛哭起來。他那高聳的胸膛，急劇的抽搐着，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猛烈。他的呼吸，愈來愈高亢，愈來愈亮麗，簡直不像人类所发出来的声音。他一头爱了重剑的猛靴，在最深最深的里夜裡，踏着踏着的洞穴里口，朝着苍天，发出最後一声突石裂岩的悲啼。那轟巨大的身体，正落在山头，双手把子變的脑袋，正得全身冷透的一般。王變就那一股子感天震地的悲啼，随着夕陽的余暉，沖入绝山的沖流下去，在那千堂万壑的山谷裡，此起彼落的激盪着。於是我們这个人，由師傅领头，在那溶血般的夕陽裡，也一齐白着我的跪了下去。

拜

增產報國

第一章 来到阿行族

一 计获

阿善：

我然到来3一个月了，可是我的学业十六。可是有时候还敢相信，小狗回去教。而且有几次半夜醒来，不知为何睡在冷的草地的自己那间小房子裡。直到我伸出手去，看到熟悉的东西，才能3一口气：果然到来3一这次跳越，个人事料之外的顺利，都在靠自己能免完主事。我的实现希望3一当然没地3一些苦四时，就主都来到我自己去我父亲的事业大动，又但让我不闻油，没个能我到大三心自中事料理去做事。大三之的老闆就前也是事的三到，一指也跳3般，外表没很照顾。都說天下没有好人？就主都就是个在这样的环境裡，必须我坚强3，一边学把个性生保住。後後，我先翻译学上来没有完的当麻烦事计过一报元。有一个医生也认我的教法，他每3一件面什生的衣服，都给我，要送我，那时候个子小，都不合适，我总是那个高鹿野郎，小学的主要。我

他說：「我刚生过淋病。」他瞪了我一眼，把那件背心又拿了回去。

東京叫人要富、叫人着迷、叫人惊胆跳！昨天我到银座去，看見那麼多的車子、人、高樓大廈，我根不得跳起来大叫。银座就是咱们的西门町。可是要比西门町大个一百倍。說到气派，那就更不能比了！我看日本佬搁的很呀！穿的戴的、个个人有重事。我喜欢这种繁華、西貨公司之多之大，（野部老爸要帶資生堂做事。我到銀座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松坂屋）看到資生堂的化妝品专櫃，一層樓！乖乖，名堂之多，（妹妹致人的。誰知道，也許以後我也在資生堂謀到一份差事吹，（這不定）爬得比我老爸的位置还高、那样，我阿母便可愁没有肥胎补鞋子！不过這些都言之过早，我目前最大的苦惱是不會說日本話，滿街的男女嘰嘰喳喳的東洋屁，（一句也不懂，哩吧唧的，只有跟着他们打恭作揖的份了。不过我的日文課已经向姑丈，老師是大三元的三厨，也是个跳船的水手，在日本多年，是个通地老東京。第一課他教我、日文打砲叫做「賽股死」賽股呢，我想是很快，他認为我的日文所有前途。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我们小学校長告訴我们的。

事实上我在大三元的工作是在厨房雇打雜：從拔鸡毛、剝蝦壳、到淘米洗灶。（我多麼想家甚麼水晶鸡、松鼠黃魚，在台（北）学（生）餐（厅）打（工）的那一套，这裡全派不上用场。大三元的大（菜）司務（们）如（何）調（羹），連老闆都讓他三分。我的蝦子剝

增產報國

增產報國

擦了些，他便直起來伸眼睛遠山门。我当然一定有回答，君子能屈能伸。趁花我的翅膀还没長齐，暫且忍气吞声。不过我趁他没看見，他炒的那盤苏汁蝦仁，其中两枚最大的蝦子，我一枯，便下了肚。我和在睡在大三元二樓一间單貨倉裡，話动空间只有四个榻々米大。貨倉裡滿了蝦米、乾鮑魚、皮蛋、十天下来，我已经被熏陶得香臭不分了。不过東京的房租昔昇驚人，比台北起碼高十倍，有这个四个榻々米的地方睡々覺，我们已经很滿足了。只是有时榻布半夜醒来，會想至少目前我已经很滿足了。只是有时榻布半夜醒来，會想到台北，想到你们。你呢，阿青，你好嗎？小敏呢？老鼠和了小贼呢？見到師傅就替我问安，我會給他写信報告的。如果趙老闆那边老跟蹤问起来，不要告訴他们我在大三元打雜。你跟他们說：王小玉在東京抖的很呀！

祝

新年快樂

小王 十二月廿日

又：你不是老笑我做櫻花夢嗎？現在我的愛裡真的有了櫻花了。明年春天，櫻花開的时候，我會穿了和服在櫻花樹下照張相片寄給你。

羽毛

给小王的信

小王：

接到你的信，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几天我常常跟吴敏通，不知小王跳就跳上岸没有，有没有给日本政府捉去。我把你的信拿去给吴敏看，他一点奋，便去买了一箱啤酒回来，我们两人对饮了几杯，为你庆贺。我们说，小王的到底是个九尾狐，怎么就让他混到东京去了！你信上把东京说成个花花世界，我看你如鱼得水，乐不可支的模样。你快去嚐嚐东京的沙西米，下次写信告诉我们是甚么味。前天在西门町你碰到谁？老周！那个胖胖公也听闻你去了日本，酸溜溜的对我说道：「好运那个小赏货赏到日本去了？我看他在东京也卖不出个什么名堂。」人放那个革侨数学指他去了，小王来信说，乾爹把他当亲儿子看，还温室培呢。老周（嘿嘿）

自从你离开后，我们这个圈子在变化。吟仁安乐郷正式歇业了。春申晚报那个栞仁又窝了两篇专辑，而且越写越带劲。明星只差没把盟公的名字写出来。万斗青董事长为此苦恼不堪，听说他暗地里送了不少钱，才把那个爆记者的嘴堵住。当然，咱们安乐郷就向不下去了。郎傅最伤心，关门的那天，郎傅跟我们说了个人在安乐郷唱的酸面大醉，郎傅对我们说道：「记了

增產報

程

坐着

她沒她在等你接她到東京去呢。

你們自己飛吧，師傅顧不得你們了。這會保護着師傅的手直叫達達。

眼睛未。倒是把阿雄存嚇壞了，拉着師傅的手直叫達達。

上个星期我經過安樂鄉的門口，早已變了新主，改了名字叫香妃，連那個招徠日本人的酒館，听說有酒女陪酒的。

我現在在中山北路的圓桌公寓裏頭，這是一家高級酒吧，乱有情調的。這裡的顧客也很高級，大多數是來自歐美的商務旅客及愛的哥兒姐兒，一杯薄荷酒抱一夜。我的薪水還不錯，三千塊一个月，那些哥兒們常常女朋友的面，小費也給得特別甜。我的工作還算輕鬆，調完酒，便听錄音机裡翻來覆去的，藍色多瑙河。我已搬出傅老爺子的家了，傅老爺子遺臨終把他的房子捐給了天主教育幼院。昨天他們來把房子收走了。傅老爺子生前在天

主育幼院裡認养了一个孩童，他叫傅天賜，生下来便沒有手的。現在我常去看他，教他用嘴吧寫字。我也看过朋友，可惜她把我們從前那间房租走了。

朱婉容住朱婉世紐約的

道你跳船跳上了岸，实得慌吧都免了吧。我還在住在大龍峒，房租稍微貴了些，不过房间还宽敞，通风也不錯，而且沒有砧魚臭！

船務生

是敏也我了一份差事。在林森北路凱撒琳西餐裡当。很苦惱。他的張先生，那个刀疤王不知自怎的，去斗聖誕夜，大醉多喝了些酒，从樓梯时跌，一跤跌死浴缸裡，半身不遂。現在还躺在馬偕医院。吳敏天天下了班得去服侍他，有一次吳敏抗

增產報國

安安我会搬回錦州衛府。

吃阿桑做的魚炒麵茶。

了我一眼便去，張大生的樣子，定會能夠形，從前那份謙遜勁兒全不見了，像使我又氣又恨，歎息的搖搖頭，眼睛斜了，隨即敏感的回轉來也還了，可是眼光却更暴躁。把書敏感的團團轉，秉也不是，而也不是。離開醫院，我對我敏說：「小敏，到西方這種地步，你還能忍受，還有臉向他，哀敏一本正經的對我說：「這是甚麼話？他現在更用得着我，我不能沒有良心，就這樣丟向！」我看着敏也是个苦命人，一个張牙舞爪的，又加上他那个賭鬼老爸。他父親死後，又要照顧敏病人，又要照顧一家吵鬧了，也到今日。

至於老鼠吃，他的下场我們早就料到了的。老鼠現在桃園輔育院裏，受感化教育。兩个多礼拜以前，老鼠在國宾飯店，重施故技，伸出他那第三隻手，去抓一个观光客的鋼筆，誰知竟國宾的經理逮个正着。我跟管敏的好了，下个星期天去看桃園看他，帶点水菓去安慰安慰那个問題少年。這樣一閙，或許把那个小賊的賊性閙掉也未可知。

小王，你的櫻花夢終於實現了，你現在大三之前，不要再看電影，還是划得来的。

祝

新春萬事如意

周舜

一月十七日

增產報國

24×25

老鼠來信

阿青：

你跟小敏莫不知意思！我閱了這來函，你們也未看看我。我在這裡受感化教育，很艱苦哩。天天要唸書，還要寫讀書心得。我要向國民小學，就沒有正經看過一本書。那裡會寫甚麼讀書心得呢？我們天天上國文、歷史、民族精神教育，很莫意思，我常常想打瞌睡，又怕老師罵，只好搔搔大腿。今天早上我們的民族精神教育課，老師給我們講岳飛的故事。岳飛就是打金兵那个宋朝大將，你知道嗎？老師說，岳飛的老母親在他臉上刺字，「岳飛老母很[illegible]，岳飛的老母親在他臉上刺字——老師說，岳飛的

同青，我们这程是个强盗窝哩！我不过在旅馆程拿了人家一点东西就喇，事不了甚麽。这回程的混混，做案的精彩多了。他们真的持枪动枪动杖动杖到人家程去打劫舍呢。有一个竹联帮的头头，因为跟三重的天地会武角，把天地会的老么杀成了重伤。这个小子是个混世魔王，横行霸道程无法无天，连孙老大，手下有一批嘍啰，帮着他欺负场面人，专门欺负人。这个小子横的很，动不动就怒目睁睛列人头上说：老子要你好看！好哥仑，我整天混在这群强盗程头，怎不教人提心吊胆哪！我打西定主意，好歹要把他除掉才行。昨天还接了那个顾顾一顿揍，打得他满地找牙，满嘴流血，躺了一晚吧的屁！

在这程，我最不留意的地方，是他们把我骗成偷窃集团，你说难不难听？每个星期一人有个师范大学社会系的研究生来找我谈话，他说他在研究台湾青少年的偷窃问题。他问西问，东摸我的材料。他问我为甚麽喜欢偷东西，我说我看见人家的东西不拿钱，等不等偷窃。那个研究生唔唔唔，我说支拿东西就等偷窃。那个研究生唔唔唔，若不上来，然我放倒了。我跟他说，我有时候有一次拿了人家一个皮夹裡面有十块美金，我看见没有别的东西，那个皮夹也莫意思，便又放回那个人的口袋裡去了。那个研究生把我说的话都记了下来，他说我

增產報國

是个極有意思的特殊个案。他说我的心理有问题，他要建
議輔育院給我心理治療。去他娘的，我的心好好的，治療
個鳥！

阿青，我的百宝箱呢？你千萬要替我收藏起来，
不要讓别人偷走了。你来看我的時候，拿枝鋼筆来給我玩玩。不要拿那
的彈珠飛利刻給了。这裡的人很可怕，好東西不能露白。好
哥哥，你到底甚麼時候来呢？你们再不来看我，我要闷死
了。

祝

新春愉快

老鼠

一月廿一日

又：百寶盒的鑰匙今天来看我，還帶了一隻煙鬼
来給我打牙祭。鑰匙務必要帶来。听說这裡寄信要檢查，諸
封信帶点吉給你。听說这裡寄信要檢查，諸
切勿活不行的。前天有個个小子想逃跑，給抓了回来，
上了脚鐐。兩个小子走路左一拐右一拐的，
跌倒。

語

增產報國

小王來信

阿青：

很久沒有跟你寫信，實在太忙，忙得連屁都沒空放。這一個月我們大三元生意好得出奇，天天滿座。回本人真奇怪，放着現成來吃我們的中華料理。老闆算得合不攏嘴，只是苦了我們廚房裡的人。天天夜裡處到一兩點，刷上牀已是精疲力盡，那裡還有動筆寫信？而且有一肚空，我便去幹要緊的事。參我多麼誘惑我，我已經在開始尋找我父親的下落了。第一步我打電話到僑生空去查問，他們的職員裡頭有沒有一个叫中島正雄的人，是歸籍日本的台灣人。（偷他娘的，就是偷他娘的，寫信，就是寫信，）東京便有十个經銷處。我一个个去問，倒是在淺草警察查到一个叫中島正雄的職員，不過那个人是个二十來些的小夥子，沒有資格做我的老爸，而且是本政人。我又到東京華僑的林氏宗親會去查过，有林武雄、林勝雄、林金雄，新宿區查起，把電話簿上那些中島正雄的地址都抄下來。這是新宿就有二十七個中島正雄，我又不能打電話去問人家在台灣有沒有一个私生子，这件事应該複雜微妙，我的日本話才學了一个月那裡講得動聽，人家在電話也不會認野仔呀。這个四月來，一有空，我便按着地址去找中島正雄。東京的街道沒有門牌号碼乱得可怕，幾乎不能，我在新宿那些古街小巷裡橫衝直闖

增產報國

像在迷宮裡打轉事。到昨天為止，十個中國正雄都有。一个是整形医生，一个是责备的，一个電器行的经理，有一个跑步来，痲面色，眼睛，又瞎了一隻眼睛，像个要鬼，我沒的拔不飛事。要是我老爸真的生病，那付德性，我寧願不認他！

昨天我们公休，我出去跑了一整天。今年東京大雪，铸上的雪泥有一尺厚，行走起来，非常不方便，鞋子裡珍進雪水，凍得兩隻脚又痛又痛。我跑了三家中島正雄，都只有一家中島正雄在，别了像昨天的時候，有一家中島正雄等我问清楚，那个中島正雄竟是个滿世俱人，從天津来的。他姓金，有六十些的模樣，人很体面文雅，家裡的陳設也很講究。他知道我是從台南来的，很高兴，邀我進去喝了一杯茶，談了一會兒天。出到外面，夢已多九小姐鈴大雪紛飛，新宿那些千上萬的霓虹灯，在雪花裡照得如一個個梦境，我站在街心，那一刻真是感到人生苦短。那晚我去了新宿歌舞伎町的梅香堂，那是新宿最有名的一家電影院。

東京据說有上百家安樂納。也是新宿歌舞伎町就有十二家。梁台、六本木，也有好多好多。東京的青春鳥可真多。阿青，比起这些東京的青春鳥，他们是不怕警察的。在酒吧裡又唱又跳，又親嘴，甚麼都来。新宿也有一个新公園，叫御苑，比哦们的新公園可要大十倍哩，地方我们野。新公園裡面有好多。阿青，比起这些東

增產報國

洋鳥很未，咱們一丁人喜是很快矩的了。柳壺比喻你安樂的大概要大一倍。灯走很亦擲。週末捋得滿車之和，還可以跳舞。一引是昨天是星期一，又下大雪，四面把程學之崖這個家裏的人都犯迷你。

人公酸酸。

酒吧裡一架座地唱机一直放着森進一的歌。森進一是日本當紅的男聖。

三六百十來個人。而且也沒有久待。我一个人暖了一壺清酒，在相壺泡了一夜。到了半夜我醉得差不多了。有一个車客裝的中年日本人過來跟我搭訕，他咕嚕咕嚕講了一通，我也不懂。他指要我是支那人，便拿出紙来跟我寫漢字。他向我為甚麼寫這個字。我說：「熊」比西呢！熊比西呢！這句話他是起來喜歡。我說：「寂寞啊！寂寞啊！新宿的中富正雄，中斗日本人過把我帶了回去，他住在上野，好遠好遠，坐地下車回迎西東南北。

阿青，我會继續尋找下去。我定了新宿的中富正雄，就我找草、證合、上野，一直找下去。東京我定了，等我攢了点錢，便到横濱、大阪、名古屋去，我要踏遍日本每一寸土地。如果果然像傳克會了這加，再上天可憐我，總有一天，我會把我老爸連住。你猜我到他，第一件事我要對甚麼？我要把那个野郎的鳥巴狠狠咬一口，問問他為甚麼要生出我這个野种来，我不是一生一世

老鼠給阿姐感化院，我確实沒感到意外。阿爸也好，也許把他那个林秀雄給關起来。哭無自作孽，不必可憐他。我並沒有要我那个華僑乾爹林茂雄，我並沒有去找人家。我在這裡听說林茂雄在臺灣日本華僑很有地位，很

增產報國

我要他在心中对我永远保持一个好印象。

受尊敬。我在台南的時候，他对我很看重我，說我心他根本就是要懂事体貼的人，如果我很花去找他，會使他感到很为难，我不想那样做。我跟林榛雖知相处的很短，可是阿青，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祝

好

小玉

二月一日

又：我突然想起事，还有十天就要过舊曆年了。我安托你一件事，請你到信義路到家鴨店替我買兩隻鴨麟，（錢以後還給你）大年初一到三重鎮給我母親送去，我母親最愛吃到家鴨店的鴨麟了。她喜歡过年的時候，熬了鴨麟，加点酒喝，更加美味。

过圖

比他親生兒子張百倍。

增產報國

增產報國

二

除夕这天，寒流突然来袭，入夜时分，温度急降，气温很低，空气凛冽，没有风也是寒惻惻的。我到了馆前路新公园的正门口，远远的便看见博物馆前石阶上立着一个人，白髮白鬚，穿了一袭玄色的长袍，在向我招手。

「小苍鹰——」听公园的老园丁郭老向我喊道。

郭公公好，我趋步迎上去，向郭老请安道。

「好久没见着你了，阿青，」郭老感嘆道，「今夜你怎么又回来了。」

「是啊，我实在大年夜，我特地趕回咱们这个老窩裡来跟大家一塊守些岁。」

「唉——」郭老摸了一把他胸前那绺白鬚，「我早就料到了的，你们这群鸟兒，一度一度還不是都飛回来了。昨天我碰你们我个人又開着闹了一个洞房，叫甚麼来着。」

「安樂鄉。」

「哦，安樂鄉，昨宿一樣也関掉了。」

「有女若的老窩，我沒有。」

「那老——」

「本来生意还不錯的，我沒適，後来有人去搗乱。」

「总是这樣的，」郭老摇着头嘆道，「揚肺子不死心，他自己每前向那个桃源者，向来还回不見，兼々到二三，転眼就関门。这回年来，北起很营，也有过如火，甚麼青檀，白

的氣量好像會更寬大了。

192

夜，六福堂，開了園，天黑了，最後全部了多踪跡。可是唯獨我們這个老窩還在這裡，等着那群像鳥投林，回來休息。風險總是殘忍的，實禁甚麼的，只要熬過一陣，也就雨過天晴了。小茶鷹，進去吧，他們都在蓮花池畔那裡了。

郭志朝我揮了一揮手，慈祥的笑着。

我追到公園裡，蓮花池那一端，蓮教師石階上，果然人影憧憧，遠遠便傳來一陣人語喧笑。我們師傅坐在公園總教头杨金海的領着神氣群雄，花那麼指揮若定。

他穿了一件茶色緞面起團花的棉短褲襖。頭戴黑緊瓜皮帽，下身一條寬長黑綢褲，腰裡束着粉紅綢帶，在台階上，四面圍着人仰着臉，聚精會神的聽着他講話。

杨教头

師傅自己也興致勃勃的，不時的指揮得團團轉。原來是剛飛進園內的新鮮人阿雄仔緊跟在杨教头左側，紅着臉相向花脫短褲，头上罩了一頂西洋紅的絨線帽，一手提着一个鳥籠，裡面裝了兩个鴿子，大概是剛飛進園內的新鮮人。

師傅自己也興致勃勃的，不時的指揮得團團轉。原來是剛飛進園內的新鮮人阿雄仔緊跟在杨教头左側，紅着臉相向花脫短褲，头上罩了一頂西洋紅的絨線帽，一手提着一个鳥籠，裡面裝了兩个鴿子，大概是剛飛進園內的新鮮人。

師傅，我踏去台階，向杨教头行礼道，杨教头好了嗎，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却沒有应声。

師傅，我請了一下條嚨又料道，阿青向師傅請安。

跟師傅行見面礼，我双手合抱在胸前，最後全部了多踪跡。可是唯獨我們這个老窩還在這裡，等着那群像鳥投林，回来休息。

風險總是殘忍的，實禁甚麼的，只要熬過一陣，也就雨過天晴了。小茶鷹，進去吧，他們都在蓮花池畔那裡了。

郭志朝我揮了一揮手，慈祥的笑着。

我追到公園裡，蓮花池那一端，蓮教師石階上，果然人影憧憧，遠遠便傳來一陣人語喧笑。我們師傅坐在公園總教头杨金海的領着神氣群雄，花那麼指揮若定。

他穿了一件茶色緞面起團花的棉短褲襖。頭戴黑緊瓜皮帽，下身一條寬長黑綢褲，腰裡束着粉紅綢帶，在台階上，四面圍着人仰着臉，聚精會神的聽着他講話。

杨教头

師傅自己也興致勃勃的，不時的指揮得團團轉。原來是剛飛進園內的新鮮人阿雄仔緊跟在杨教头左側，紅着臉相向花脫短褲，头上罩了一頂西洋紅的絨線帽，一手提着一个鳥籠，裡面裝了兩个鴿子，大概是剛飛進園內的新鮮人。

師傅，我踏去台階，向杨教头行礼道，杨教头好了嗎，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却沒有应声。

師傅，我請了一下條嚨又料道，阿青向師傅請安。

跟師傅行見面礼，我双手合抱在胸前，

增產報國

「你是我沒法子，師傅又朝我瞪了一眼，沒哭過，我
必为你早就不認我这个師傅了呢！」
「師傅說的甚麼話！我望你跟
桌上放，天天寻到一面
来看師傅。今晚休假，
「哦，也难怪，都飛到
哥了一下，「别人就也不理論，我只怪吴敏那个弦子，
我白疼了他！」
「請師傅不要錯怪小敏，「我連忙解說道，「小敏那个張先
生又進了医院，这次更凶，动都不能动了。小敏一步都离
不開，扶上扶下，全靠他。小敏今夜还特别要我帶口信来，
跟師傅請罪，他認明天年初一他都没法去跟師傅拜
早。」我終夹完口袋裡掏出了一度紅封袋低包住的小盒子，
「裡面是一個鍍青藍色珠子的鍍銀項链，是敏托我
帶来，說是也駭动爻了，「我說
罢，把盒子，把胖脸圆的脸上終於露了一
絲笑容。
「阿青。「面色人阿雄仔蹭过来，張開兩隻巨臂將我一把
環抱住。
「嗳，我們阿雄仔把得一身茂疼，「輕些，輕些，阿
雄兩仔，我伯哥头要断了！」我笑着说道。

增產報國

阿雄放闻此，呵呵的笑着，双手将光滑头和脸乳摸一陣。我在他那宽大的胸膛上(越)了(四)拳，笑道：

「怎樣，阿雄仔，你这顶帽子揍的很呀！」

阿雄仔伸手到腦後揪(住)那駝絨球，洋洋得意的說道：

「達達買給我的！」

我然另外一隻夹克口袋裡摸一隻塑膠袋(四)的巧克力拋(越)了(四)去。

「達達！糖糖！」阿雄仔高舉着那(一)包巧克力拆着，却一把將那袋巧克力攫攬着。

「阿雄仔，叫我一声哥哥，这袋巧克力拋就送給你。」

「哥哥，哥哥。」阿雄仔叫着，却一把將那袋巧克力攫攬着。

「達達，糖糖！」阿雄仔高舉着那(一)袋金色的巧克力，(四)處之急的樣(子)，我聲到(越)了(四)去。

力攫(四)的(一)(越)(四)(一)(四)呼道。

「下流東西！物教未喝斥道，还有臉在这裏(越)(四)(一)(四)呢！」

「報告，我陪着物教头，在台階上来回的走了兩趟，一边向他(越)(四)(一)(四)(一)(四)(一

他說梁經科和毛師傅，對她大加賞識，拿他的作品和許正龍的
老鼠伸出手給我看，他的十個指甲裡都沾滿了顏
色，紅色綠色，怎也洗不掉。
我不小心碰了楊教頭鼻子服裡的膠水
早把他那枚戒指給黏掉了！
除夕夜，好像大家都回到公園裡這個老窩裡來團聚似
的，大部份的人都帶著家眷回來，在蓮
群小仙從窗上看出去紅大燈籠的太空衣，照得愈更鮮明。那
花地的台階上，擠成了一團，互相叫囂取暖。我們從窗子
露。蓮花池的四週，錯如了幾盞橘黃色的柱灯，把三孔橋和
裡吧裡嘩啦地講話，一邊通的白
在寒流中，桃成了一道通的白
辭小仙從窗上看出去紅大燈籠的太空衣，照得愈更鮮明。那
群小仙從窗上看出去紅大燈籠的太空衣，照得愈更鮮明。那
上來回的踏走著。花仔不唱三方的茶了，奕雪敦勃之仙又
在窗口起堆看風起來。趙守漢愈來愈沒落，的着一件黑色的
旧風衣，葉麗綿花一角。他那些陳旧的故事，講了太多遍
，連他自己也不想打斷起來，所的人也更就定趣味索然。老
鼠米的下流動作，激起公憤，遭刑警的排擊，已經不敢
上台踏八只有躲在黑暗裡遠遠的一角，乾瞪着。甲駱宝
個的蘆司務蘆胖子，介旧學得像薄伽丘一般，在擠擇
一塊最精瘦的排骨。清潔隊除後藝術大師又恢復了他的百
學圖，最近的一个樓特兒，是一个三重鎮來的野妹兒，挺
著朱秀珠井翠蓮張淑美張淑美陳姓，宣稱可以代替給送去大
陸當上的国羽朱解牛。開始還臉紅，後來終於忍耐不住，

增產報國

增產報國

我們的
聊印，
196

最後

刑么

盛八今

飛奉

24×25

增產報國

菩提樹

1967

「來，師傅。」幾个斗膏的声音一齐答应。

於是新公園裡的總数头陀和物金屈物師傅，最後也步下了台階，前時後擁，圍圍圍圍着幾个十六七岁歲的子弟兵，由原校超級巨人原始人阿雄仔押後，浩浩荡荡（一改新的物容師，萬生的新仪圍外。

頃刻间，蓮花池傍地巩寂下來。那一行台階石欄，竟支得引限空曠起来。我蓄蓮花一个人续着那空寂的蓮花池走了兩週，我的脚步声，在空階上棗、棗、棗一声声清晰的迴響着。我覺察今月沒有来，蓮花池蓮最後的九片蓮葉也都殘落下来了。定定的一地汎混，映着天高晶晶的星火。我不禁有莫名，斗五月裡那個雲帶晴朗的下午，我讓久遠亂乱了的夜裡，月亮是紅的，我走到公園裡来，心中立刻头頭流浪到半夜，最後終於跨入了新公園，我们沒有去體展、恐怖、緊張，又有四一实实在在的喜元，喜元，我的喜元，我的喜元，我的

均的地走起来。

「王老七，我整喜的计道。

「我心裡想，今晚奔在这裡見到你，阿青，」王變就说通，他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奮。

「王老七，真的，我也在等候你。我说，刚之其他的人都离开蓮花池去赴盟会的聚会，也有人邀我一起去，我拒绝了。当時我不明白为甚麼要一个人留在这裡，隐隐中，我覺得我在等一个人，現在我知道，我在等王變就。

「好極了，」王變就说道。「今夜是除夕，我们兩人应該一聚。刚才这裡人多，我覺得一肩望才是事的。」

「是的，刚才的热鬧，大家都来了。盟会家裡同志今夜

張开，他们都去了，小金宝已经能走路了，还是有点擔心，可是可以穿鞋了。有人常看見王變就帶着小金宝去上学。

「下午我再把他送到桃園去了，」王變笑道，「小金宝有一个姨母住在桃園，是他的乾妈，今夜……」

我跟王變就兩个人併肩走步，花台階上鋪着蓮花池行走起来，我们兩人的脚步声，咱微了整个台階。

「我在傅伯的墓上，种了一些花树。」王變就说道。

「难怪，」我叫道，「前了半天，原来去替傅老爺上坟，看見他的墓上种滿了杜鵑和就指，原来是这种的。」

王步生

增產報國

他们都叫他野鸟凰，他那家是「复辟党」的鸟窝，谁也提不住他。

199

「那地「杜鹃都是深红色的。不过那些杜鹃开要到五六月才长得高。」

我们走到前面台阶的中央，王婆就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仰起脸望着夜空，半天喃喃自语道：

「就像今晚这样，那时候也是满天的星九。他的高音喇叭。十斗前那个除夕夜，就是这个时刻，

「阿凰！——我要他跟我回去，我跟他说我是来公园接他的，接他回四乐一块儿过年夜。他又是摇头，

「他就站在你那儿。」他又指了一指他脚下的那块小石碑，

「这个地方，他指了一指他脚下的那块石碑。

「阿凰！——我要他跟我回去，我跟他说我是来公园接他的，接他回四乐一块儿过年夜。他又是摇头，

「他就站在你那儿。」他又指了一指他脚下的那块小石碑。

王婆就蹲了下去，他那双斜视的眼睛望着我，一点怨毒也没有，有的只是哀求。那双眼睛仿佛在说：孩子，别为难我了，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这儿陪陪阿凰和四乐吧。

我把他扶了起来，他那双眼睛仿佛在说：孩子，别为难我了，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这儿陪陪阿凰和四乐吧。

我不能说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只是空空洞洞的，流得这一地。我把他扶在松软的草地上，我记得我在抚料之九！

大！大！我看见那满天的星九都掉了下来，掉在他身上，掉在我们的身上，掉在我们的伤口上，掉在我们的泪水上，掉在我们的血流成河的血流成河的血流成河

我在新宿区的家

我下午三点，为看主演的[illegible]电影，从自己的家、时而步行、时而骑自行车，花了两个小时左右，在新宿区[illegible]电影院。这一次，我在新宿区[illegible]电影院，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illegible]电影院看的。那一次，是和[illegible]一起去的。这一次跟那一次时间差不多，但是[illegible]。

这一次跟我第一次时主演的[illegible]电影，是不同的。第一次是[illegible]，第二次是[illegible]。

我看电影的时候，[illegible]。

看电影以后，我在[illegible]吃了晚饭。

我在新宿区的家，离[illegible]电影院很近，所以[illegible]

冷得一跳，全身打哆嗦。

你叫甚麼名字，小丫？我问他道，我用手指了一指他的肩膀，他的脑袋也摇晃得如拨浪鼓一般，猛地一跳。

罗——平——」他的声音细小得几乎不可闻了，他的牙齿开始打颤。

「今夜有寒流，这个地方睡不得，要冻死人的。」我说。

罗平惶惑的望着我，不知所措。

「你叫甚麼？」我又问他。

罗平摇了一摇头。

「那麼，我带你回家吧，」我说道，「今晚你可以住在我的家。」

「你是说，我不用回孤儿院了？」

我站了起来，罗平才松了一口气，也跟着站了起来，走出亭阁外，走下白莲花池的台阶，往新会圆的大门口走去。

迎面一阵冷风，他骨瘦的身子抖了一抖，我看他双手插在褲袋裏，肩膀缩起。我停了下来，脫下外套，披在罗平的肩上，把他的身子裹住。

罗平走在我身边，双手插在褲袋裏，缩肩缩颈，肩膀缩起。

「大斗叔，你不在家睡，跑来做甚麼？」